



# 诗歌传说故事

RIMAS LEYENDAS  
Y NARRACIONES

[西班牙] 贝克尔 著 朱凯 译

GUSTAVO ADOLFO BECQUER

中国 重庆出版社

CHONGQING PUBLISHING HOUSE • CHINA

# RIMAS LEYENDAS Y NARRACIONES

GUSTAVO ADOLFO BECQUER

LA PRESENTE EDICIÓN HA  
SIDO TRADUCIDA MEDIANTE  
UNA AYUDA DE LA DIRECCIÓN  
GENERAL DEL LIBRO Y BIBLI-  
OTECAS DEL MINISTERIO DE  
CULTURA DE ESPAÑA

2  
0402/8/036



# 诗歌传说故事

RIMAS LEYENDAS  
Y NARRACIONES

[西班牙] 贝克尔 著 朱凯 译

GUSTAVO ADOLFO BECQUER

中国 重庆出版社

CHONGQING PUBLISHING HOUSE · CHINA

## 内 容 介 绍

本书由三部分组成，即诗歌、传说和故事，分别取自作者的《诗韵集》、《传说集》及其它作品。

本书的第一部分以诗的形式表现内心的忧伤、凄凉和痛苦，以及对爱情的追求，等等。

本书的第二部分以散文的形式，用现实与梦幻交错的手法，描绘出大自然的瑰丽以及城市与村镇的风貌；叙述了神奇的民间传说和各种传奇故事。

最后一部分是几篇短篇故事，它们表现了作者对人生、爱情、文学艺术的思索及感受。

作者的语言生动，鲜明，多彩，极富抒情性。传说及小说的情节曲折离奇，描写细腻，色彩凄清。整部作品有极强的文学欣赏性及可读性。

# 目 录

内容介绍

作者简介

诗 歌	1
传 说	37
风琴师佩雷斯师傅	39
《亚萨的诗》	55
魔鬼十字架	67
幽灵山	85
诺言	94
摩尔姑娘洞	106
绿眼睛	112
沉寂中的声音	121
地神	123
金手鐲	138
吻	146
故 事	161
洛斯加托斯客栈	163
古怪的故事	175
翡翠首饰	187
一只火鸡的回忆录	195

# 诗 歌



# 诗韵集

——麻雀篇

1

我知道一首宏大而奇异的赞歌，  
它在灵魂的黑夜宣告了晨曦。  
这些诗行即来自这首赞歌，  
夜风传播着它的旋律。

我很想写下这部诗作，  
把人中的桀傲者制服，  
用简吝的语言与如此的词藻，  
它们是叹息与欢笑，色彩与音符

2

象无名无姓的精神，  
象无形无状的元素，  
我与生命同在，  
却无思想形态。

我在空间遨游，  
我在太阳的炉火中颤抖，  
我在阴影里跳跃，  
我在雾霭中漂流。

我是金色的流光，  
来自遥远的星辰。  
我是高悬的月亮，  
洒下柔静的光芒。

我是燃烧的云彩，  
在夕照光中翻飞。  
我是熠熠的流星，  
拖着闪闪的光尾。

我是山巅上的雪，  
我是沙漠里的火，  
我是海上的碧波，  
我是岸边的飞沫。

我是诗琴上的音符，  
我是紫堇上的芳泽，  
我是古墟上的野藤，  
我是荒坟上的鬼火。

我和云雀一同高唱，

我和蜜蜂一道低鸣。

我能模仿那  
深夜的万籁声声。

我在火光中长啸，  
我在激流里高喊，  
我在暴风雨中狂呼，  
我在闪电里愤然。

我在山丘上大笑，  
我在草莽间低语，  
我在雪浪上幽叹，  
我在枯叶上哭泣。

我与上升的烟尘，  
如波如浪地飘舞，  
徐徐飞上九重天，  
无拘无束地旋转。

我卧在金线网中，  
线上悬吊着小虫，  
我置身在树木间，  
午睡一觉梦沉酣。

我追逐着水仙女，  
她们沉入清水流，

河水清澈如见底，  
水仙们裸露嬉戏。

我漫步珊瑚林中，  
地上铺满白珍珠，  
我在大洋里跑动，  
追赶轻盈的精灵。

我在深幽的山洞，  
那里永不见天日。  
我与地神们一道，  
欣赏它们的财宝。

我追寻数百年的  
荡然无存的足迹。  
我熟知那些帝国，  
至今已无从记忆。

世界在飞速旋转，  
我紧紧跟随其后。  
我的眼界已包容  
苍苍莽莽一宇宙。

我熟知那些区域，  
听到那里的声音，  
那些粗糙的星辰，

期待着生命气息。

我是深渊之上的  
一座横架桥。

我是隐蔽的长梯，  
连接天和地。

我是无形的指环，  
抓住物质的世界，  
抓住精神的世界，  
把二者紧紧相联。

总之，我是那种精神，  
是无名的元素，  
是神秘的芳芬，  
这一切的载体就是诗人。

### 3

仿佛是吹干了血迹的轻风，  
飘浮在阴沉的战场上，  
负载着谐音与芳香，  
在静静的夜里游荡。

在英国古代诗人的剧中，  
曾是痛苦与爱意的征象，

温柔的娥菲丽雅失去了理智，  
她采着花儿边走边唱。

4

在客厅幽暗的角落里，  
寂寞，蒙尘，  
也许已被主人忘却，  
那是一架竖琴。

多少音符在琴弦安睡，  
宛如小鸟在林中栖息，  
它们期待着一只素手，  
重新把它们唤起。

啊！天才曾多次地  
在灵魂深处沉睡。  
就象拉萨洛等待的声音，  
它说：起来吧，前进！

5

我注视着蓝色地平线，  
它消失在远方，  
透过轻纱般的薄雾，  
它飘浮不定，金灿灿。

我感到能够脱离，  
这贫困可怜的大地，  
与金色云雾一道飘浮，  
散成尘塔微粒。

我注视着夜晚，  
浩渺深邃的天空。  
星星在颤动，  
如同燃烧的眼睛。

我感到它们会奋力飞起，  
闪烁在天际。  
把我沉浸在星光中，  
和我一起燃烧在火里，  
在热吻中我们融为一体。

我泛舟在怀疑的海洋，  
甚至不知我的信仰。  
然而那些热望告诉我：  
在我的内心深处，  
有某种美好神圣之物。

## 6

轻吟低唱的朝霞，  
亲吻戏弄涟漪的微波；

太阳在西天亲吻云朵，  
为云涂上紫金的颜色；  
火焰在劈柴四周飞窜，  
为了亲吻另一团火。  
连柳树也垂首弯腰，  
回吻多情的小河。

7

空气的无形微粒，  
漫天跳跃舞翩翩，  
天空迸射出道道金光，  
大地欢乐地震颤。

我听见飘送来和谐的音波，  
那是亲吻与拍打翅膀的声音。  
我闭上双眼……发生了什么？  
告诉我……安静！……是爱神从此经过！

8

“我是火热的、黑皮肤姑娘，  
我是热情的化身，  
灵魂中充满欢乐的渴望。  
你在寻找我吗？”“不，我不是找你。”

“我的脸儿雪白，发辫金黄。  
我能给你巨大的幸福，  
我心中充满柔情蜜意。  
你在召唤我吗？”“不，我没有唤你。”

“我是一个梦，一个不可企及的  
虚无飘渺的精灵。  
我无影无形，触摸不到。  
我不能爱你。”“啊，来吧！你来呀！”

## 9

姑娘，你不满意，  
因为你的眼睛象海水般绿。  
而绿眼睛的是水仙，  
绿眼睛的是智慧女神，  
绿眼睛的是先知的美女。

绿是春天森林的  
华美盛装。  
艳丽的虹在七彩中  
炫耀着绿。

绿是翡翠，  
绿是心愿，  
绿是大海的浪涛，

绿是诗人的桂冠。

仿佛是一层薄霜  
覆盖你玫瑰花蕾般的脸，  
透过颗颗珍珠，  
是那鲜花的花瓣。

然而，我知道你的幽怨，  
因为你认为那双眼睛，  
使你的脸儿难看。  
那么你不要相信，  
因为你的眼睛  
润泽、翠绿、不安，  
象早熟的杏叶，  
在风中颤抖。

你那红宝石般的双唇，  
如同盛开的花朵，  
引诱人在夏季，  
吸吮它以解渴。

然而，我知道你的幽怨，  
因为你认为那双眼睛，  
使你的脸儿难看。  
那么你不要相信，  
因为如果你发怒，

你的眼睛就燃起火星，  
仿佛是海上波浪，  
撞击在坎塔布连海边的礁石上。

你头上戴着王冠，  
那是金色的发辫。  
当它如雪山峰巅，  
那是夕照的灿烂。

然而，我知道你的幽怨，  
因为你认为那双眼睛，  
使你的脸儿难看。

那么你不要相信，  
因为在金色的睫毛中间，  
在靠近额头的近旁，  
仿佛是一双翡翠镶金的扣子，  
嵌在一片白鼬皮上。

你不满意，姑娘，  
因为你的眼睛绿得象海洋。  
如果它们真的变成黑色或蓝色，  
也许你会为此而惆怅。

10

你的眸子是蓝色的，当你在微笑，

它柔和的光使我想起，  
颤抖的霞光，  
反射在海上。

你的眸子是蓝色的，当你在哭泣，  
透明的泪水使我想起，  
清晨的露珠，  
挂在紫堇上。

你的眸子是蓝色的，如果从那里  
放射出思想的光点，  
我感到如同在傍晚的天空，  
一颗孤独的星星。

## 11

如果蓝色的曼陀罗在你的阳台上  
摇曳婆娑，  
你以为那是萧萧的风  
叹息着拂过。  
风知道在绿叶之间，  
叹息的是我。

如果你身后隐约响起，  
飘忽的低语，  
你以为那是遥远的声音

轻轻呼唤你。  
它知道在你身边的影子里，  
唤你的是我。

如果你的心在深夜  
忐忑忐忑，  
你感到嘴唇上有  
一抹炽热的气息飘落。  
它知道你身边有个无形者，  
呼吸的是我。

## 12

今天，大地和天空都向我露出笑脸，  
今天，太阳光一直射进了我的心田，  
今天，我看见了……看见了……  
她也看我一眼……  
今天，我对上帝虔心一片！

## 13

当你悒郁地  
垂首胸前，  
我仿佛看见，  
一支折断的水仙。

因为给予你纯洁，  
那是天空的情怀，  
上帝用它的模式塑造你，  
用金黄和雪白。

## 14

如果有时火热的无形空气  
烫了你的红唇，  
因为它知道，灵魂能用眼睛说话，  
也能用目光亲吻。

## 15

“什么是诗？”你边问，  
边用蓝眼睛盯着我。  
“什么是诗？你在问我？  
诗……就是你。”

## 16

你佩在心口旁的玫瑰，  
如何能活？  
我从未在世上欣赏过  
火山上的花朵。

17

为了一瞥，我付出世界。  
为了一笑，我付出天空。  
为了一吻……我茫然失措，  
为了一吻，我将付出什么！

18

两条红红的火舌，  
在一块木头上燃烧，  
它们接近了，互相亲吻，  
于是融成一团火。

诗琴上的两个音符，  
被一只手同时拨动，  
它们在空间相遇，  
拥合为一个谐声。

两朵浪花并行，  
急速冲向沙滩。  
当撞得骨碎身残，  
都戴上银色飞沫的冠冕。

船上的两面小旗，

同时从湖上兴起。  
它们在天空汇合，  
化为白云一朵。

两个思绪同时产生，  
两个吻同时响起，  
两个回声互相融混，  
这就是我们的两个灵魂。

## 19

深夜，当梦的纱翼，  
把你覆盖，  
当你长长的睫毛  
宛如两弯乌檀木的弓，  
为了倾听你不安宁的  
心脏的跳动，  
为了使你把头  
紧贴在我前胸，  
我的心肝啊，  
我宁愿献出我拥有的一切：  
光明，空气  
与思想！

当你的目光凝视着  
无形的目标，

当你的双唇，  
露出灿烂的微笑，  
为了谛听到你头脑中  
沉默的思想，  
它宛如浮云，  
飘过平静如镜的海洋，  
我的心肝啊，  
我宁愿献出我希望的一切：  
金钱，荣誉，  
天才，声望！

当你沉默不语，  
当你急促地呼吸，  
当你的双颊绯红，  
当你的眼睛变得乌黑，  
为了看到在你的睫毛下，  
那徐徐燃烧的亮光，  
火山般的热烈心愿，  
迸射出炽热的火星，  
我的心肝啊，  
我宁愿献出我期待的一切：  
信仰，精神，  
大地，天空！

你醒来时，我颤栗地看着你，  
你入睡时，我方敢细端详你。  
为此，我的灵魂啊，  
当你入睡时，我在守护你。

你醒来时在欢笑，当你欢笑，  
你颤动的双唇仿佛是  
殷红的闪电，弯弯曲曲地  
在雪白的空中闪耀。

你沉睡时，你的嘴角  
露出一抹浅笑。  
轻柔得如同容光焕发的脸上  
留下金色的残照……  
睡吧！

你醒来时在张望，当你张望，  
湿润的双眸在闪亮。  
仿佛在蓝波浪的浪尖上，  
骄阳闪烁的金光。

你入睡时，透过你黑色的睫毛，  
闪出静静的光。

如同透明的灯盏，  
泻下柔和的光芒……  
睡吧！

你醒来时在说话，当你说话，  
你倾吐的言语，  
仿佛是颗颗珍珠雨，  
从金杯中涓涓淌下。

你入睡时在轻轻呼吸，  
均匀而微弱。  
我在聆听一首诗，  
我的多情的灵魂对此领悟……  
睡吧！

我把手放在她心口，  
因为她的心没有跳动。  
于是我打破了  
夜的深沉的寂静。

我关上你阳台的百叶窗，  
为了不让你醒，  
也不许进来曙色黎明……  
睡吧！

在她的裙裾上，  
放着一本打开的书。  
她的黑色卷发  
擦着我的脸颊。  
我知道，我们没有  
读一个字，  
我们俩保持着  
深深的沉默。  
沉默多久？那一刻  
谁也不知晓。  
我只知道除了呼吸，  
什么也听不到。  
急促的呼吸  
发自干烫的双唇。  
我只知道我们俩  
同时转过头，  
我们的眼睛互相注视，  
于是响起一个吻。  
……  
那本书是但丁的作品，  
是他的《地狱篇》。  
当我们垂眼看书，  
我颤抖地问：

“你可知有首诗

只有一句？”

她热情地答道：

“我明白。”

## 22

她的眼里噙着泪花，

我的唇上停着道歉的话。

她咽下泪，傲慢地开了口，

我的歉意消失在舌下。

我走一条路，她背道而行。

当想起我们共同的爱情，

我说：那天我为何不发一语？

她说：那天我为何没有哭泣？

## 23

我们的爱情是一出悲喜剧，

其荒唐的情节中，

融合了严肃与滑稽。

既有笑声，也有哀泣。

然而这一爱情的不幸，

是在这一切之后，

留给她的的是欢笑和眼泪，  
留给我的只有泪水。

## 24

美丽的她一阵风似地飘过，  
我为她让开路。  
甚至没有回顾。但是  
一个声音在低语：“就是她。”

是谁把黄昏与清晨连在一起？  
我不知道，我所知的  
只是在一个短暂的夏夜，  
晚霞与黎明相接时而她……已离去。

## 25

叹息是气，依然回归空间。  
眼泪是水，仍旧返回海洋。  
告诉我啊，姑娘：当爱情被遗忘，  
你知道它将走向何方？

## 26

你是飓风，而我是高塔，  
向你的强力挑战。

你或者粉身碎骨，或者把我摧毁！……

不能这样！

你是大洋，而我是巨岩，

坚定抗击着你的震撼。

你或者自我毁灭，或者把我连根拔起！……

不能这样！

你是美丽的，而我是高傲的，

一个惯于凌驾一切，一个惯于决不退让，

羊肠小径，狭路相逢。

不能这样！

27

当人们把一切都告诉了我，

仿佛冰凉的匕首刺进我心里。

一时间我失去理智，

只得倚墙而立。

黑夜笼罩了我的心田，

灵魂中充满愤怒与悲怜。

于是我懂得了为什么会哭，

于是我懂得了为什么杀戮！

积云般的痛苦已经过去……

我吃力地吐出简短的话语……

谁曾报告给我那消息？……一位忠实的朋友……

他给了我极大的恩惠！……我向他致以谢意。

## 28

我探身向着大地和天空

的深渊，

我用眼睛或想象力

看到其边缘。

然而，啊！我来到一颗心的沟壑旁，

探首张望，

多么深，多么暗！

我的灵魂和眼睛感到迷惘。

## 29

野蛮人用他粗笨的手，

用树干刻出心目中的神祇，

并在自己的作品前膜拜顶礼。

这样做的也有我和你。

我们造出一种幻影，

虚构把智慧嘲弄。

偶像诞生了，而在其祭坛上。

牺牲了我们的爱情。

30

在荒凉而遥远的海滩，  
巨浪咆哮着撞得粉碎。  
我披着满身飞沫，  
巨浪，请你把我带走！

阵阵飓风袭来，  
卷走密林中的枯叶。  
我被裹在旋涡之中，  
飓风，请你把我带走！

风暴的乌云折断了阳光，  
用火焰装饰了边缘，  
在黑色云雾中涌荡。  
乌云，请你把我带走！

请发善心，把我带走，  
带到迷茫合理地  
攫走我记忆的地方…… ●  
请发善心！……我害怕孤独一人  
与我的忧伤。

## 31

当我们重又忆起逝去的时光，  
在你黑色的睫毛下一闪一闪的是  
将要落下的泪珠。  
眼泪终于滴落，如同降下  
一颗露珠。当想起  
今天代替昨天，明天取代了今天，  
我们俩将一同叹息。

## 32

今天如同昨天，明天仿佛今天，  
永远一成不变！  
灰色的天空，永恒的地平线，  
向前……向前！

心脏机械地运转，如同一台  
笨重的机器，  
头脑中迟钝的智力，沉睡在  
角落里边。

灵魂渴望天堂，  
去追求，但缺乏信念。  
涌动的波涛白白地自我消耗，

却不知为何而如此疲倦。

用同样的音调不停地  
唱着同样的歌曲，  
水滴单调地落下，  
一滴滴从不间断。

日子就这样地过去了，  
一天接着一天。  
今天如同昨天……所有的时光  
都既无欢乐也无哀怨。

啊！有时我惆怅地回忆起  
过去的折磨……  
痛苦是苦涩的。然而，  
即使忍受痛苦也是生活！

33

你愿不愿这杯佳酿的沉渣  
不使你感到苦涩？  
那么你闻一闻，靠近唇边，  
然后便弃之一旁。

你愿不愿我们保持对这次爱情的  
甜蜜回忆？

那么让我们今天强烈地相爱，明天  
互相说声“再会”！

### 34.

看到我苦苦挨过，  
发烧而失眠的时刻。  
在我的床边，  
谁会来坐一坐？

在弥留之际，  
我伸出颤抖的手  
寻求抚慰，  
谁会来握一握？

当死神在我眼前  
蒙上一层薄翳，  
我的双眼大睁着，  
谁来为我合上眼皮？

当钟声响起  
(如果是在我的葬礼上响起)，  
传来祷告声。  
那是谁在低诵？

当我苍白的躯体

被埋进土里，  
在被遗忘的墓碑前，  
谁会为我哭泣？

总之，就在葬礼的次日，  
太阳的光芒重又照射。  
谁还会记得，  
我曾在这世上走过？

### 35

如同一群被激怒的蜜蜂，  
飞离了记忆幽暗的角落。  
这是往日的回忆，  
它们追逐着我。

我想把回忆驱散，徒劳！  
它们把我包围，把我追赶，  
一个接一个地来刺激我，  
尖利的刺使我的灵魂受折磨。

### 36

我来自何处？……你去寻找  
那最险峻崎岖的小路。  
鲜血淋漓的脚印

是坚硬岩石的斑痕。  
残存的灵魂已成碎片，  
散落在黑莓丛间。  
它们给你指出一条路，  
直接通向我的故土。

我到何方去？……你穿过  
最阴郁凄凉的荒地，  
那里终年积雪锁雾，  
是深山峡谷。  
那里会有一块孤石，  
光秃秃没有铭文，  
只有忘却的记忆。  
那就是我的墓地。

### 37

当闪电亮时，我们诞生。  
当我们死去时，它仍在轰鸣。  
多么短暂的生命！

我们追逐荣誉和爱情，  
我们所热衷的只是一场空梦。  
死亡就是梦醒！

你说你有一颗心，仅仅是因为  
你听到它的跳动。

那不是心……；那是一台机器，  
它按节拍运动，发出轰鸣。

# 其他诗歌

## 致卡斯塔

你的气息是鲜花的气息，  
你的声音是天鹅的谐音，  
白日的光明是你的目光，  
玫瑰的颜色是你的肌肤。

你把新的生命与希冀  
给予了一颗心——它曾为爱情而死去。  
你在我沙漠般的生活中长大，  
就象一株荒地上的奇葩。

## 永恒的爱情

也许太阳会永远被乌云遮没，  
也许大海会瞬间干涸，  
也许地轴会玻璃似地粉碎。

一切都会发生！死神会

用它丧葬的黑纱盖住我，  
但是永不会在我心中熄灭，  
你的爱情之火。

## 致埃莉莎

为了让你用灰色的眼睛来看，  
为了让你用清脆的嗓音来唱，  
为了让你胸中充满激荡的情感，  
我写下了我的诗篇。

为了在你心中找到归宿，  
为了你赋与的青春、生命和热情，  
这是我已无法做出的三个奉献，  
我写下了我的诗篇。

为了用我的欢乐使你愉快，  
为了用我的痛苦使你受难，  
为了使你感到我生命的搏动，  
我写下了我的诗篇。

为了在你脚下摆放，  
我生命与爱情的祭献，  
用灵魂，残梦，欢笑和泪水，  
我写下了我的诗篇。

## 生活如梦

生活是一场梦，  
然而这场狂热的梦很短，  
当从梦中醒来，  
发现一切都虚无飘渺，如幻似烟……

但愿这是一场梦，  
漫长而沉酣！  
直到死亡到来！……  
我梦想着我的爱和你的爱。

# 传说



# 风琴师佩雷斯师傅

(塞维利亚传说)

在塞维利亚，就在圣伊内斯修道院的前厅，当我等着圣诞节子时弥撒开始时，从一位在修道院里给修女们送信的女杂役那里听到了这个故事。

听了故事之后，我自然急切地盼着弥撒快开始，渴望目睹一场奇迹。

然而，那天晚上风琴师献给我们的演奏，既不比圣伊内斯的管风琴本身更奇妙，也不比那些乏味的圣歌更浅俗。

离开弥撒仪式之后，我忍不住用嘲讽的语气对那个女杂役说：

“如今佩雷斯师傅的管风琴这么难听，这是怎么回事？”

“哎呀！”老太婆说。“这是因为这架风琴不是他的。”

“不是他的？那么他的呢？”

“好多年前就老朽不堪了。”

“那么风琴师的幽灵呢？”

“自从把这个人派来顶替他以后，他的灵魂就再没出现过。”

读过这篇故事以后，如果哪位读者想要向我提出同样的问题，他会知道为什么这桩奇迹直到今天再没显过灵。

“您瞧见那个人了吗？他披着红斗篷，帽子上插根白羽毛，好象把整个西印度的金银珠宝都镶嵌在他的背心上了。他这会儿正走下马车，把手伸给从自己车上下来的夫人。她朝这边走过来了，前面有四个手举火把的侍从。看见了吗？那个人是莫斯科索侯爵，他的情妇就是维利亚皮内达伯爵的遗孀。人家都说，他看上这位夫人之前，曾经向一个大阔佬的女儿求婚。可是那个当爹的——下面都传说他挺小气——……嘿，小声点！说谁谁就到。看见那个从圣菲利佩拱门下走过来的人吗？他走着过来，披一件深色斗篷，前面只有一个仆人，手里提着灯。这会儿他站在影壁对面。”

“他撩起斗篷向神像鞠躬时，你注意到他胸前亮闪闪的骑士团勋章了吗？要不是因为这个了不起的标志，谁都会把他当成库雷布拉斯街上的小商贩……这个人就是我刚刚说的那个当爹的。瞧哇，老百姓都给他让路，向他行礼。只不过他箱子里的金币比咱们的皇上堂·菲利佩的士兵还要多罢了。他的那些大帆船能组成一支舰队，完全可以打败土耳其苏丹的舰队……”

“看哪，看看那些严肃的绅士，他们是市议员先生。喂！喂！那个家伙也在这儿！据说绿十字团的先生们已经不再向他挑战了，因为他和马德里的大人物们特别有交情……他到教堂来只是为了听音乐……如果听了佩雷斯师傅的风琴演奏不大把流泪的话，那么这个人就是个没有灵魂的人，他的灵魂在魔鬼的锅里受熬煎呢……唉，邻居啊！糟了……糟了……我估计要有麻烦了！我得躲进教堂去。我看哪，要说这里是念主祷文的地方，还不如

说是动武的地方。您看，快看，阿尔卡拉公爵的人转过圣佩德罗广场的拐角了。我好象看见麦迪那。西多尼亚公爵的人从杜埃尼亚斯胡同那边过来了。我对您说过他吗？

“他们彼此都看见了。有些人停住脚，另一些人还呆在原地……队伍散开了……法警们都离开了，在这种时候，无论是朋友还是敌人，都揍他们……连辅祭先生都拿着他的长杖躲进修道院的门厅里了……事后有人会说要依法惩处，可那是对付穷人的。

“嘿！嘿！盾牌在黑暗处闪亮……万能的主拯救我们吧！他们打起来了……邻居！邻居！到这儿来，趁着门还没关上。喂，别说话！怎么回事？他们还没开始打？不打了？……那是什么东西亮闪闪的？是火焰腾腾的火炬！是肩舆！那是大主教大人。

“这会儿，我虔心地祈求至圣的庇护圣母帮助我……噢，谁也不知道我对这位圣母是多么感恩！为了我每个礼拜六在圣像前点燃的大蜡烛，圣母保佑我了！……您看看他，穿着绛红色的法衣，戴着白色的圆帽，多么仪表堂堂！愿上帝保佑他在大主教的位子上坐得长久些，就象我希望的寿命那么长。今天要不是他，半个塞维利亚城早都让这些公爵之间的争斗给闹得战火纷飞了。您看那些人，看看他们，这些地地道道的伪君子，看他们是怎么凑到大主教的肩舆前，去吻他的戒指……看他们是怎么紧紧跟随着他，陪侍左右，和他的亲信们混杂在一起。谁会说这两个看起来象一对儿好友似的人，如果一会儿他们一条黑胡同里狭路相逢的话会出什么事……就是说，他们俩！他们俩！上帝呀，别让我相信这帮子懦夫吧！他们曾经表现得不错，和我主的敌人打过仗……可是，说真格的，他们要是互相找碴儿……只要互相找碴儿，就能碰到一块儿，三下五除二地把这些没完没了的争斗的帐一笔算

清就好了！打起架来，真正卖命的都是他们的债户、亲信和仆人。

“咱们走吧，邻居，上教堂里去吧，趁着那里还没挤得满满的。有几个晚上，就象今晚这样，教堂里挤得水泄不通，连个针尖都插不进去……妇女们靠着佩雷斯师傅得到不少好处……修道院几时象现在这般名利双收？……别的社区嘛，我敢说，也给了佩雷斯师傅大把的钱。真的，这没啥奇怪的，因为连大主教大人都给他大捧金子好让他去大教堂演奏。可是他呢，什么也不要……他宁愿不要命，也不离开他那架修道院的宝贝风琴……您不认识佩雷斯师傅？当然了，您刚搬来不久……他可是个圣洁的人。他确实很穷，可是却乐善好施……他除了一个女儿，再没有别的亲人；除了风琴，再没有别的朋友了。他这一辈子的生活就是守护女儿的贞节和他的风琴……要知道他的风琴可是旧的！……这没关系，他保管和维护乐器的手艺高超，风琴发出的声音美妙极了……就好象他对琴了如指掌，就靠手摸索……我不知道告诉了您没有，这个可怜人是个天生的瞎子……他对自己的不幸真能忍受啊！人家问他是不是特别想看一看。他回答：‘非常想，但不象你们想象的那样急切，因为我还是有希望的。’‘希望？看见的希望？’‘是的，很快就能看见（他一边说，一边象个天使似地微笑）。我已经76岁了，即使活得再长，也会去见上帝的。’

“可怜的人！我会见到上帝的……因为他是那么谦卑，就象街上的石头一样任人践踏……他总是说，他只不过是个修道院里的穷风琴师而已，其实他能给大主教的教堂风琴师当老师。他的父亲也是干这一行的。我不认识他，但是我尊敬的母亲——愿她升入天堂——说过，他父亲总是随身携带着他和风琴，让他抬着风琴的风箱。后来，这个男孩子表现出那么高的天份，在他父亲死后，他就理所当然地继承了这个工作……他那双手多么灵巧啊，

愿上帝保佑这双手！真该把这双手送到其恰雷洛斯大街，给它们镶金嵌宝才对……他永远弹得很好，永远；但是在象今晚这样的场合，他的演奏简直就是奇迹……他对圣诞节的子时弥撒特别虔诚，当大家举起圣饼，钟敲响十二点，也就是当我主耶稣基督降临人世的时刻……他的风琴就会发出象天使一样美妙的声音……

“反正，今晚您就会听到了，我干嘛非得对您大夸特夸佩雷斯师傅的演奏呢？只要看看，塞维利亚城所有的显贵名人，直到大主教大人本人都来参加这个普普通通的音乐会为的是听他弹琴，这就足够了。别以为只有懂行的人，那些能听懂音乐的人才来欣赏他的才华，老百姓也来了。您看见的这些人，他们成群结队而来，举着松明火把，唱着村夫谣，跟着铃鼓的拍子扯着嗓子喊叫，他们总是在教堂里喧闹叫嚷。但是相反，只要佩雷斯师傅把手放在琴键上，他们就会闭上嘴，一声不响，死了似的……而他开始弹琴的时候，……开始弹奏的时候……教堂里变得鸦雀无声，从人们的眼睛里流出大颗的泪珠。曲子一结束，就能听到一片沉重的叹息声，那就是听众的呼吸声，因为他们在听演奏时，一直屏住气……好了，我们走吧，走吧。钟已经不敲了，弥撒就要开始了。我们进去吧……对所有的人来说，今晚是圣诞平安夜，但是对我们来说尤其是个美好的夜晚。”

那位热心肠的妇人给自己的女邻居当了导游，她边说边带着邻居在人群中推推搡搡，穿过圣伊内斯修道院的前厅，走进教堂，消失在聚在门口的人群中。

## 二

教堂里灯火通明。从祭坛上照射下的辉煌的灯光，照亮了整

个大厅，在贵妇们佩戴的珠宝首饰上反射出耀眼的闪光。她们跪在仆人们摆放好的天鹅绒垫子上，从陪妮手中接过祈祷书，在主祭坛栏杆的周围形成一个光彩照人的圆圈。

靠近栏杆站着的是那些市议员先生们，他们披着绣金斗篷，假装漫不经心地露出他们胸前的红色或绿色的骑士勋章。他们一手拿着插羽毛的帽子，长长的羽毛摩擦着挂毯，另一只手放在锃亮的剑柄上或是抚弄着雕饰精美的匕首把。塞维利亚贵族中的精英都在这里。此时，他们仿佛组成了一道人墙以保护自己的妻女，使她们与平民百姓隔开。而那些老百姓都挤在大厅的后面，那里一片嘈杂，犹如海涛。当他们看到大主教出现时，爆发出一阵欢呼声，还夹杂着不和谐的手鼓和串铃的敲击。大主教在主祭坛旁落座，御座上面有一把红色的华盖，四周环列着他的亲信们。他向人群做了三次祝福。

开始做弥撒的时辰到了。但是几分钟过去了，主持仪式的神甫还没出来。人群中开始窃窃私语，表现得不耐烦了。市议员们也交头接耳。大主教命令他的一个亲随去圣器室询问原因。那个亲随回来答道：“佩雷斯师傅病了。病得很重，今晚大概不能来参加子夜弥撒了。”

消息立刻在人群中传开了。人们脸上的失望和沮丧的表情真是难以形容。只见教堂里人群开始骚动，修道院的辅祭站起来了，法警们走进教堂维持秩序，而拥挤的人浪马上就把他们吞没了。

这时，一位长相难看，干瘦，长着一只斜眼的人走上前去，一直走到大主教的座前。

他说：

“佩雷斯师傅病了。仪式不能开始。如果您愿意，我来代替

他演奏风琴。佩雷斯师傅不是世界第一风琴师，他死后这架风琴也不能因为缺少个能人就停止使用啊。”

大主教点点头表示同意。而教徒中，有些人认识这个外来人，认为他是个好妒忌别人的风琴师，是圣伊内斯修道院的对头。对是他们便不满地大声喊叫。这时，在教堂的大厅里发出一阵可怕的喧嚷：

“佩雷斯师傅来了！……佩雷斯师傅来了！……”

所有的人都顺着声音转过脸，朝着挤在门口的那堆人望去。

佩雷斯师傅真的来到了教堂。他脸色苍白，表情紧张，坐在一把椅子上，大家都争先恐后地争着用自己的肩膀扛着他的座椅。

无论是医生的告诫，还是女儿的眼泪，都无法使他继续躺在病榻上。

他说：

“不行。这是最后一次演奏了，我明白。我明白，所以我不愿意没看一眼我的风琴就撒手而去，尤其是在今晚，这是圣诞平安夜。我们走吧，我要这样做，我必须这样做。我们到教堂去吧。”

他的愿望实现了。人们把他抬到祭坛旁，弥撒开始了。这时，大教堂的钟正好敲响了12点。

作为弥撒开始的“导经”结束了，作为仪式结尾的福音片断也诵完了，然后是圣餐礼赞。庄严的时刻到了：神甫用手指拿起祝过圣的圣饼并且高高举起。

一片浅蓝色的香雾从香炉里飘出，弥漫在教堂里，小铃铛敲击出清澈悠扬的声音，此时，佩雷斯师傅把痉挛的手放在管风琴的琴键上。

风琴的一百根金属管发出恢宏而悠长的和声，然后又渐渐变弱，仿佛一阵风刮走了和声的袅袅余音。

对于这第一句和声——宛如从地面升入天堂的声音——应和而起的是一句来自远方的轻柔的乐声，它逐渐加强，越来越强，越来越强，最后汇成一片雷鸣般的谐音。这是天使的歌唱，他们穿过云层降临人间。

接着，开始传出似乎是从远处飘来的赞美诗，那是天使中的祭司长们在唱。同时，响起成百上千支赞美诗，这些赞美诗融成一体。然而这仅仅是伴奏，用以烘托出一支旋律，它仿佛从那片神秘的和声之海中浮现出来。

而后，一些声音消失了，接着其余的也烟消云散了。和声变得简洁明了，只剩下两个声部，其尾音相互交融，最后只余下一个孤独的乐声，它支撑着如同阳光般灿烂夺目的音符。神父垂下头，在他那披着白发的头上，仿佛透过一层蓝色的薄纱——那是香炉里冒出的烟雾——教徒们看见了圣饼。这时，佩雷斯师傅弹出的奇妙的音乐向四周扩展，扩展，一声石破天惊的和声震动了教堂，教堂里各个角落都回响着冲击的声波，彩色玻璃门窗在窄框中震颤。

这首美妙乐曲中的每个音调都有一个主旋律，有的近，有的远，有的明快，有的低沉，表现出水流，小鸟，轻风，树木，人类与天使，尘寰与天堂。这一切都用各自的语言歌颂着救世主的降临。

人们呆呆地、屏息敛神地倾听。所有的人都眼含热泪，所有人的灵魂都在做着深深的默祷。

主持仪式的神父感到双手在颤抖，因为他就站在自己的手上，凡人与天使们都向他鞠躬致礼，他，就是他们的上帝，他们

的上帝。神父觉得似乎看见天堂的门打开了，而耶稣的肉体变成了圣饼。

风琴仍在响，但是琴声一点点减弱，犹如越传越远的回声，越来越远，越来越渺茫。突然，从祭坛上传来一声叫喊，一声撕心裂肺的尖利的叫喊，那是女人的喊声。

风琴发出一阵不和谐的奇特音响，仿佛是呜咽，然后便沉寂了。

人群向祭坛前的台阶拥去，心中充满宗教感的狂喜被一扫而光。教徒们焦急地注视着台上。

“出什么事了？怎么了？”人们相互议论着，没人知道出了什么事。所有的人都急不可待地猜测。教堂里混乱不堪，嘈杂声越来越响，教堂内特有的秩序眼看要乱了，默祷也无法进行了。

“出什么事了？”贵妇们向辅祭发问，他跟在法警们的后面，是最先登上台子的几个人中的一个。他脸色苍白，样子十分悲痛，他走到正在等着他的大主教面前，大主教也象其他人一样焦虑不安。

“怎么了？”

“佩雷斯师傅刚刚死去。”

果然，当第一批教徒们登上台阶跑上台子时，看见可怜的风琴师脸朝下倒在他那台古旧的风琴的键盘上。而琴键还在颤动，发出低沉的声响。他的女儿跪在他脚旁，还在哀哀地哭泣。

### 三

“晚上好，堂娜巴尔塔萨拉太太！今天晚上您也去望子夜弥撒吧？我嘛，早就想上教堂去参加这个仪式了，可是呢……俗话

说，有人带了头，才敢跟着走。所以，要是让我说实话，从佩雷斯师傅死了以后，我一走进圣伊内斯修道院，心里就堵得慌……可怜的人！他真是个圣人！……我本人可是收藏了他的一件背心的碎片，当作一件纪念品。对此，他是当之无愧的……我凭上帝的名义和我的灵魂起誓，要是大主教大人能给这块碎布片祝圣的话，咱们的后辈们肯定会在祭坛上看见这件圣物……可是，眼下只好如此了！……死人和离去的人都没有朋友。……现在最流行的是新人新事……您知道我指的是什么。怎么？您一点儿都不知道出了什么事？真的，咱们俩可真是象啊，每天不是从家到教堂，就是从教堂到家，根本不管别人扯闲篇……我只不过是，就这样……浮皮蹭痒地知道一点点……东一句西一句地听来的……其实我根本都不想知道，我只不过是听到了几桩新闻罢了。

“咳，是这么回事：看来那件事已经定下来了，就是那个圣罗曼教堂的风琴师，那个好妒忌同行的人，长着一只斜眼，邋邋遢遢，说他是个乐师，还不如说他更象个肉市上的屠夫呢，他要代替佩雷斯师傅在圣诞夜弹风琴了。您就会知道了，因为大伙儿都知道了，而且在塞维利亚城这事儿都传开了。谁都不愿意这么做，佩雷斯师傅的女儿也不愿意。如今她也是个乐师，自她父亲死后，她就入了见习女修道院。

“本来嘛，听惯了那么美妙的演奏，再听别的都觉得不好听，即使不想做比较也没用。教区本来已经决定，为了纪念死去的佩雷斯师傅，为了表示对他的敬仰，圣诞之夜谁也不弹奏那架风琴。而咱们这位先生居然敢在这个时候还要弹奏这架风琴……愚昧无知的人最胆大妄为……说真格的，他没什么错，有错的是那些同意他干这种亵渎神明勾当的人。不过，这世道就是这么回事。

……我就这么看……那些来教堂的人不是主要的……谁都会说，年复一年，什么都没改变，还是那些大人物，还是那些豪华的排场，大门口还是那么拥挤，修道院的门厅还是那么热闹，教堂里还是那群人……啊，要是死去的佩雷斯师傅能抬头看看就好了！他的风琴被蹩脚的风琴师来弹奏，就为这，他会再死一次的。

“要是别人告诉我的话是真的，这个地区的人要给那个硬挤进来的家伙一点儿颜色看！只要他把手往琴键上一放，满场子就会响起一阵乱哄哄的串铃、铃鼓和桑木巴琴敲出来的大杂烩。不听也得听……但是，别说话！那位大主角已经走进教堂了。耶稣啊，瞧他那身行头够多刺眼！瞧他那个卷筒似的皱褶领，一副大人物的神气！咱们走吧，走吧。大主教已经到了一会儿了，弥撒就要开始了……走吧。我觉得今儿晚上会出点热闹，够咱们说几天的。”

由于前面那一大篇杂七杂八的饶舌，我们的读者已经认出这位好女人了。她象以往一样推推搡搡地挤进圣伊内斯修道院。

仪式已经开始了。教堂里象去年一样灯火辉煌。

新风琴师穿过聚集在中殿准备吻大主教的戒指的教徒们，登上了台子，他一脸做作甚至是正襟危坐的样子，试看一个又一个的调音器。

在那些拥挤在教堂后部的平民百姓中间，传出一阵阵低沉、混乱的噪音，这准确无误地表明那里开始酝酿着一场风暴了。而且这场风暴很快就要大作。

“这是个招摇撞骗的家伙！他什么都干不好，连正眼看人都不敢。”有些人讨论道。

“他是个笨蛋，先是把自己教堂的风琴弄得简直成了废铜烂

缺，然后又到这里来亵渎佩雷斯师傅的琴。”另一些人说。

于是，有些人脱下斗篷准备猛敲铃鼓，有人拿好了串铃，所有的人都万事俱备，要大闹一场。只有少数几个人想冒险用谨慎的态度对那个外来者加以保护。那个人傲慢而故作行家的举止和过去的佩雷斯师傅谦恭的作风形成鲜明的对比。

等候已久的时刻终于到了。神甫弯下身，低声念了几句祷词，拿起了圣饼，这是个庄严的时刻。小铃铛响了，宛如雨滴发出的清脆音韵。透明的波状香雾慢慢升起来，管风琴奏响了。

这时，教堂里爆发出一片震耳欲聋的喧闹，淹没了最初的琴声。苇笛、喇叭、串铃、铃鼓，所有这些土乐器同时发出了刺耳的声响。然而混乱和嘈杂只持续了几秒钟，如同开始时一样，一切声音突然嘎然而止。

风琴的第二乐段宽广、豪放、宏大，从金属管子中飘出的乐声悠悠扬扬，宛如一道永不止息的洪亮的和声瀑流。

这是天国之歌，是在销魂之时响起的令人心旷神怡之歌，是只能意会而无法唱出的歌。其旋律来自远方，飘飘渺渺，一阵清风把飘荡的音符吹过来。琴声如同树木的飒飒声，而绿叶的喁喁又仿佛是淅淅沥沥的雨滴。琴声如同云雀唱出的颤音，它们在花间飞舞，如同云中的箭矢。琴声象无可名状的轰鸣，具有雷霆般的威慑力。琴声象天使们的合唱，自由自在，无拘无束，那是天国的神奇音乐，只有用想象力才能理解，那是长了翅膀的赞歌，飞向我主的宝座前，宛如光与声组成的旋流……这一切都是由管风琴的100多个声音所表达的充满了生气与玄秘的诗意，充满了它从未表现出的奇诡色彩。

当风琴师走下台子时，拥挤在台阶两侧的人们是如此渴望见

到他，表达对他的热爱敬仰之情，以至于辅祭由于害怕人们把他挤死——这不是毫无根据的——而特地派了几名法警手持长竿为他开路，保护他一直走到主祭坛前。大主教正在那里等他。

风琴师被带到大主教面前，大主教说道：

“您看，我专程从主教官来到这里听您的演奏。您也象佩雷斯师傅那样无情吗？他一直不愿意在圣诞之夜在我的大教堂弹奏管风琴，好让我省得走这么远的路。”

风琴师答道：

“明年，我保证满足您的要求。不过，即使把世上的黄金都给我，我也不再使用这架风琴了。”

“为什么？”大主教打断了他的话。

“因为……”风琴师脸色蜡白，他竭力想镇静下来，“因为这架琴又旧又不好使，不能达到预想的效果。”

大主教在亲随们的护卫下走了。贵族们的车也鱼贯离去，消失在邻近街角的拐弯处。教堂前厅的人群散了，教徒们朝着四面八方各自回去了。修道院的杂役准备关上内院的大门，这时隐约可见有两名妇女在圣菲力佩拱门下的圣像前划十字，他们又小声祷告了几句，然后便走了。他们拐进了杜埃尼亚斯胡同。

“亲爱的堂娜巴尔塔萨拉太太，您是怎么想的？”其中一个女人问道。“我就是这个脾气。每个疯子都有自己的老话题嘛……那些赤脚的圣芳济派修士们肯定对我说过这话，可是我半信半疑……那个人不可能弹得象我们刚刚听过的那么好……我在圣巴托洛梅教堂——那是他的教区教堂——听过好多次他弹琴，那里的神甫不得不把他赶出来，因为他弹得太糟了，听的人都得拿棉花堵上耳朵……所以呢，只能盯着他的脸，据说，脸是灵魂的镜子……我还记得，可怜的人，我仿佛还看得见他。我记得佩雷斯师

傅的脸，就在象今晚这样的圣诞之夜，他的美妙的演奏使大家都如醉如痴，而后，他走下台子……他的微笑多么和善，气氛多么热烈！……他虽然上了岁数，但却象个天使……不象那个人，那个刚刚磕磕绊绊地走下台阶的人，就好象在祭桌上有一只狗冲他大叫似的。他身上有股子死人味儿，还有……反正，我的好堂娜巴尔塔萨拉太太，您就相信我好了，完完全全地相信我吧。我怀疑这里头另有名堂……”

说完这句话，两个女人拐过街角，消失了。

我们没必要向读者介绍其中的一位是谁了。

#### 四

一年过去了。一天，圣伊内斯修道院的女院长和佩雷斯师傅的女儿轻声交谈着，她们的身体半隐在教堂唱经处的阴影下。塔楼上的大铃铛发出瘖哑的声音，召唤教徒们。修道院的前厅寂静无声，空空荡荡，偶而有人走过，来者饮一口圣水，然后便在教堂的中殿的角落处找个座位。里面已经聚集了几个教区的教徒，他们静悄悄地坐着，等待着子时弥撒的开始。

“您的恐惧真是太幼稚了，”女修道院长说，“您自己会认识到这一点的。教堂里没人了，今晚塞维利亚全城的人都一窝蜂地赶到大教堂去了。您来弹风琴吧，放心大胆地弹吧。我们都在这里……不过，您怎么还是一言不发？出什么事了？怎么了？”

“我……害怕。”姑娘激动万分地嚷道。

“害怕？怕什么？”

“我不知道……我是怕一种异乎寻常的东西……昨晚，我听见您说坚持让我在弥撒仪式上弹风琴，我感到受宠若惊。于是，

我就想修一下风琴的调音器，把琴音调好，好让您在今天为我的演奏感到惊喜……我来到唱经处……独自一人……我打开通向祭台的小门……这时大教堂的钟敲响了，在报时……我不记得是几点……不过，钟声异常凄凉，而且久久回荡……钟声就一直这样响着，而我就象钉在门坎上似的，一动不动。那段时间在我看来仿佛长得没有尽头。

“教堂里空无一人，黑漆漆的……在那边远处，在教堂的深处，有一线惨淡的光……那是祭坛上点着的灯……在荧荧的光线下，周围的阴影显得更加恐怖，于是我看见……我看见了。嬷嬷，请相信我，我看见了一个男人。他静悄悄地，背对着我所在的位置，用一只手在检查琴的键盘，而另一只手在调音……风琴响了，那声音无法形容，每个音符都如同压抑在金属管子里的呜咽，随着压缩空气在空间颤抖，然后变成低沉的、几乎无法察觉但依然准确的乐音。

“大教堂的钟声依然在响，报告着钟点。而那个男人仍在检查琴键。我甚至能听见他的呼吸。

“恐惧使我的血都冷了，我感到自己的身体变得冰凉彻骨，而我的太阳穴却火烫……于是，我想喊叫，想喊叫，但是喊不出来。那个男人转过脸，看着我……我说错了，他不是在看我，因为他是个瞎子……他是我父亲！”

“好了，姐妹，抛开这些幻觉吧，这是可恶的敌人企图要搞乱意志薄弱者的办法。……背诵‘无主经’吧，再向圣米格尔大天使长念诵万福玛利亚，他是天国的天使长，让他来帮助您对付邪恶的鬼魅。您把这条披巾戴在脖子上，这是曾经盖在圣帕科谬的圣体上的，能保护您免受诱惑。去吧，到台子上坐下来，弥撒要开始了。那些教徒们等得不耐烦了……您的父亲已经进入天国，

他从那里给他的女儿灵感，鼓励她参加这个庄严的具有如此虔诚感的弥撒。他不会吓唬您的。”

女修道院长回到唱经处她的位置上，置身于众人之中。佩雷斯师傅的女儿用颤抖的手打开了通向台子的小门，坐在风琴前的小凳上。弥撒开始了。

弥撒开始了。仪式在进行，没有发生任何异常现象，一直到祝圣式。在这一刻，风琴响起，而与此同时，传来佩雷斯师傅的女儿一声尖叫。女修道院长、修女们以及几个教徒都跑向台子。

“你们看哪！看哪！”姑娘大惊失色，一双惊恐的眼睛直盯着她刚从那里站起来的琴凳。她用痉挛的手抓住阶梯的把手。

所有的人都注视着那一点：风琴前空无一人，然而风琴依然在奏响……依然在响，发出了只有天使们才能模仿的音韵……当天使们沉浸在神秘的欢乐冲动中发出的音韵。

“我的巴尔塔萨拉太太，对这事儿，我是不是对您说过不知多少遍了，我是不是对您说过，这里也有鬼？您听见了吧？什么？昨天晚上您没去参加子时弥撒？不过，反正您马上会知道昨晚发生的事了。塞维利亚城全城的人除了此事不谈别的……大主教大人发怒了，他当然要发怒……他没出席圣伊内斯修道院的弥撒，没能亲眼见到这个奇迹……而这是由于什么呢？是由于要听一场难听的弹奏，因为听了那种演奏的人们说，那个讨厌的圣巴托洛梅教堂的风琴手在大教堂的演奏就是乌七八糟的大噪音……我早就说过，那个斜眼不可能弹奏出那么好的音乐，那是假的……这里另有名堂。果然，这名堂就是佩雷斯师傅的幽灵。”

# 《亚萨的诗》<sup>\*</sup>

(宗教故事)

数月前，我访问了著名的菲特罗修道院，并且还认真地翻阅了那座已被废弃的图书馆里的藏书。在一个角落里，我发现了两三本相当古旧的乐谱集，书上落满灰尘，甚至连老鼠也开始啃啮书页了。

这是《亚萨的诗》。

我不擅长音乐，但是我非常热爱音乐，尽管我不懂，但是我常常爱拿起一本歌剧的乐谱浏览，看着一组一组差不多堆在一块儿的点点、道道、半圆圈、小三角以及其它诸如此类被称作谱号的东西。这一切我一窍不通，而且也没有从中得到什么好处，但是我就以此来消磨时间。

由于我的这个怪癖，我看了看这几个本子。首先引起我注意的是，在最后一页上有一个拉丁字，这个字在所有的作品中是最常见的：finis。然而实际情况是，《亚萨的诗》没有完成，因为音乐部分只写到诗作的第10段。

毫无疑问，这一点首先引起了我的注意。但是，后来当我仔

---

\* 《亚萨的诗》是《圣经·诗篇》的第五十一篇。——译者注

细翻阅乐谱时，更使我惊奇的是，不同于所有乐谱中常见的意大利文术语，诸如快板、渐慢、更快、随意地、自由地\*等，而是竟然出现了一行行用小字写成的德文句子，其中有些句子作出极为高难的提示。比如：“发出撕裂声……骨头发出撕裂声，如同从骨髓中迸发出的叫喊”，或者是“弦乐发出不和谐的嗥叫，管乐奏出震耳欲聋的巨响；所有的乐器同时奏响，但彼此泾渭分明，这一切便是人类，在哭泣和呻吟的人类”。而其中最奇特的一段，肯定是诗篇最后一段的末尾的话：“音符是外表覆盖着肉的骨头；不熄的火，天国及其乐声……用力！……用力且柔和。”

我好不容易连猜带译地看完了这些句子，有些字母简直象是个疯子胡乱涂抹的。于是我便向陪同我参观的一位小老头发问：

“您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

老人便给我讲述了下面的故事。

## —

很多年以前，在一个漆黑的雨夜，一个朝圣者来到这座修道院的大门口。他要借个火烤烤衣服，讨一块面包充充饥，再借宿一夜，次日天明他就上路。

执事僧把自己简单的饭食、简陋的床铺和火塘都让给了这个行路人。他稍事休息之后，执事僧便向他问及他朝圣的目的地和他要去的地方。

“我是个音乐家。”那人答道，“我出生在一个离这里很远的地

---

\* 原文为意大利文。——译者注

方。在我的家乡，我曾经是极有名望的人。我年轻的时候，把我的艺术变成一件进行诱惑的强大武器。运用这件武器，我燃起了导致我走向罪孽深渊的欲火。我上了年纪之后，想把过去用于作恶的才能用来行善，在哪里犯下罪就在哪里赎罪。”

虽然执事僧对陌生人这番令人费解的话并不十分明白，但是他开始对这个人产生了好奇心，于是就继续向他提问，陌生人接着回答：

“在我灵魂深处，我为过去犯下的过失而悔恨。当我要向上帝祈求怜悯时，我却无法用恰当的言辞表达我的忏悔之情。有一天，我偶然看到一本圣书。我打开了书，见有一页上写着一句发自肺腑的忏悔词，那是大卫的赞美诗，开头一句是：‘我的亚萨的诗啊，上帝！’\*自从我读了那些诗词，唯一的念头就是为这首神勇之王的不朽悲歌配上曲子，一部宏丽、崇高、足以与诗作相称的曲子。直到现在我也没有写出来。但是，我要是能够把我内心的感受表达出来，我要是能够把我脑海中隐隐约约听到的东西表达出来，我肯定会写出一部世人从未听过的《亚萨的诗》。它将是那么美妙，那么令人心碎；当听到第一个乐句，天使们便会与我应和，他们的眼里饱含热泪，向着上帝喊道：宽恕吧！而主便会接纳他的可怜的孩子。”

说到这里，朝圣者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他喘了口气，又接着说下去。执事僧、修道院的几个杂役还有修道士们牧场上的两三个牧人在火旁围了个圈子，沉默不语地听他讲。

他说道：

“我走遍了德国、意大利和这个古老国家的大部分地区研究

---

\* 原文为拉丁文。——译者注

宗教音乐。但是至今我也没有听过一首可以给我以灵感的《亚萨的诗》。一首也没有，没有。而我已经听了那么多，我可以这样说，我已经听过所有的了。”

“所有的？”一个牧人打断了他的话，“你还没听过‘山上的亚萨的诗’吧？”

“‘山上的亚萨的诗’！”音乐家用惊异的语气喊道，“这是什么样的《亚萨的诗》呢？”

“我刚才不是说了嘛？”牧人嘟囔着，然后用神秘的语调说道，“那个《亚萨的诗》，只有那些象我这样整天跟在牲畜后面，在荒草丛中和岩石间钻来钻去的人才能偶而听到。那确实是个有趣的故事，一个古老的故事，但是很真实，真实得似乎让人无法相信。在谷地边缘耸立着群山，山中最峰峦起伏、层岩迭嶂的地方有一座修道院，好多年前就有了。嘿，我怎么说成好多年了！是好几百年了。那是座著名的修道院，据说是一位领主老爷用自己的钱修建的。而那笔钱本来应由他儿子继承，但他在死之前，由于对儿子的恶行感到痛心，就不让他继承了。到那会儿为止，一切都还不错。可是，问题是他的儿子——从后来这个家伙的所作所为看，真是个泼皮无赖，要不简直就是魔鬼本身——得知他的财产在教士们手中，而且他的城堡已经变成了教堂，于是便纠集了一帮子强盗——那是他在离开父母之家开始了堕落生活之后认识的同伙——，在一个濯足节的夜晚，当修士们都在唱诗时，就在他们要唱或者刚刚开始唱《亚萨的诗》的时候，强盗们把修道院点着了，洗劫的教堂，<sup>1</sup>不管三七二十一，杀死了所有的修士。他们犯下了这桩罪之后，便走了。那个搞煽动的家伙也跟着他们一道走了，到不知什么地方去了，也许是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了。大火把修道院烧成一片瓦砾堆，教堂的废墟还立在凹形岩石的脚下，

一道瀑布就从岩石那里流出，水流在岩石之间碰撞，然后汇成一条溪流，顺着修道院的墙边流过。”

“可是，”音乐家不耐烦地打断了牧人的叙述，“那《亚萨的诗》呢？”

“别着急呀，”牧人慢吞吞地接着说，“得有条有理地讲才行啊。”

他说完这句话，又继续讲他的故事：

“住在附近的人们对这次杀人放火的罪行气愤得不得了，父传子，子传孙，人们在长长的不眠之夜，怀着恐惧的心情讲这桩事。但是，使人永远记住它的是，每年逢此夜，使能看见一闪一闪的灯光从教堂破败的窗户射出来，隐隐约约地能听见随夜风飘过来的时断时续的奇特音乐和凄惨的歌声。这是那些死去的修道士们唱的，可能他们还没有洗净自己的全部罪行，无法升到主的宝座前，所以他们从炼狱里唱着《亚萨的诗》，祈求主的宽恕。”

四周的人将信将疑地你看我，我看你，只有那个朝圣者似乎被这个故事深深打动了，他焦急地问那个讲故事的人：

“您是说，这桩奇迹还会出现？”

“不出三个小时肯定会出现，因为恰恰今夜就是濯足节之夜，修道院的钟刚刚敲过8点。”

“那座修道院离这里有多远？”

“差不多有一个半西班牙里\*……可是您要干什么？这样的夜晚您想上哪儿去？您太冒险了！”当大家看到朝圣者从椅子上站起来，拿起手杖，离开火塘向门口走去时，嘟囔起来。

---

\* 西班牙里约等于5.5公里。——译者注

“我上哪里去？我去听那神奇的音乐，去听伟大的、真正的《亚萨的诗》，出自那些死而复生的人，他们深知死于罪孽的滋味。”

他边说边从那个目瞪口呆的执事僧和同样呆楞的牧人面前消失了。

风在怒号，刮得一扇扇的门嘎吱吱地响，仿佛有一只强有力的手使劲地要把门从门轴上拔下来。雨下得很紧，雨点抽打着玻璃窗。天空不时亮起闪电，瞬间照亮了从窗户上映出的整个地平线。

这几个人刚从震惊中清醒过来，执事僧大声说：

“他疯了！”

“他疯了！”牧人们附和着说。他们重新拨旺了火塘，又围着火坐下来。

## 二

被修道院里的人称作疯子的那位神秘人物走了一、两个小时的路，涉过一条小河的溪流，这就是那个牧人给他讲的故事中的那条河。他来到了那个矗立着的黑黝黝而令人生畏的修道院的废墟。

雨已经停了，天上浮动着一团团的乌云，从云的缝隙中时而闪现出一道转瞬即逝的可疑的白光。当风猛烈抽打着坚实的壁柱，刮过修道院空旷的庭院时，仿佛发出如泣如诉的声音。然而，任何神秘的、奇特的事情也没发生。对于那位曾经不止一次地露宿在废弃的塔楼或孤零零的城堡残址上的人，对于那位在漫长的朝圣之路上经历了成百上千次危险的人来说，这些怪异的声响是

司空见惯的。

水滴从破旧的拱门的缝隙中渗漏下来，滴落在石板上，发出有节奏的滴答声，如同钟摆似的。一只猫头鹰发出哀啼，它躲藏在一座石雕圣像的光环下，而石像依然立在墙上的凹龛里。爬虫们被暴风雨惊醒，窸窸索索地动着，从栖身的裂隙中探出畸形的脑袋，或者从祭坛脚下的野草丛中和荆棘丛中爬出，从坟墓的石碑接缝处爬出。所有这些来自旷野、来自空寂、来自深夜的奇奇怪怪而神秘的窃窃之声，都清晰地传到朝圣者的耳朵里。他坐在一座坟墓的残破石像上，焦急地等待着出现奇迹的时刻。

时间一点点地过去了，什么事也没发生，而那些形形色色的模糊不清的夜声仍在响，并且组合成各种不同的噪音，但依然还是那些声音。

“我是不是上当了？”音乐家想。然而就在那一刻，他听到一个新的声音，一种在那个地方所无法解释的声音，仿佛是挂钟在报时之前几秒钟时钟摆在转动，钟弦拉长了，钟内机械发出低沉的摇动节奏，准备启动它的奥妙的机器的生命力。钟声响了，两下……三下……直到十一下。

在坍塌的修道院里并没有大钟，也没有挂钟，连钟楼都没有。

钟的最后一响尚未消失，余音袅袅，空气中还可以感到音波的震颤。突然，一切都赫然亮了：整个教堂，连同覆盖在石雕圣像上的花岗岩华盖，祭坛上大理石台阶，尖拱方石，唱诗班栏杆的透雕，柱顶的垂花饰，围墙上大块的污渍，地板和拱顶。然而却见不到一支火炬，一支大蜡烛或一盏灯，不知那奇特的亮光来自何处。

教堂的景象仿佛是一具骷髅，从它黄色的骨架中冒出含磷火的有毒气体，它发出蓝光，摇曳不定，令人恐惧，蓝光照亮了黑

暗，向四周播撒着烟雾。

一切都显得有生气了，而有生气是因为这种使死亡具有嘲弄生命的反作用的复活性运动所造成的。这种一瞬间的运动，比死尸因不可知力而摇摇晃晃的迟缓动作更加可怕。石头与石头重新汇集到一起，祭坛——其破损的破石散落在地上——重新立了起来，完整无缺，就象是工匠刚刚用凿子完成了最后一道工序。与此同时，被毁坏的祈祷室、破损的柱头和拱门的无数破碎部件——曾经互相交迭地胡乱连在一起——都复原了，与许许多多的柱子组成了用斑岩开凿的迷宫。

教堂刚一恢复原形，就听见远远的歌声，几乎与风声混合了。但是，那是依稀传来的庄严的歌声，仿佛来自大地的深处，歌声渐渐升高，越来越清晰。

大胆的朝圣者有些害怕了。但是，他对罕见而奇妙事物的狂热感战胜了恐惧。他在这种狂热精神的驱使下，离开了他栖身的那块墓地，从泻下急流的悬崖边探下身，从岩石上飞溅而下的水流发出连续不断的惊人的雷吼。朝圣者感到毛骨悚然。

他看见被杀死后从教堂的护栏上扔进深谷的修道士们的尸骨从水中站起来了，用白骨森森的长手指抓住岩石的缝隙，向上攀登，一直爬到悬崖边上。他们裹着褴褛的僧袍，风帽湿淋淋，帽子的皱褶下面露出赤裸裸的颌骨、一口白牙和头盖骨上两个黑洞洞的眼窝，这三部分形成鲜明的对比。他们用低低的，阴沉沉的，充满了刻骨铭心的痛楚的噪音，念诵着大卫的赞美诗中的第一节：

我的《亚萨的诗》啊，上帝！  
请以慈悲为怀啊！

当修道士们来到礼拜堂的列柱廊时，他们排成两行走进去，跪在祈祷处，用更加高昂而庄严的声音继续吟诵赞美诗的诗句。音乐合着歌声的节拍，而那音乐就是暴风雨平息后远处的雷声，是山坳里的萧萧悲风，是瀑布溅落在岩石上漏下的水滴的单调水音，是躲藏在暗处的猫头鹰的凄啼与蠢蠢欲动的蛇发出的咝咝声。这一切混合成音乐以及某种无可言喻的、不可思议的元素，似乎是管风琴的回声，伴随着大卫王的动人心魄的赞美诗中忏悔的诗句，其音符与旋律就如同那些令人生畏的诗句本身一样动人心魄。

仪式在进行。音乐家身历其中，心动神摇，同时又感到恐怖。他觉得自己已经脱离了尘世，正置身于梦境中的鬼域，那里一切东西都奇形怪状，光怪陆离。

一阵极强烈的震撼把他从全神贯注的麻木状态下惊醒，他感到由于极度的亢奋而神经崩裂了，牙齿打战，浑身颤抖得无法抑制，冷彻骨髓。

就在那一刻，修道士们唱出《亚萨的诗》中这样惊心动魄的诗句：

由于我母亲的原罪，  
我诞生于躁动之中\*。

他们高声唱着，歌声在一个个的拱顶下回荡，接着爆发出一声可怕的呼号，仿佛是一声震撼整个人类的充满悔罪感的痛苦呼号；仿佛是一声令人恐怖的呼号，它包含了对所有不幸的悲叹，

---

\* 诗句原文为拉丁文。——译者注

对所有绝望的怒吼，对所有残酷行径的恶毒诅咒。这是一部怪异的音乐，恰如其分地表达出那些生活在罪孽之中并且饱受折磨的人的感受。

歌声仍在回响，时而极悲切极低沉，时而如同刺破风暴中乌云的一缕阳光，引发出瞬间的欢乐，甚至由于这一突然变化而使得教堂大放光明，笼罩在天国之光中。而修道士们的骨架上复生出肌肉，一轮灿烂的光晕在他们头顶上闪耀。圆屋顶崩坍了，可以看到天空。天空如同光辉的海洋，在正直的基督徒面前伸展开。

炽天使、天使长和众天使以及众神祇用赞美诗为这首《亚萨的诗》伴唱，而这首诗歌已传到主的宝座前，如同一股和谐的音流，如同大团旋转的充满声音的烟雾。

我听到了你的声音，我快乐而激动，  
我卑微的肉体开始有了生命\*。

就在这时，耀眼的光芒晃花了朝圣者的眼睛，他的太阳穴在猛烈跳动，耳朵嗡嗡作响，他昏倒在地上，什么也听不见了。

### 三

次日，那些安分守己的修道士们（执事僧已经告诉他们头一天晚上发生的事）看见那个陌生的朝圣者走进门，他脸色苍白，丧魂失魄。

---

\* 原文为拉丁文。——译者注

“您终于听到《亚萨的诗》了吗？”执事僧揶揄地问他，并且偷偷地向那些地位比他高的修道士们递了个俏皮的眼色。

“是的。”音乐家回答。

“那么，你觉得如何？”

“我要把它写出来。请在贵院给我个栖身之处。”他对修道院院长说，“一个栖身之处和够吃一个月的面包，而我将给你们留下一部不朽的艺术杰作，一个在上帝面前为我涤罪的《亚萨的诗》，它将使我永生，也将使你们这座修道院永垂青史。”

修道士们出于好奇，怂恿院长答应他的要求。尽管院长仍认为他是个疯子，但是出于怜悯，终于同意了。音乐家在修道院中住下并开始工作了。

他日以继夜地拼命工作，在工作中间，他常常停下来，似乎听到了什么在他脑海中回响，他眼睛睁大了，从座位上跳起来大喊：

“就是这样！这样！这样！肯定是的……是这样！”然后他便继续以疯狂的速度谱写。其速度之快，令那些旁观者钦佩不已。

他写出了最初几首以及后来几首的曲子，直到完成了这首诗作的一半。但是，当进行到他在山上听过的最后一部分时，他写不下去了。

他写了一部，两部，一百部，两百部草稿，然而都不行。他写出的曲子与他记下的曲子不同。他食不安，寝不寐。他的脑子发狂了，于是失去了理智。他死了，《亚萨的诗》没有完成。由于这部作品被视为怪异之作，修道士们在音乐家死后就把它封存起来，直今还放在修道院的档案里。

小老头给我讲完了这个故事，我不由自主地回眸看了看那部

尘封的，古旧的《亚萨的诗》手稿，它摊开放在一张桌子上。

由于我母亲的原罪……

这句诗就写在在我面前翻开的这一页上，似乎在嘲笑我，用其曲谱、其谱号和修道士们无法辨认的字母在嘲笑我。

我宁愿献出一切，只要能看懂这部作品。

谁知道呢，这也许不是一种狂热之举？

# 魔鬼十字架

这个故事，你信也好，不信也好，我并不在乎。我爷爷讲给我父亲听，我父亲讲给我听，现在呢，为了解闷儿，我再讲给你听。

---

经过令人疲惫的跋涉，我们到达了贝威尔，这是我们旅途的终点。此时，黄昏的轻柔的雾霭开始在风暴如画的塞格雷河岸上漫延开来。

贝威尔是个小市镇，座落在一座小山的山坡上。山后是巍然耸立的比利牛斯山，山峰陡峭，云遮雾障，如同一座庞大的花岗岩阶梯剧场的层层台阶。

在一片青翠的草原上散布着一些白色的房舍，从远处看去，仿佛是一群鸽子，它们从天上落下来，到河边饮水。

小河在一片光秃秃的山岩脚下转弯了，而山岩上还清晰地留有古代建筑的遗迹，表明这里便是乌海尔伯爵领地及其最重要采邑间的古老的分界线。

一条蜿蜒的山路通到这里。山路的右边流淌着河水，沿着弯

弯曲曲、绿荫荫的河岸逆流而上，便看见一个十字架。

十字架的竖杆和横臂是铁的，圆形基座是大理石的，基座下的台阶是用深色的成块的方石砌的，相接得很粗糙。

岁月的侵蚀使得金属长满了锈，十字架连同基座都朽坏了。在裂缝处长出了几株攀缘植物，枝蔓交错，一直爬到十字架的顶端。旁边一棵古老的、枝叶繁茂的圣栎树充当着十字架的华盖。

我比我的旅伴们早到了几分钟，于是我勒住我那匹瘦马，静静地看着那个十字架，它沉默而朴实无华地象征着久远年代的信仰与虔诚。

在那一刻，在我的脑海中，许许多多念头纷至沓来。这是些虚无飘渺的念头，彼此相混，如同一束肉眼看不见的光线。四周笼罩着一片孤寂和薄暮中的静谧，我的灵魂感到隐隐的忧郁。

我被一种自发的、说不出来的宗教意识驱使，机械地下了马，站在地上。我摘下帽子，开始在记忆的深处寻找儿时学过的一段祷词。这是那种能自然而然地从嘴里念出的祷词，念出之后，压抑的内心便会感到舒畅，就象眼泪似的，流出来就会减轻痛苦。消除痛苦就是用这种方式。

我已经开始小声祈祷了，突然觉得有人使劲摇我的肩膀。我转过脸一看：一个人站在我身旁。

他是我们雇的当地向导，此刻一脸无可名状的恐怖表情。他拼命拖着我跟他走，并且拿起我手中的毡帽扣在我头上。

我最初的反应是又惊又怒，我瞪着他，眼光就象一个强有力然而无言的问号。

那个可怜的人毫不退让，仍然用力拉我离开那里。他用下面的话回答了我的疑问，当时我虽然不明白，但是他的话里有一种语调使我害怕。

“看在您死去的母亲的份上！看在您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神圣之物的份上，少爷，求你把帽子戴上，赶快离开这个十字架吧！您是不是求告无门，上帝的帮助您都觉得不够，还要去求助于魔鬼？”

我默默地看了他一会儿，老实说，我觉得他疯了，但是他继续用那种激烈的语气说：

“您在寻找分界线，那么好吧，如果您在这座十字架面前请求上苍赐给您帮助的话，那么附近群山的山峰一夜之间就会长高，高到挨近最遥远的星星了。这就是因为我们一辈子从未找到过分界线。”

我忍不住暗自微笑了一下。

“您在嘲笑？……难道您认为那是个神圣十字架，就象我们的教堂的门廊上的十字架吗？……”

“难道还有人怀疑吗？”

“那么您是完完全全地上当了，因为那个十字架——除了属于上帝的部分之外——是被诅咒的……，那个十字架属于一个罪恶的灵魂，所以我们叫它魔鬼十字架。”

“魔鬼十字架！”我重复着，一边服从了他的要求。我自己还没意识到，一种不自觉的恐惧感控制住我的整个儿灵魂，并且仿佛有一股陌生的力量推动我离开那个地方。“魔鬼十字架！从来没有一种把两个最不可思议地对立的概念混杂在一起的谬论竟然能如此伤害我的思想！……十字架和……魔鬼！嘿！去它的吧！一到镇上，你必须给我解释这个荒唐的邪事！”

就在我和向导简短交谈的时候，伙伴们已经策马赶上来，我们站在十字架下，他们环绕在我们周围。我三言两语地向他们解释了刚刚发生的事，然后重新骑上那匹瘦马。当我们在贝威尔镇

上一家最偏僻，最阴沉的客栈前下了马时，教区里各教堂的钟都敲响了，缓缓地召唤人们做晚祷。

## 二

在宽大的炉膛里燃烧着一段粗大的栎树干，红蓝色的火苗在树干上盘旋起舞，火花飞溅。我们的影子颤抖地映照在四周黑乎乎的墙上，随着时亮时暗的炉火，影子也一会儿小，一会儿变得巨大。我们围坐在火旁，一只用西洋接骨木做的杯子（里边盛的可不是水）时而满，时而空，象个水车的戽斗。杯子在我们中间已传了三巡了，大伙儿都焦急地等着听关于魔鬼十字架的传说，把这个故事权当作我们晚上刚吃过的这顿粗茶淡饭的饭后甜点。那个向导第二次咳嗽了一声，喝干了最后一口酒，用手背抹了下嘴，便开始讲了。

“在很久很久以前，我也不知有多久，反正那会儿摩尔人还占着西班牙的大部分土地，而我们的国王们还只被称作伯爵，村村镇镇都算作领地，归领主们所有，而他们呢，再效忠宣誓，服从比他们更强大的人。我要给你们讲的故事就发生在那个时代。”

说完了这段有关历史的简短的开场白，今晚聚会的主角沉默了一会儿，好象要理顺回忆，然后他接着讲下去。

“事情是这样的，在那个遥远的年代，这个小镇和其它几个村镇都是一位高贵的男爵的祖产。在一座石头山的山顶上，屹立着男爵的城堡，已有几百年的历史了。山脚下是塞格雷河，城堡就用这条河的名字命名。

“一些残缺不全的废墟可以证明我讲的事实，废墟上长满了砾

芥和苔藓，从通向镇子的那条路上可以看得见废墟的顶。

“我不知道是幸运还是厄运，鬼使神差地，这位老爷——由于他凶残，臣民们痛恨他；由于他的恶行，连国王都不许他进入宫廷，邻近的人们不许他到他们的家去——居然厌烦了住在他的祖先们悬在岩石绝顶的石头巢穴中，在那里陪伴他的只有阴郁的心情和数名弓弩手。

“他日日夜夜绞尽脑汁地想找到一种合他心意的消遣。但是，他已经懒于再向邻近领主们发动战争，懒于再次拷打奴仆或者吊死他的属民了。因此，找消遣是很难的。

“就在这时候，据那些熟知这个故事的人说，他脑子里冒出个正经念头，不过还谈不上是善念。

“他得知其它一些大国的基督徒们准备乘坐一条巨大的战船出发，去一个奇妙的国度争夺我主耶稣的圣墓（当时被摩尔人占据），于是他决心跟他们一起去。

“谁也不知道他这样做是为什么，也许是为了赎他的罪——那可真不少——而血洒圣战场，或者是想换个地方，在那儿他的劣迹不为人知。但事实是，在大人和小孩，平民和贵族的欢庆声中，他用一笔巨款作代价，让他领地里的百姓们赎了身，他自己搜刮了所有能弄到手的钱。他自己的产业，他只留下了父亲的遗产：塞格雷石山和城堡的千座塔楼，然后他就一下子消逝得无影无踪了。

“在一个时期内，整个这一地区的人们呼吸到了自由的空气，他们仿佛从一场恶梦中醒过来。

“在他们那些本该挂着果子的树上，不再悬吊着人了；村姑们也放开胆子，头顶水罐到村外路旁的泉边去汲水了；牧人们也赶着羊群，顺着深山里的羊肠小道，攀上塞格雷山，他们不再害怕

与他们可爱的领主手下的弓箭手们在山道上狭路相逢了。

“这样过了三年，恶骑士（人们都这样叫他）的故事只有老太婆们才讲，她们在漫长的冬夜用低沉的、吓人的声音给受惊的孩子们讲。对那些不听话的或者好哭的小家伙们，母亲们就吓唬他们，说：‘塞格雷领主来了！’就在这个时候，我不知是在一个白天还是一个夜晚，我也不知是从天上掉下来还是从地狱里冒出来的，令人畏惧的领主真的出现了，就象人们常说的，活生生地在他过去的属民中间出现了。

“我不想形容这个晴天霹雳造成的后果：你们能想象出来，比我描述的还清楚。我只告诉你们一点就够了：他回来要求他已经卖掉的种种特权。如果说他走的时候是个坏人，那么他回来时变得更坏了。如果说他去打仗之前是个身败名裂的潦倒之徒的话，那么此刻他只剩下破罐破摔的心理，他的长矛和半打亡命徒，这帮子人与他是一丘之貉。

“百姓们理所当然地抗捐，那是他们花费多大代价才得以免除的。但是，领主放火烧了庄园，烧了田间房屋，烧了庄稼。

“于是人们便求助于国王的法律，但是领主取笑了至高无上的伯爵们的法律信件，他把那些信件钉在塔楼的侧门上，还把信使们吊在栎树上。

“人们被激怒了，他们再也没有别的出路了。最后，他们祈求上帝保佑，然后便造反了。而领主就去召集他的党羽，召唤魔鬼的帮助，他盘踞在石山上，准备开仗。”

“战斗开始了，那是骇人的，血腥的。所有的武器都用上了，所有的地方都在打仗，每分每秒都在打仗：人们用剑与火拼杀，日以继夜地拼杀。那种情景不是为生存而打仗，而是为打仗而生存。

“终于，正义的事业获胜了，你们请听吧，胜利是这样得来的：

“一个漆黑的夜晚，伸手不见五指，大地万籁俱静，天上没有星光。堡垒里的老爷们由于刚刚打了次胜仗，正在沾沾自喜，他们忙着瓜分赃物，一个个都喝得酩酊大醉。就在他们狂饮无度时，他们唱起歌，赞美自己的邪恶的主子。这是亵渎神明的歌。

“就象我说过的那样，在城堡四周没有任何动静，除了那亵渎神的歌引起的回声在黑夜里四处飘荡，仿佛是裹在地狱的旋风里游荡的被诅咒的灵魂。

“粗心大意的哨兵们偶而向村镇方向注视一会儿，那里一片寂静，于是他们就枕着长矛的粗杆睡着了，丝毫也不担心会有突袭。就在这个时候，几个视死如归的村民，在夜色的掩护下，开始向阴森的塞格雷石山攀登。当他们到达山顶时，恰是午夜时分。

“到了山顶，剩下的事就好办了。哨兵们还没醒过来就被杀死了；吊桥和栅栏上放上了松明火把，火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点着了围墙；这几个村民趁着混乱，在大火中杀开一条路，一眨眼的功夫，他们就干掉了这个据点里的人。所有的人都死了。

“第二天，当黎明的曙光开始照亮了欧洲刺柏高大的树冠时，倒塌的塔楼被烧焦的瓦砾还在冒烟。从塔楼宽大的缺口望去，光线照在上面闪闪发亮，一眼就能看到在宴会厅里一根黑柱子上挂着令人生畏的首领的甲冑，而他的满身血污的尸体就躺在破碎的地毯上和灼热的灰烬中，与他那些烧得黑乎乎的小伙伴们非常相似。

……

“时间在流逝，荆棘从开始在荒芜的庭院里蔓延滋生，野藤

缠绕在草丛中，蓝色的喇叭花悬吊在雉堞上。只有飘浮不定的轻风，夜鸟的鸣叫和爬虫滑过高高的野草时的窸索声，时不时地打破那个受诅咒地方的死一般的沉寂。在月光下，城堡旧主人的未被掩埋的尸骨泛出白色，甚至还能看到塞格雷领主的甲冑挂在宴会厅焦黑的石柱上。

“没有人敢碰那件东西，但是在人们中流传着许多有关的传说。对于那些曾经见过那件盔甲在阳光照射下闪闪发光的人，此物便成了没完没了的流言蜚语和恐怖气氛的根据。那些人还确信，他们在深夜里依稀听见金属的铿锵，那是当刮风时，盔甲相碰撞，发出幽长凄凉的呻吟声。

“尽管围绕着这副盔甲出现了那么多荒诞不经的传说，而且这些传说在附近居民中间悄悄地一传十，十传百，但是这不过是说说而已，由此而产生的唯一实实在在的恶果，就是在当时造成了稍显突出的恐怖气氛。每个人都竭力掩饰自己的胆怯，就象俗话说的，都强打着精神。

“如果从此以后再不发生那类事，本来就可以天下太平了。但是，魔鬼对它干下的罪恶好象还不知足，它肯定得到了上帝的允诺，想要让这个地区的人赎赎罪，于是又卷土重来了。

“自那时起，那些本是无稽之谈的传说开始变得有根有据，而且越来越象是真的了。

“果真，有几天的夜晚，整个村镇的人都能看到一个奇怪的现象：

“在黑暗的阴影里，在远处，有几点神秘的、鬼火似的光亮，一会儿飘上塞格雷石山上曲曲折折的山道，一会儿又踟躅在城堡的废墟间，一会儿又摇摇曳曳，在暗中迂回；在天空的衬托下，光亮好象在移动、汇合、消失、再出现，最后又消失在不同的方

向。没人知道这光亮来自什么地方。

“在一个月里，这种怪现象出现了三、四次。惶惑的村民们不安地等待着这一神秘事件的后果。事隔不久真相就暴露了：有几处农舍被烧毁了，几头牛不见了，几个过路人的尸体从悬崖上被抛了下来。这一切给这一地区方圆十西班牙里的人们敲响了警钟。

“一切都清楚了，有一伙歹徒藏身在城堡的地穴里。

“最初，这些家伙只是偶尔出现在沿河岸的森林中的某些地方；而最后，他们占据了山上几乎所有的隘道，埋伏在各条道路上；他们洗劫村镇，从山上呼啸而下，洪水般地席卷了平原地带，他们在那里无一遗漏地毁掉了一切。

“被害人数不断增加，姑娘们失踪了。而他们竟然不顾母亲们的哀告，把婴儿从摇篮中扔出来。人们还发现，歹徒们在恣意狂欢时，用从遭劫的教堂中抢掠的圣杯当作酒杯。

“恐怖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当召唤祈祷的钟声响起时，没人敢离开家去教堂，即使在家里都不是永远能保护自己不受石山匪徒的迫害。

“但是，这些人究竟是什么人？他们是从哪里来的？他们的神秘首领叫什么名字？这就是所有的人想解开的谜，然而当时却没人能解开。尽管据观察（当然只是观察），领主的那副盔甲已经从原来挂着的地方消失了。后来有几个农民肯定地说，那伙邪恶的匪徒的头子就是穿着与这一副极其相似——如果不说是同一副的话——的盔甲，走在队伍的前头。

“如果去掉鬼怪的成分——它渲染了恐怖而且也使歹徒们的行动变得神乎其神——的话，这些一而再、再而三发生的罪行根本不是什么超自然的或者怪异的。

“匪徒的特点本来就是凶残成性，而匪首把塞格雷领主遗弃的盔甲据为己有也是很自然的。

“但是，一个在最近一次冲突中被俘的匪徒临死前说出的一番话，却使那些心存疑虑的人更加惶恐不安了。他大致是这样交待的

“我出身于贵族家庭。年轻时，我放荡无羁，大肆挥霍，干下许多坏事。结果，我负债累累，我父亲诅咒我，在他临死的时候，剥夺了我的继承权。我孤身一人，身无分文。于是，想必是魔鬼（肯定是的）怂恿我纠集了一伙象我这样穷困潦倒的年轻人，我用将来可以花天酒地、自由自在而且大富大贵来引诱他们，于是他们毫不犹豫地同意了我的计划。这些快活的、胆大包天的小伙子组成了一个团伙，决定从此以后闯荡江湖，凭自己的能耐吃饭，直到上帝按他的意愿给每个人安排归宿为止，就象我今天这样。为此，我们选择了这个地区作为以后作案的地点，而且还选定了塞格雷的废城堡作为集合地，那是个安全可靠的地方，一是地势好，二是老百姓的迷信和畏惧对城堡的安全有好处。一天晚上，我们聚集在破旧的连拱廊下，围着火堆，红红的火光照亮了空旷的回廊。大伙儿吵吵闹闹地争论着该选谁当头儿，每个人都夸耀自己的本事，我也不示弱。有些人交头接耳，目光凶狠；有些人醉醺醺地扯着嗓子大喊大叫；大伙儿都要拔刀相见，一决雌雄。就在此时，我们突然听见一阵武器碰撞的声音，还伴随着空洞而响亮的脚步声。脚步声越来越清晰，我们都慌了，向四周疑惑地看了看便都站了起来，抄起了家伙，决心拼个你死我活。但是，我们不由自主地呆住了，面前出现了一个身材高大的男子，迈着坚定、均匀的步伐，向我们走来。他从头到脚全副武器，脸部被头盔的护眼罩挡着。他拔出一柄两个男子也

未必搬得动的长剑，把它放在破败的连拱廊的一段残基上，用象地底流水似的又空又低沉的嗓音喊道：如果你们中间有人胆敢在我住的塞格雷城堡称王称霸，就拿起这把剑，它是权力的象征。我们大家都噤若寒蝉，直到清醒过来，才高声喊着，尊他为首领，然后献给他一杯葡萄酒，但是他打手势拒绝了，也许是不想露出他的脸吧。我们竭力想透过护眼罩上的铁网看清他的面目，然而我们的视线依然达不到。那一夜，我们都立下了惊人的誓约。第二天夜里，我们便开始干起了杀人放火的勾当。每逢干这种勾当，我们的神秘首领总是走在大伙儿的前面，大火挡不住他，危险吓不倒他，眼泪也感化不了他。他从不开口，但是，当我们的双手沾满鲜血时，当被大火烧毁的教堂坍塌时，当女人们惊恐万状地在废墟中四散逃跑时，当孩子们痛苦地叫喊时，当老人们被我们殴打致死时，他就会对呻吟，对惨状，对哀恸而发出狂喜的哈哈大笑。得胜之后，他从不脱下铠甲，也不摘下头盔上的护眼罩，也不参加醉饮狂欢，也不蒙头大睡。砍在他身体上的剑，只是插进铠甲里，既不能杀死他，也不会见血。火焰烧红了他的背甲和锁子甲，而他在火中面不改色，不断追寻着新的牺牲品。他漠视黄金，厌恶女色，权力也不能让他动心。在我们之间，有些人把他看作是一个怪异的人；另一些人认为他是个破落贵族，出于仅存的廉耻心便蒙住脸；也不令人坚信他就是魔鬼的化身。’

“说上述话的人死了，嘴角上挂着嘲弄的微笑，他没有忏悔自己的罪过。以后，还有几个歹徒先后落得同样的下场。然而，那个令人生畏的匪首却继续招兵买马，从未停止过他的毁灭性的破坏。

“本地区的不幸的居民们越来越焦虑和绝望，他们自己已经

没信心采取措施一举结束这种日益难忍而凄惨的局面了。

“离村镇不远有一座茂密的森林，在林子深处，有一个小小的寺院，供奉着圣巴托洛梅。一位圣洁的人隐居在那里，他以慈悲为怀，行为堪称典范。由于他给人以忠告和灵验的预言，人们都尊他为圣人。

“于是，贝威尔镇的居民们便祈求这位令人尊敬的隐士，凭借他的机谋和众所周知的智慧，解决这个棘手的难题。隐士通过他神圣的守护神——诸位都知道，这位神祇熟知魔鬼的习性，而且不止一次地降服过魔鬼——请求上帝保佑，然后，他建议村民们在那条蜿蜒直上，通到岩石山（城堡就在山顶）的石径旁设下埋伏，并且嘱咐他们，一到那里，不必用别的武器去抓匪首，只需念一段奇妙的祷词就可以了。他让村民们牢记在脑子里，而后据讲故事的人们说，圣巴托洛梅就曾用这段祷文擒住了魔鬼。

“这个计划付诸实施了。人们满怀希望地等待着结局。次日，当太阳还没照到贝威尔教堂高高的尖塔时，村民们就已成群结队地聚集在中心广场上了。他们一个个表情高深莫测地交谈着夜里发生的事情：臭名昭著的塞格雷匪帮的首领是如何被结结实实地捆绑住手脚，驮在一头壮骡背上被运进村里了。

“夜袭者们用什么战术打胜了这一仗，连他们自己也说不清楚，别人也摸不着头脑。然而事实是，由于圣人祈祷文的力量或是虔诚信徒们的勇敢，事情就这样顺利解决了。

“消息刚刚逐人逐户地传开，人们就冲到大街上，欢声雷动。然后便跑向押俘虏的监狱大门外。教堂的钟声召唤人们去镇公所，而那些德高望重的居民也在会场上聚齐，大家都焦急地等待着囚犯在临时法官们面前受审的时刻。

“这些法官被乌海尔的伯爵们授权，将自行对恶棍们作出迅

速而严正的裁决。他们稍作商讨之后，便命令带犯人出庭以向他宣读判决书。

“我刚才已说过，在市中心广场上以及囚犯走上法庭所要途经的街道上，到处都是急不可耐的人群，人声鼎沸，如同拥挤不堪的蜂群。尤其是在监狱大门口，人们群情激愤，而且越来越高涨。当提犯人的命令最终传到监狱时，人们的充满火药味儿的交谈、低低的耳语和恐吓性的叫嚷，使看守们小心地戒备着。

“在监狱正门坚固的拱门下，全身披盔贯甲、脸部被护眼罩遮住的囚犯露面了。在彼此挤得紧紧的人群中，发出一阵充满敬畏和震惊的长久不息的低语声。他们费力地为他让开一条路。

“所有的人都认出了他穿的铠甲是塞格雷领主的遗物，就是挂在受诅咒的堡垒里残垣断壁上的那一副——最阴森吓人的传说中的主角。

“这肯定就是那副铠甲。在与领主打仗时，所有的人都曾经见过那几支在他头盔顶上飘动的黑色羽毛；在领主死后，很多人都曾看见过，那顶头盔悬挂在烧焦了的基柱上，与野藤为伍，在晚风的吹动下，摇摇晃晃。然而，披挂着这副盔甲的陌生人又能是谁呢？很快就能知道了。至少，人们都这么认为。而事实却证明，这希望象其它别的希望一样是如何破灭的，以及为什么从这次本应使真相大白的庄严审判中又产生了新的、更加无法解释的谜。

“这个神出鬼没的恶棍终于被带进镇议会大厅了，当从大厅高大的拱顶下传来金马刺的铿锵时，在场的人发出一片乱哄哄的窃窃私语声之后，人们都屏声敛气地呆着。审判团中的一位法官用缓慢而犹豫的语气问犯人的名字。所有的人都急切地伸长耳朵，好一字不漏地听清犯人的回答。但是，那个武士打扮的犯人

只是微微耸耸肩膀，表现出轻蔑和辱谩的神态。法官们被激怒了，他们感到惊异地彼此看着。

“法官重复了三遍提问，他得到的是仍同样的或相类似的答复。

“镇上居民的列席代表们喊了起来：

“‘你抬起护眼罩！脱掉盔甲！脱掉盔甲！让我们看一看，你还敢不敢象现在躲在头盔后面那样蔑视我们，侮辱我们！’

“先前向囚犯提问的法官也重复道：

“‘您脱掉甲冑！’

“武士打扮的囚犯依然无动于衷。

“‘我以本法庭的名义命令你！’

“没有回答。

“‘我以至高无上的伯爵们的名义命令你！’

“仍然没有回答。

“人们的愤怒已达到顶点，即使是一位有涵养的圣人也会受不了。于是一个看守扑到囚犯身上，使劲打开了他的护眼罩。大厅里响起一阵惊叫，人们在一时间都惊呆了。

“这事可够邪的：铁护眼罩一直抬到头盔顶上，而头盔的下部一直低到亮闪闪的钢制护喉甲上，头盔里面竟然是空的……完完全全是空的。

“当最初的惊恐平静下来后，有人想触摸一下身披甲冑的囚犯。那副甲冑轻轻颤抖了一下，立刻瓦解成几段，伴随着一声奇怪的巨响，倒在地上。

“大部分在场的人，看到这件新的怪事之后，争先恐后地从大厅跑出去，惊慌地奔到广场上。

“消息在广场上焦急地等待审判结果的人们中间迅速传播开

了，引起了巨大的惊慌不安、混乱和歇斯底里，人们不再怀疑了，众口一声地肯定：塞格雷领主死后，是魔鬼本身继承了贝威尔领地。

“当骚乱平息后，人们决定把神奇的铠甲放进地牢里。

“四位代表镇议会的信使被派去向乌海尔伯爵及大主教陈述事情的始末。没过几天，他们就带着伯爵与大主教的指示回到镇上。解决的办法——正如人们常说的——既简单又快捷。

“‘把铠甲吊在镇中心广场上’他们指示，‘如果魔鬼来取铠甲，他势必是，要么放弃，要么和铠甲一起吊起来。’

“贝威尔的居民们由于这个高招而感到高兴，他们又聚集在议会。当各条街道挤满了人时，根据命令，一个极高的绞架竖立在中心广场上了。人们结队前往地牢去取铠甲。因事关重大，他们一个个表情严肃。

“当这支令人起敬的队伍到达监狱大门的拱门时，一个苍白的、颓丧不堪的人扑到地上，两眼含泪，对着不知所措的在场者喊道：

“‘宽恕吧，大人们！宽恕吧！’

“‘宽恕？宽恕谁啊？’有人问，‘宽恕那个藏在塞格雷领主铠甲里的魔鬼吗？’

‘宽恕我！’那个不幸的人继续声音颤抖地说。所有的人都认出了，他是典狱长。‘宽恕我……因为铠甲……不见了。’

“听到这句话，所有在监狱门口的人都一脸惊愕，呆若木鸡，要不是胆怯的典狱长供出下面这段话使得大家都围在他身旁认真听的话，真不知他们要呆楞楞地站到什么时候。

“‘宽恕我吧，诸位大人！’那个倒霉的典狱长说，‘我什么也不隐瞒，哪怕是对我不利的话。’

“大家都没说话，他接着说：

“这件事我永远也说不清楚。但是事情是这样的，空铠甲的案子使我一直觉得象是在包庇某个贵族，对于他，大约是出于公众利益的高尚理由，既不允许揭露他，也无法惩治他。我始终是这样认为的，所以，我坚信这副铠甲从镇议会再次带回监狱之后一直是安然不动的。好几个晚上，我想揭开它的秘密——如果有的话——。我稍稍地站直身体，从地牢紧锁的大门的缝隙中伸长了耳朵听，但是连一丝动静也听不到。我一无所获。我也竭力想通过墙上的一道小裂缝去观察。只见铠甲被扔在最阴暗的角落里，垫着少许干草。它就那样一天天地一动不动，七零八碎的。终于，有一个夜晚，我忍受不住好奇心的折磨，而且还想让自己坚信，那个吓人的物件根本没什么神秘之处。于是，我点起一盏灯，走下牢房，打开双重锁，而后竟然忘记把身后的门锁上（我当时固执地以为，这一切都是荒唐的神话故事），便走进地牢。我还没走几步，手中的灯就自己灭了，我吓得牙齿打战，汗毛直竖；接着，我听见黑暗中铁器相互碰撞和挪动的杂音，地牢里的死寂被打破了。刹那间，我本能地冲到门口，想把门锁上。但是，我刚刚抓住门扇，就感到一只戴着护手甲的巨掌落在我肩上，这只手粗暴地推开我，并把我打倒在门框下。一直到第二天，我的仆人们才发现我昏倒在那里。我只记得，在我倒下以后，隐约听见一阵沉重的脚步声，还伴随着马刺的喀嚓声，越来越远，最后消失了。”

“典狱长说完了，四周一片沉寂，接着便爆发出一片乱哄哄的哭泣、叫嚷和怒骂。

“即使对于最有耐心的人，要想劝阻人们平静下来也是很难的。上述新情况使得人们更加怒不可遏，他们高声叫喊，要求处死这个又制造新事端的神不可测的人物。

“最终，骚乱被制止了，新的追捕开始筹划并且最后取得了成功。

“几天之后，盔甲又被追寻它的人们找回。由于掌握了其中的关键，再加上圣巴托洛梅的帮助，事情就不难解决了。

“不过，还有些事得做。为了关牢这副铠甲，人们把它吊在绞架上。但是没用。用最严密的措施监视它，防止它利用一切机会逃跑。也没用。散碎的甲冑只要见到哪怕一丝亮光，便会自动合拢、组接完整，慢慢地它又会突然失踪了，重又开始在山里，在谷地流窜。这简直干得棒极了。这个故事变得没完没了。

“在如此棘手的情况下，居民们把铠甲的部件分散开，他们大概已不知多少次拿起这个不祥之物。然后，他们请求那位隐士用他的忠告启发他们，请他决定如何处置铠甲。

“这位圣人吩咐人们作一次集体忏悔，而他把自己关在岩洞的最深处，那是他的隐居地。过了三天，他让大家把邪恶的甲冑熔化，再加上塞格雷城堡的几块方石，立起一座十字架。

“尽管新的、令人骇然的怪事仍然让贝威尔的如惊弓之鸟的百姓们心里恐慌，但是工程完工了。

“当铠甲的部件被抛进火里并且开始变得通红时，仿佛从宽大的炉膛里迸发出长长的哀号。碎片在燃烧的木头上蹦跳着，好象是活的，感受到火焰的烧烤。一团五颜六色的火星在火舌上飞舞，扭动着发出呻吟，仿佛是一群妖魔坐在那上面，竭力要把它们的首领从火刑中解救出来。

“毁掉炽热的盔甲并把它打成十字架的过程既奇特又可怕。铁锤沉重地落在铁砧上，发出震耳欲聋的巨响。二十个身强力壮的匠人钳住烧红的铁锭，每当铁锤砸下时，铁块就抽动一下，而且还号叫。

“当这块邪恶的通红的铁块又一次扭绞着，象是剧烈的抽搐时；当铁块象蛇似的盘踞在拼命挣脱这死亡的纠缠的受害者而后扭曲成环状或是缩成闪电似的曲曲折折的形状时，我主十字架的双臂被打造成形了，然后，十字架的头部也成形了。

“凭着坚持不懈的劳动，虔诚的信仰、祈祷和圣水，魔鬼的幽灵终于被打败了，铠甲变成了十字架。

“这就是你们今天见到的那个十字架，它镇住了魔鬼，而魔鬼把自己的名字给了它。在它面前，少女们从不献上五月的一束束百合；牧人们由此经过时，从不脱帽；老人们从不在此跪拜，只有教士们虔诚年轻人向十字架扔石头。

“上帝对上达天庭的祈求充耳不闻。一到冬天，狼群就聚集在那里的欧洲刺柏丛中，隐藏着，等待时机扑向牛群。歹徒们也藏在十字架的阴影里，伺机抢劫过路人。他们杀了人，便把尸体埋在它的脚下。当暴风雨来临时，闪电改变了它的路线，呼啸着靠近十字架的竖杆，企图击碎它的方石基座。”

# 幽 灵 山

(索利亚传说)

亡灵节的夜里，不知是几点，我被一阵丧钟惊醒。悠长而单调的钟声使我想起在索利亚听到的一个传说。

我竭力想重新睡着，但是根本不可能！想象一旦打开闸门，就象一匹脱缰的马，控制不住了。为了消磨时间，我决心把那个传说写出来，实际上我已经这样做了。

中午十二点，我吃了顿丰盛的午餐，然后点燃一支雪茄。我是在传说发生的地点听到这个故事的，当时我边写边时不时害怕地回头顾盼，夜间的冷风吹得阳台上的玻璃窗嘎吱吱地响。

不管怎么样，就象西班牙纸牌中的那张金杯马一样，随它去吧。

—

“把狗拴上！吹号角让猎人们集合，我们该回城里了！天快黑了，今天是万圣节，而我们却待在幽灵山上。”

“这么快就回去？”

“要是换上别的日子，我一定会杀掉这群被蒙卡约的大雪赶

出洞穴的狼。但是今天不行。再过一会儿，圣殿骑士团的晚祷钟就要响了，而死人的亡灵们也将要在山上的小礼拜堂里开始鸣钟。”

“就在那座快倒塌的小礼拜堂！算了吧，你想要吓唬我？”

“不是的，我漂亮的表妹。你对发生在这个地区的事一无所知，因为仅仅是一年前，你才从很远的地方回来。勒住你的马，我也让我的马走得慢些。咱们边走边讲那个故事。”

年轻的随队们结队而行，笑语喧哗。博尔赫斯伯爵和阿库迭尔伯爵骑着各自的骏马，所有的人都跟在两位伯爵各自的孩子——贝娅特丽丝和阿隆索——的后面，而他俩远远地走在队伍的前头。

他们俩一边走，阿隆索一边讲述刚刚答应要讲的故事：

“那座如今被称作幽灵山的山曾经属于圣殿骑士团所有，圣殿骑士的修道院——你在那儿可以看到——就座落在河边。圣殿骑士们既是武士又是修士。当索利亚城从阿拉伯人手中被夺回时，国王命令他们从远方赶回，守桥护城。而这对于卡斯蒂利亚的贵族们是很大的侮辱，因为他们认为，只有自己才能保卫城池，就象只有他们自己才能夺取这座城池一样。几年中，在这个新成立的强大骑士团的骑士们和城里贵族之间的深刻仇恨日益激化，终于爆发了。圣殿骑士们占据了那座山，他们在山里贮存了大量的猎物以备需要，而打猎又使他们得以消遣。而贵族们决定，不顾那些戴马刺的僧侣（他们这样称呼自己的敌人）的明令禁止，组织一次大规模的狩猎，地点就是被骑士们圈定的那座山。挑战的信息已传出去，没有什么能阻止其中一部分人的狩猎计谋，也无法阻止另一部分人要针锋相对予以回击的企图。有预谋的征伐付诸实施了，它的残酷性，人们已经忘却了。但是首先

能记住的是那么多的母亲为自己的儿子服丧。那不是一场狩猎，而是一场大规模的撕杀，漫山遍野都是死尸。人们本想围歼的那群狼，享受着血淋淋的美餐。最后，国王出面干预了，他命令让那座山荒弃，因为它是许多不幸事件的可憎场地。以后，山上供骑士们使用的小礼拜堂开始破败，在礼拜堂的内院还埋葬着那场争斗中的敌友双方。从此便传说，每逢亡灵节之夜，就能听见山上小礼拜堂里传出孤零零的丧钟，而死者的幽灵浑身披着褴褛的裹尸布，在荆棘丛生的山野里奔跑，恍恍惚惚地仿佛在打猎。鹿群发出惊吓的啸声，狼在号叫，而蛇的滋滋声使人毛骨悚然。第二天，可以看到在雪地上印满了骷髅的脚骨留下的痕迹。所以在索利亚，我们都把这座山叫做幽灵山；正因为如此，我才想在夜晚到来之前就下山。”

阿隆索讲完了故事，两个年轻人正好来到通向索利亚城那座桥的桥头。他们在那里等候其他人，当所有的人都汇合时，这支人马便消失在索利亚城狭窄而阴暗的街道上了。

## 二

仆人们刚刚撤掉餐具，阿库迭尔伯爵府邸里高大的哥特式壁炉内炉火熊熊，照亮了周围三五成群地聊天的贵妇们和绅士们。大厅里尖形窗户上用铅条固定的玻璃被风吹得直响。

只有两个人没有参与众人的谈话，那就是贝娅特丽丝和阿隆索。贝娅特丽丝神色恍惚地盯着变幻莫测的火苗，而阿隆索看着她蓝色的瞳孔里反映出的火光。

他俩已沉默了一个时辰了。

恰逢亡灵节之夜，妇人们讲着吓人的鬼怪传说，索利亚教堂

的钟声由远处传来，单调而凄凉

“漂亮的表妹，”终于，阿隆索打破了长久的沉默，高声说道，“很快我们就要分手，也许永远也不再见面了。我知道，你不喜欢卡斯蒂里亚灼热的平原，它的粗鲁而尚武的习俗和它的纯朴的家族式的民风。我有几次听见你叹息，你是不是在怀念你遥远领地上的某个美男子？”

贝娅特丽丝做了个冷漠的表情，她的薄嘴唇轻蔑地一撇，显示出女性的特点。

“也许你在怀念豪华排场的法国宫廷？在此之前，你一直生活在那里。”年轻人急忙又问。“无论如何，我预感到我很快就会失去你……在我们要分手的时候，我很想让你带走一件我的纪念品……在你身体康复以后，我们曾一起去教堂向上帝做感恩祈祷，感谢他把健康还给了你，这本是你来此地的目的，还记得吗？那天我戴的帽子上插着一支羽毛，还用一件首饰别住，那件首饰引起了你的注意。要是用它别住你的面纱，衬着你乌黑的头发，该多美啊！它曾经出现在一位订了婚的女子的面纱上：我父亲把它赠给我母亲，我母亲佩戴着它走向祭坛……你喜欢这个礼物吗？”

“我不了解这里的情况，”美人答道，“但是在我住的地方，接受一件珠宝意味着许愿。只有在重大的日子里，才能从一位亲人的手中接受赠礼，而赠礼者要能为此而赴汤蹈火。”

贝娅特丽丝的冷冰冰的语气使阿隆索感到惶惑，他镇定了一下，悲伤地答道：

“我明白，表妹。不过，今天是万圣节，你的守护神也在其中，所以今天就是重大的日子，是馈赠礼品的日子。你愿意接受我的礼物吗？”

贝娅特丽丝轻轻地咬着嘴唇，一言不发地伸手接过珠宝。

两个年轻人又沉默不语了。几个上了年纪的夫人仍在用有气无力的声音讲着巫婆和鬼怪的故事，尖形窗户上的玻璃依然被风刮得直响，而教堂的钟还在敲，单调而凄凉。

几分钟以后，两个年轻人又开始交谈了。

“这个万圣节既庆祝了你的守护神，也庆祝了我的守护神，在节日结束之前，在你不必许愿的情况下，能送我一件纪念吗？你愿不愿意？”年轻人说着，目光紧紧地盯着他表妹的眼睛，那双眼睛里闪电般地闪过一个恶作剧的念头。

“当然愿意！”她高声说道，然后把手放到右肩上，似乎在绣金天鹅绒的宽大衣袖皱褶里寻摸什么东西，接着一脸天真的样子说道，“你还记得今天去打猎的时候，我戴的那条蓝丝带吗？又知是由于那种颜色有什么含义，你说它是你灵魂的标志。”

“是的，我记得。”

“可是……它丢了！它丢了，我本想把那条蓝丝带作为纪念物送给你的。”

“丢了！丢在哪儿了？”阿隆索问道，他从座位上抬起身，脸上带有既害怕又怀有希望的表情。

“我不知道……也许在山上。”

“在幽灵山上！”他低低地说，脸色苍白，跌坐在椅子上，“在幽灵山上！”然后他声音瘖哑，断断续续地说，“在城里，在整个卡斯蒂利亚，人们都称我为猎人之王。对此，你是知道的，因为你大概已经听过上千次了。由于我无法象我的祖先那样在战斗中考验自己的能力，于是我就把战争的模式、把我青春年华的全部热血，把我家族特有的勇敢无畏的精神都投入到狩猎中。你脚下的地毯是我亲手猎取的野兽的皮做的。我熟知野兽的各个洞穴

和它们的习性，我不分白天黑夜地与野兽搏斗，有时徒步，有时骑马；有时孤身一人，有时成群结队；没人会说我是胆小鬼。换一个晚上，我会飞奔而去，取回你的丝带。我会高高兴兴地去，象去参加一次节庆。但是今天晚上……今天晚上，我没什么要瞒你的：我害怕。你听见了吗，钟在敲，在圣胡安·德杜埃洛祈祷声已响起，在覆盖着野坟的荒草间，山上的幽灵就要抬起它们枯黄的头骨了……幽灵，总是它的外形就会让一个最勇敢的人胆寒，会让他的头发变白，或者把他卷入到幽灵们狂奔疯跑的旋风之中，象风卷残叶似的不知落在何处。”

当年轻人在陈述时，贝娅特丽丝的嘴角上流露出一抹不易觉察的微笑。当阿隆索说完话，她一边把壁炉里的火拨旺——火柴在炉膛里跳动着，发出辟辟拍拍的声音，迸射出五颜六色的火星——，一边用冷淡的语气说道：

“噢！那当然不行！真是疯了！为了区区小事此刻竟然要上山！这么黑的夜晚，亡灵之夜，而且路上还到处有狼群出没！”

贝娅特丽丝说这句话时，带有一种特殊的语气，以至于阿隆索完全明白了她的令人不快的嘲讽。他象被弹起来似的，一下子站起身，用手摸了下额头，仿佛要把恐惧从他头脑和心中抹掉。然后，他转身对着那位美人——她正俯身向着壁炉，悠闲地拨弄着火——，用坚定的声音对她说：

“再见，贝娅特丽丝，再见吧！待会儿见！”

“阿隆索！阿隆索！”她叫道，急速地转过身，而当她想要或者假装要制止他时，他已不在了。

几分钟之后，便听见一匹马疾驰而去的蹄声。那个美貌的女子由于满足和骄傲而容光焕发，双颊泛红，她仔细地聆听越来越弱、渐渐远去而最后消逝了的马蹄声。

上了岁数的贵妇们仍然在讲着幽灵出现的故事，风刮得阳台上的玻璃乒乓作响，城里各个教堂的钟声从远处传来。

### 三

一个小时过去了，两个小时，三个小时。贝娅特丽丝要去她的祈祷室时，已经快到午夜时分了。阿隆索还没回来，他还没回来，他本应该在一个小时之内就返回的。

“他肯定是害怕了！”姑娘高声说道，她本想小声念诵几句教会规定的在亡灵节为死者祷告的祷文。然后，她合上祈祷经书，向自己的床走过去。

她熄了灯，拉上双层丝窗幔，便入睡了。但是她睡得很不安宁，很清醒，很紧张。

小城门的钟敲了十二点。贝娅特丽丝在梦中依稀听见钟在响，缓慢，响亮，悲凉，于是她便半睁开眼睛。她感觉到，伴随着钟声，有人在呼唤她的名字。但是，那声音很远，很远，声嘶力竭地充满痛楚地在呼唤。风在窗外怒号。

“大概是风声，”她说，并把手放在胸口，想让自己镇静下来。

然而，她的心越跳越厉害，而祈祷室的松木门的绞链发出嘎吱吱的响动，那声音很刺耳，既尖又长。

最初是几扇门，然后是最近的那几扇门，所有通向她房间的门都一个接一个地发出响声。有的声音低沉，有的如同幽长而时断时续的悲泣。之后，一片寂静，一片隐藏着各种奇怪的低语声的寂静，是夜半时分的寂静。远处的犬吠，模糊不清的杂声，莫明其妙的人语，往返的脚步声的回音，曳地衣衫的窸窣索索，使

人窒息的喘气声，几乎可以感觉到的沉重的叹息，不由自主的颤抖，这一切都表明，在黑暗中某个无法看到却能感觉到其存在的东西就近在咫尺。

贝娅特丽丝一动不动，她哆嗦着，把头伸向窗帘外，听了一会儿。她听见形形色色的嘈杂声。她用手揉了揉前额，再听。但是，什么声都没了，只有寂静。

她看到似乎有几个模模糊糊的影子，瞪着疯狂的闪着磷光的瞳孔，到处游动。但是仔细看去，却空无一物，只有黑暗和浓重的阴影。

“算了吧！”她嚷道，又躺了下去，美丽的头枕在床上蓝色亚麻布的枕头上。“我难道象那些可怜的人一样胆小吗？他们一听到鬼怪的传说，就吓得心跳。”

她闭上双眼，想睡觉……然而她无论怎样努力控制自己，仍然无法入睡。她很快又起身了，脸色更加苍白，精神更加紧张，感觉更加恐惧。这回不是幻觉，门上悬挂的锦缎帷幔被掀起，传来一阵踩在地毯上的缓慢的脚步声，脚步声很沉闷，几乎不易察觉，但是一步一步地迈动着。与此同时，又听见似乎是木头或者骨头咯支咯支地响。声音越来越近，越来越近，她床边的靠椅被挪动了，于是她刺耳地尖叫了一声，用身上的衣衫把头蒙住，屏住了呼吸。

风抽打着阳台上的窗玻璃，远处喷泉的流水滴滴答答地流淌，水声单调，无休无止。狗吠声被风传得很远，而索利亚城教堂的钟在为死者的亡灵而悲鸣。

就这样，过去了一个小时，两个小时，整个夜晚，一个世纪，因为对于贝娅特丽丝来说那一夜是漫长而无止境的。终于，天空露出了曙光。她摆脱了恐惧，半睁开眼睛，对着初升太阳的阳

光。度过了失眠而可怕的一夜之后，白日的明亮耀眼的光线是多么美丽啊！她撩开丝绸床帷，向周围平静地看了一眼，她正准备嘲笑自己昨晚的胆怯时，突然浑身冒出冷汗，两眼发直，脸色死一样的苍白。她看见在床畔的靠椅上搭着那条丢在山上而阿隆索去寻找的蓝丝带。丝带已被撕破，上面血迹斑斑。

当她的仆人们惊恐万状地赶来向她报告阿库迭尔伯爵的长子已经死去——次日早晨，他躺在幽灵山的荒草丛中，被狼群咬死了——的消息时，看见她呆然不动，身体紧缩着，双手使劲抓住黑檀木的床柱，两眼无神，嘴半张着，嘴唇苍白，四肢僵直，她已经死了，吓死了！

#### 四

据说，事情发生以后，有一次，一个迷路的猎人在亡灵之夜困在幽灵山上。第二天，在咽气之前，他说了他所看到的事情。他的陈述令人毛骨悚然。除了别的情节，他肯定地说，他看见当祈祷钟一响，掩埋在山上礼拜堂内院里的古代圣殿骑士们和索利亚城的贵族们便发出可怕的呼啸，站了起来，骑手们骑在骏马的骨架上象追赶一只野兽似地追赶一位美貌女子。她肤色苍白，披头散发，双脚赤裸，血淋淋的。她围着阿隆索的坟，边跑边发出骇人的喊叫。

# 诺言

(卡斯提里亚传说)

## 一

玛卡丽达垂着头，双手捂着脸在哭，她无声地啜泣，眼泪静静地顺着她的脸颊流到手上，滴落到土地上。

佩德罗在她身旁，时不时抬起眼睛看她；当看到她在祈祷时，便又垂下眼睛，陷入深深的沉默。

四周的一切都静默着，似乎以此表示同情他们的痛苦。田野里的各种鸣籁都停止了，晚风入睡了，黑暗开始包围了河边树林里茂盛的树木。

几分钟的时间就这样过去了，夕阳落山之前洒在地平线上的余晖也已经被抹去，月亮慢慢升上黄昏时分紫红色的天际。那些大星星一颗接一颗地出现了。

终于，佩德罗打破了缄默，他仿佛在和自己说话似地，用嘶哑而断断续续的声音，高声说道：

“这是不可能的……不可能！”

然后，他靠近那个伤心的姑娘，拉着她的手，用更加亲切而温柔的语气说：

“玛卡丽达，对于你来说，爱情就是一切，你除了爱情，再也看不到别的了。但是，还有某种东西和我们的爱情一样值得尊

重，那就是我的责任。我们的领主戈玛拉伯爵明天将离开他的城堡，集结他的军队，与费尔南多国王的军队汇合一处，去把塞维利亚城从异教徒手中夺回。而我应该随伯爵出发。我是个来历不明的孤儿，没有名字，没有家庭，我的一切都是伯爵给的。我在闲暇平静的日子里为他服务，我在他的房子里睡觉，在他的桌子旁吃饭。如果今天我离开他，明天当他的战士们从城堡的大门结队出发时，会因为没看到我而惊奇地问：‘伯爵最宠爱的侍从官在哪里？’而那时我的领主就会因羞愧而一言不发，而他的侍从们和伯爵府邸中的小丑们就会嘲弄地说：‘伯爵的侍从官只不过是纸上谈兵的美男子，一个只会摆花架子的武士’。”

听到这里，玛卡丽达抬起饱含泪水的眼睛凝视着情人的眼睛，嘴唇翕动着仿佛要和他说话，但是她的声音哽咽了。

佩德罗用更加柔和而循循善诱的语气说：

“别哭了，看在上帝的份上，玛卡丽达。别哭了，因为你的眼泪使我难受。我将离开你，但是我在为我平庸的名声赢得稍许光荣的功绩之后就回来。……上天会保佑我们的神圣事业的。我们将收复塞维利亚城，国王会把瓜达尔基维尔河岸上的封地赐给我们这些功臣的。到那时，我就回来找你，然后我们将一道住在阿拉伯人建的天堂之中。据说，在那里连天空都比我们卡斯提里亚的明净、蔚蓝。我会回来的，我向你发誓。我会回来庄严地履行我在把这枚戒指——诺言的象征——戴在你手指上的那天许下的话。”

“佩德罗！”于是玛卡丽达控制住自己的激动，用坚定不移的声音大声说，“去吧，去保持你的名誉吧。”她说了这句话，最后一次扑到她爱人的怀抱里，接着用低低的哀婉的声音说，“去保持你的名誉吧，但是，要回来……把我的名誉带回来。”

佩德罗吻了吻玛卡丽达的前额，解开了拴在河边一棵树上的马，马顺着杨树林中的道路疾驰而去。

玛卡丽达注视着佩德罗，直到他的身影溶入了暮霭之中。她已经看不见他了，于是慢慢地转过身朝着他的哥哥们待着的地方走去。他们在那里等她。

“穿上你最漂亮的衣服，”看见她走过来，其中的一个哥哥对她说。“明天我们和村里所有的乡亲们去戈玛拉看伯爵，他要出征安达露西亚了。”

“对我来说，去看那些也许不会回来的人出征，我并不快活，而是伤心。”玛卡丽达叹了口气，回答说。

“不过，”另一位兄弟坚持说，“你必须和我们一道去。你必须打扮得漂漂亮亮的，高高兴兴地去。这样，村里人就不会造谣说你在城堡里有情人，而你的情人要去打仗了。”

## 二

黎明的曙光刚在天空出现，在戈玛拉一带的田野就开始响起伯爵士兵们高昂的军号声，回乡的村民们成群结队地来了，他们看见在城堡最高的塔楼上，领主的大纛旗迎风招展。

一些人坐在护城壕的边沿上，另一些人爬到树上，有的人在平地上徜徉，有的人站在小土丘上，离得最远的人，沿着大道一字排开，组成一道人墙。好奇的人们已经等了一小时了，要看看壮观的场面，其中有些人等得不耐烦了。这时，号角又吹了起来，吊桥的绞链哗啦啦地响了，铁栅栏抬了起来，通向演武场的沉重大门在门轴上轰轰地转动着，完全敞开了。

人群蜂拥到路两旁的斜坡上，为了按照各自的心愿，看一看

戈玛拉伯爵随从们耀眼的甲冑和豪华的马具。伯爵在整个这一地区是以其富丽的排场和财富而著称的。

传令使者们阻断了队伍的前进，他们不时地停下来，在鼓声的伴奏下，高声传达国王的圣旨，圣旨命令各个未被占领的市镇为他的军队让开道路并提供帮助，命令领主们投入反抗摩尔人的战争。

在传令使者后面出现的是宫廷先导官，他们穿着丝质的十字褙，佩着绣金彩饰的族徽，戴着嵌有艳丽羽毛的帽子，一个个神气活现。

后面走来的是伯爵府的首席侍从官，他全副武装，骑着一匹枣红马，高擎着贵族的大纛旗，旗上绣着徽章的铭文及其它。在他左面是领主手下的死刑执行者，他身穿红黑二色的服装。

跟在首席侍从官后面的是足有20多人的那些有名的号手，他们来自平原地区，在我们国王们的编年史作者的笔下，这些号手以其神奇的肺活量而著称。

当号手们高昂的划破天空的号声停息了，开始传来一阵阵整齐划一的有节奏的鼓声，这是近卫军步兵，他们肩扛长矛，人人手持椭圆形皮盾。在他们的后边很快出现的是工匠们，他们拿着各自的工具，还有梯子；接着是负责攀登的匠役和赶骡的脚夫们。

然后，在马蹄扬起的烟尘中，城堡的武士们纵马而出，他们排成宽列，铁护胸甲闪闪发亮。从远处看，这支人马犹如一座由枪戟组成的森林。

最后，在骑者用马衣和羽冠装饰的高大骡子的鼓手后面，在伯爵府的侍从官们的护卫下，被身着绣金绸衣的侍仆们簇拥着，伯爵本人出现了。

一看到他，人群发出一阵铺天盖地的欢呼，向他表示敬意。在一片混乱的人声大潮中，一个女人的喊声被淹没了。在那一刻，那个女人仿佛被雷电击倒了似地晕倒了，倒在几个赶上来救助她的人的手臂中。她是玛卡丽达。玛卡丽达认出了她那个神秘的情人就是那位地位最高、最令人畏惧的戈玛拉伯爵老爷，卡斯提里亚王国最高贵、最强大的领主之一。

### 三

费尔南多国王的军队在离开科尔多瓦之后，一路行军来到塞维利亚城。在此之间，在埃西哈、卡尔莫纳和阿尔卡拉·德尔里奥·瓜达伊拉等地已经与敌人交了手。最后这座城市的著名城堡刚被攻克，国王的军队立即在此扎下营盘以监视这一地区。

戈玛拉伯爵在自己的营帐里，他坐在一张松木靠背椅上，疑然不动，脸色苍白，样子很怕人，两只手交叉着放在长剑的剑柄上，两眼茫然地直视着空间，似乎他在看某个物体，然而，他对周围的一切都视而不见。

在他身旁侍立着他府邸中一位最老的侍从官，这是唯一能够在他那些阴郁忧伤的时刻敢于打断他的思索而又不引起他暴怒的人。老侍从官对他说：

“老爷，您怎么了？您被什么不幸的事情折磨着并且为此而憔悴呢？您去打仗时是一副痛苦的样子，回来时还是那样，甚至打了胜仗您依然如此。当所有的武士们都由于一天的疲劳而沉睡的时候，我听见您沉重的叹息。而当我跑到您床边时，我看见您在和某种折磨您的无形之物斗争。您睁开了眼睛，但您的恐惧感并没有消失。老爷，您怎么了？告诉我吧。如果是个秘密，我会

把它藏在我记忆深处，就象藏在一座坟墓里。”

伯爵仿佛没听见侍从官的话。不过，在长时间的沉默之后，那些话语似乎在这段时间里慢慢地从他的耳朵流向头脑，而后他才一点点地摆脱麻木呆滞的状态。他亲切地招呼侍从官靠近，并用凝重而徐缓的语气说：

“我默默地忍受着极大的折磨。我觉得自己成了一种不存在的幻觉的牺牲品，到目前为止我一直由于羞愧而保持沉默。但是，不，这不是幻觉。我大概是被置于某个可怕的诅咒的控制之下了。也许是天国，也许是地狱，大约看上了我的什么，于是用这种神奇的方式告诉我。你还记得我们和奈布里哈的摩尔人在特里亚纳遭遇的那一天吗？我们的人少，战斗打得很艰苦，我陷入了绝境。你看到了，在打得最激烈的时刻，我那匹受了伤而且变得狂暴异常的马，向着摩尔军队的中心部位直冲过去。缰绳从我的手中脱落了，发狂的马驮着我向前奔去，结局是必死无疑的。摩尔人的骑兵封锁了路，其余的人把他们长矛的金属头抵着地，想用这武器来迎接我。无数箭矢在我耳边呼啸，马离我们要撞上去粉身碎骨的摩尔人的铁壁只剩下几步远的距离了，就在此时……你要相信我，这不是幻觉。我看见一只手，它拉住马笼头，用一种异乎寻常的力量勒住了马，带它转过身朝向我的士兵营垒的方向，就这样神奇地救了我的命。我向许多人询问谁是我的救命恩人，但是没人知道。没人了解，也没人看见。人们说，‘当您向着布满长矛手的工事飞驰而去时，您是孤身一人，完完全全是一个人。所以，我们看见您回来的时候都感到惊奇，因为我们知道，战马已经不服从骑手的命令了。’那天晚上，我心事忡忡地走进我的帐篷，我无法从我的脑海中排除掉那桩奇异遇险的回忆。但是，当我向床走过去时，我又看见了那手，那是一只很

美的手，洁白得近乎苍白。它拉开了帘幕，拉开之后便不见了。从那时起，每时每刻，在任何地方，我始终能看到那只神秘的手，它预知我的愿望，它能提前迎候我的行动。在攻占特里亚纳城堡时，我看见了那只手，它在指缝中夹住一支正射向我的箭，并在空中把它折断。在宴会上，我试图在浑浑噩噩中麻醉我的伤感时，我看见那只手为我斟酒。它总是在我眼前，无论我去哪里，它都跟着我：在帐篷里，在战场上，在白天，在黑夜……在此刻，你看它，你看它就在这里，轻轻地放在我的肩膀上。”

伯爵说完这最后几个字，站了起来，走了几步，仿佛神色恍惚了，仿佛被吓呆了。

侍从官擦掉了流在脸上的泪水。他相信他的主人疯了。但是他没有坚持阻止他的这些念头，而只是用发自肺腑的语气对他说：

“来吧……我们暂时离开帐篷。也许傍晚的轻风会让您的头脑清醒，会减轻您的这种莫名其妙的痛苦，而对这种痛苦，我不知用什么话语来劝慰您。”

#### 四

基督徒们的兵营遍布于整个瓜达伊拉的田野，甚至蔓延到瓜达尔基维尔河的左岸。在兵营的对面，矗立着塞维利亚城的城墙，两侧筑有带雉堞的坚固的塔楼，在光灿灿的地平线上十分醒目。翻越过雉堞的顶部，就能看到这座归化西班牙的摩尔人的城市里不计其数的花园所构成的一片青翠，在大块黑绿色的树丛间，闪耀着洁白如雪的楼台，清真寺的尖塔和高大的瞭望塔。在瞭望塔高耸入云的护栏上，在阳光的照耀下，四个巨大的球形金顶光

彩炫目，从基督徒们的营地望去，仿佛是四团烈火。

费尔南多国王的事业在那个年代是一桩史诗般的英雄业绩，所以能把伊比利亚半岛上诸多王国的著名武士们都召唤到他的周围，其中不乏来自遥远的异国的战士，他们被其声望所吸引，集合了自己的人马投到这位神圣国王的麾下。

放眼望去，在整个平原上布满了形状各异，颜色不同的营帐，在各个帐篷顶上，许多旗帜迎风招展，上面绣着各自的徽记，星辰，狮身鹰头兽，狮子，山峦，条纹，以及其它许许多多炫耀其主人的名声与高贵的地位的图案与象征。在这座临时城市的街道上，到处都是川流不息的士兵们，他们说着各自的方言，穿着自己的民族服装，按着各人的习惯而武装，汇成一幅奇特而丰富多彩多姿的差别巨大的画面。

这里，几位征战疲乏的领主在自己营帐门口坐在松木靠椅上休息，他们正在下棋。而侍仆们则在给他们用金属杯子斟葡萄酒。那里，几个步兵利用短暂的闲暇正在装饰和修理在最近一次战斗中被损坏的武器。再往远处，这支大军中最老资格的弓箭手在射靶，靶子上插满了箭矢，周围的人群发出欢呼声，为他们的熟练技巧而鼓掌。鼓声、号声，小贩的叫卖声，铁器相撞的声响，吟唱艺人们（他们用离奇古怪的故事来欢娱听众）的歌声，还有传令信使们的喊声，他们在宣读军团长们的各项命令，所有这些声音形成一片充斥空间的喧嚣，给这幅战争风俗画增添无法形容的生气和热烈的气氛。

戈玛拉伯爵在他忠实的侍从官的陪同下穿过热闹的人群，他的眼睛仍然低垂着，沉默不语，忧心满腹，仿佛他对周围的一切都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他机械地走着，如同一个梦游者，他的心灵在梦境中躁动，他在动，他在走，但是他没有意识到自己的

行动，仿佛是服从某个不是来源于自身的意志。

靠近国王营帐的地方，士兵们，小侍仆们和一些平民百姓围成了一个大圈子，圈子中心有个人正在用夸夸其谈的言词吹嘘他的商品，其余的人贪婪地听他叫买，争先恐后地买那些便宜货。那是个怪人，又象香客，又象吟唱艺人。他一会儿用拉丁土语念一段连祷词，一会儿又说起俏皮话和粗俗的玩笑，在他那没完没了的笑话里（而那些笑话足以使一个弓弩手听得面红耳赤）掺杂着虔诚的祷词，流浪汉的爱情故事和圣徒的传说。在他肩上宽大的褡裢里有许许多多乱七八糟混在一起的各种各样的东西：有曾经在圣地亚哥的墓上放过的腰带，有写着希伯莱文（据他说）的纸条，而纸条上的话是所罗门王在建圣殿时和临终时说的话，可以治疗所有的传染病；有能把被劈成两半的人粘合起来的神胶；还有缝在麻织小口袋里的福音书，能获得所有女人欢心的秘方，西班牙各个地区守护圣徒的遗物，小首饰，马具的饰链，腰带，徽章，以及形形色色的用玻璃，用铅做成的小玩意儿和炼金术的产物。

当伯爵走近由这个香客及其围观者组成的圈子的时候，这个流浪艺人正开始拨弄他的琴，那是一种类似班卓琴或阿拉伯独弦琴的乐器，在他说唱那些传奇故事时，就用这个乐器给自己伴奏。他从容不迫地一根根调好了琴弦，与此同时，他的伙伴正绕着场子从围观的人们身上已显干瘪的腰包里挖出最后几块钱币。于是香客开始用带有鼻音的嗓子唱了起来，歌谣的旋律很单调，每段的结尾总是同一个迭句。

伯爵靠近这群人，用心地听了起来。出于一种奇怪的巧合，香客说唱的故事的题目完完全全符合使他不能自拔的那些阴郁的念头。据香客在演唱之前所宣布的，这个段子叫作“死手的传奇”。

侍从官听到这个奇特的名称，便竭力要把他的主人从那个地方带走。但是伯爵两眼凝视着说唱艺人，一动不动地听着唱词：

(一)

姑娘有一个情郎，  
自称是个侍从官。  
侍从官对她言讲：  
他将出发去打仗。  
“你此去难以回转。”  
“为你我定回故乡。”  
情郎立誓气昂昂，  
风儿在旁低语再三：  
相信男人诺言的人儿要遭殃！

(二)

伯爵率领近卫队，  
离开城堡去从军。  
姑娘一眼认出他，  
满腹凄楚地呻吟：  
“可怜我丧失名誉，  
伯爵已把它带去。”  
风儿在旁低语再三：  
相信男人诺言的人儿要遭殃！

(三)

她的兄长就在那里，

亲耳听到这些话语。

“你使我们受耻辱。”

“他对我立誓回故里。”

“若是他能返故乡，

再也不能见到你。”

薄命姑娘丧黄泉，

风儿在旁低语再三：

相信男人诺言的人儿要遭殃！

#### (四)

河边树林幽僻处，

姑娘遗骸已入土。

伯爵的戒指戴在手，

那手总是伸出来，

无论覆盖几抔土。

孤坟夜色更凄凉，

风儿在旁低语再三：

相信男人诺言的人儿要遭殃！

吟唱艺人刚刚唱完最后一句词，四周的人墙裂开一道缝，人们认出了伯爵，恭敬地为他闪开一条路。伯爵走到唱歌的香客面前，使劲抓住他的胳膊，用压低的激动嗓音问道：

“你是什么地方的人？”

“我是索利亚人。”香客镇定自若地答道。

“那么，你从哪儿学来这首民谣？这段故事说的是谁？”伯爵又高声发问，他的样子越来越激动不安。

“老爷，”那香客坚定沉着地盯着伯爵的眼睛，答道，“戈玛拉一带的村民们互相传唱着这首民谣的歌词，故事说的是一位不幸的女子，一个有权势的人残酷地伤害了她。上帝的最高审判允许在掩埋她的时候，她的一只手露在外面，因为那只手上有一枚她的情人给她戴上的戒指，那是在他对她立下誓言时赠送的。大概您会明白，谁该来履行自己的诺言。”

## 五

不久前，在一个贫穷的小村镇，在通往戈玛拉的大路旁边，我见到了据信曾举行过伯爵婚礼的奇特仪式的地点。

当时，伯爵跪在那座简陋的墓前，手握着玛卡丽达的那只手。由教皇授权的一位神甫祝福了这种人与幽灵的结合，于是那种怪异的现象中止了，那只死去的手永远消失在地下。

在几株古老而浓荫密布的树下，有一块小小的空地，每逢春天便长出鲜花，一片姹紫嫣红。当地的人们说，玛卡丽达就埋葬在那里。

# 摩尔姑娘洞

在菲特罗温泉的居住区对面，就在用镐头开凿出的山岩上——亚拉玛河从岩脚下流过——还能看到一座阿拉伯人建的城堡。由于在那里曾发生过许多伟大的、值得回忆的业绩，也由于那些保卫这个地方和那些勇敢地把十字旗插在城墙雉堞上的人们，城堡在光复战争的辉煌历史上享有盛名。

城墙只剩下残垣断壁。瞭望塔上的石头一块接一块地掉进壕沟里，把沟都堵死了。习武的庭院里长满了荆棘丛莽。放眼所见，只有破碎的拱门，被侵蚀的暗色方石；这里是一段箭楼的墙，沿着墙的裂隙滋生出野藤；那里是一座仿佛由于奇迹还支立着的高大塔楼。再往远处立着几根灰泥柱，柱上有铁环，用来支撑吊桥。

我在温泉逗留期间，有时是为了锻炼身体（据说这样对我的健康状况是适宜的），有时是出于好奇，我每天傍晚都穿过崎岖陡峭的山道，走上那条通向阿拉伯城堡废墟的路，在那里，我消磨了很多时光：扒开地面试图找到一两件武器，敲打墙壁想知道墙是否是空的以便找到埋藏的珍宝，钻进所有的角落为了找到那些地穴的进口。所有摩尔人的城堡都有地穴，这是众所周知的。

我的辛苦搜寻一无所获。

然而，一天傍晚，当我对在建有城堡的山岩之顶发现宝藏已不再抱什么期望时，我便不再向上攀登了，而只是沿着山脚下的河岸漫步。我在河边走着走着，看见在一块裸露的岩石上有一个张开的洞口，被茂密的荒草丛半掩半盖。

虽然我感到有些害怕，但仍然拨开遮住洞口的野草。最初我以为是天然洞，在我往里走了几步之后发现，那是一个用镐头开凿出的地洞。

由于我无法一直走到洞的最深处——那里漆黑一片，辨不清方向——，我只能细细地观察洞的拱顶和地面的情况。我感觉到，洞内地面朝着我前面谈到的城堡的方向逐步升高，形成一个个高大的台阶，一直达到和城堡同样的高度，我记得，在城堡遗址上，我曾见过一个被堵死的暗门。毫无疑问，有一条秘密通道（就在那个时代的军事建筑中非常普遍）被发现了，这条通道大约是用来作为假出口，或者是城堡被围困时，可以由此出来到近处取水之用。

为了自我证实我的猜测可能是对的，我从原路离开山洞之后，便和一个正在山地上修剪葡萄枝的农民搭讪上了。我借口找他借个火点烟而走近他。

我们谈了些不相干的事，比如菲特罗泉水的医疗效用，去年的和今年的收成，纳瓦拉的女子和葡萄种植。总之，我们谈到了这个老实人所能想起来的所有话题，但还没触及到我关心的主要问题——山洞。

最后，当交谈的话题接触到这一点时，我问他，是否有人曾经进入这个洞而且见过洞底。

“进入摩尔姑娘洞！”他听到我话，惊奇地问道，“谁敢进去呀？您不知道每天晚上都有一个幽灵从那个窟窿里爬出来吗？”

“一个幽灵！”我笑着喊着，“谁的幽灵呢？”

“是一个摩尔人要塞司令的女儿的幽灵，她还在那里受折磨。每个晚上都能看见她穿着一身白衣，从洞口出来，然后到河边去汲一罐水。”

由于那个老实人的讲述，我了解到，关于那座阿拉伯人的堡垒以及地洞（我猜这二者是相通的）有段故事，我这个人非常爱听这一类的传说，尤其爱听当地老乡的讲述，所以我请他给我讲一讲，于是我便差不多可以用他的口气给诸位讲这个故事了。

## 二

当年，在靠近菲特罗村的地方曾发生过一场激战。那时，这座如今只剩下一堆废墟的城堡还属于摩尔人的国王们管辖，那些如今只残留着一垛垛石墙的塔楼还雄踞于山岩之顶，而山岩座落在被亚拉玛河滋润的肥沃的河谷里。在那次战斗中，一位基督徒骑士受了伤并且被阿拉伯人俘虏了。他是个有名望的骑士，既虔诚和善，又勇敢善战。

他被带到堡垒里，敌人给他戴上了锁链和镣铐。在牢房里，他一连数日挣扎在生死线上，而最后他的伤口竟奇迹般地痊愈了。他的亲人们用黄金把他赎了回来。

被俘的骑士回到了家，与父母团聚了。当他的战友们和士兵们看见他时都兴高采烈，以为要重新投入战斗了。但是骑士的心里却充满了深深的、无名的忧郁，无论是父母的慈爱还是朋友们的帮助，都无法使他消愁。

他在被俘期间，曾看见过摩尔人要塞司令的女儿。在见到她之前，他就听说过她美貌绝伦。而当他见到她时，他发现她比自

己想象的要美得多。他无法抵御她的美貌的诱惑，不顾一切地爱上了这位他根本无法得到的女子。

他一连几个月都在苦苦思索一个又一个胆大包天的计划。他时而想办法要打破把他和那个女子隔开的障碍，时而又拼命要忘掉她。有时他想这样做，而有时他又想采取完全相反的做法。终于有一天他召集起他的弟兄们和战友们，下令集结起全部人马。在高度隐秘的情况下，他们完成了一切必要的准备，之后，向堡垒发起突然进攻。骑士疯狂地爱着的那位美女就住在那里。

出征之时，所有的人都以为他们的首领要为他在被俘时在敌人监牢里所受的奴役而复仇。但是，在夺取了城堡之后，每个人都明白了发动这次大胆行动的起因是什么，而战斗中许多虔诚的基督徒却为了这种不相称的爱情而送了命。

骑士对那女子爱得如醉如痴，终于获得了摩尔美女的芳心。他听不进朋友们的劝说，也不理睬士兵们的背后议论与不满。大家都要求尽早离开那座围起来的城堡，阿拉伯人肯定要来攻打，以此作为对上次可怕袭击的报复。

果然如此。那个要塞司令集合了附近地区的人马，一天早上，守卫在下面塔楼上瞭望台的哨兵报告那对情侣说，在山岩上发现，数不清的敌军从山下来了，可以肯定，所有这些摩尔人都是来攻打堡垒的。

听到报告，要塞司令的女儿变得脸色苍白，象个死人。骑士高声叫人给他拿来武器，堡垒里一片准备打仗的气氛。士兵们纷纷从营房里跑出，军官们开始下达各项指令，一道道的栅栏门关上了，吊桥拉起来了，雉堞上站满了弓箭手。

几小时以后，战斗打响了。

城堡可以当之无愧地被称为坚不可摧的城堡。只有象上次基

督徒们那样发动奇袭，才能够攻克它。守城者打退了敌人一次、两次甚至十次进攻。

摩尔人看到自己的努力毫无成果，于是便紧紧地把城堡围困住，因饥饿来迫使守城者投降。

果然，饥饿给基督徒们造成了可怕的灾难。但是，大家都明白，即使城堡失守，所有守城将士们的生命都可以用他们首领的头颅换取。然而，任何人也不愿背弃他，谴责过他的行为的那些人都发誓与他生死与共。

摩尔人已急不可待了，他们决定在夜半时分发起新的攻击。进攻异常凶猛，守城已无望。双方展开了可怕的交火。在战斗中，已经从梯子上爬上城墙的要塞司令，头上被砍了一斧，又从城墙上跌入壕沟。与此同时，骑士在箭楼的豁口处受了致命的一击，在他周围，双方已短兵相接了。

基督徒们开始后退并准备撤离。这时，摩尔姑娘弯身向着躺在地上奄奄一息的骑士，恐惧和绝望使她力量陡增，她拼命抱住骑士，一直到他拖到演武院。在那里，她按动一个弹簧，一块石头仿佛是被一股神奇的力量抬了起来，洞口露出来了。摩尔姑娘和她抱着的情人消失在洞口，她拖着他一直下到地穴的最深处。

### 三

当骑士醒过来时，茫然回顾，说道：

“我渴！我要死了！我渴极了！”

他呼吸困难，嘴唇干枯，不断地说胡话，这是死亡的先兆。从他的呓语只能听出他痛苦地说：

“我渴！我渴极了！水！水！”

摩尔姑娘知道，地洞有一个出口通向谷地，那里有一条河。谷地和谷地周围的山头上到处都是摩尔士兵。堡垒被攻下之后，他们徒劳地到处寻找骑士和他的情人，要杀死他们以满足复仇的渴望。但是，她丝毫没有犹豫，她拿起骑士的头盔，象个影子似的，从掩盖着洞口的草丛中钻出去，走下河岸。

就在她已经取了水，准备回到她爱人身边的时候，响起了开弓放箭的声音，接着听见一声叫喊。

两个守卫在堡垒附近的摩尔士兵听见草丛中有动静，便朝那方向射了几箭。

摩尔姑娘受了致命伤，但是她仍然爬回洞口，并且一直爬到洞底，骑士就在那里。骑士看见她浑身是血，已经快死了，于是他恢复了理智，明白了他们俩承受着自己过失的严重后果。他两眼望着上方，没有喝情人献给他水，而是问摩尔姑娘：

“你愿意成为基督徒吗？你愿意皈依我的信仰而死去吗？如果我得救，你就会和我一同得救。”

摩尔姑娘由于失血过多而昏倒在地上，此时，她勉强点了下头，于是骑士便乞求万能救世主的名义，把洗礼的圣水洒在姑娘的头上。

第二天，那个射箭的士兵发现河边有一条血迹，他沿着血迹走进山洞。在那里，她看见了两具尸体：骑士和他的情人。至今，他们还在夜里出来，在附近徘徊。

# 绿眼睛

很久以前，我就很想以这个题目，随便写下一个故事。而现在给了我这个机会，我用很大的字母在稿纸的第一行写下了标题，然后我便信笔挥洒起来。

我觉得我见过一双在这篇故事中我描绘的眼睛。我不知道是在梦中还是确实见过。我肯定无法真实地描写出这双眼睛：闪亮的，清澈得如同夏季暴雨后从树叶上滴落的雨珠。但是无论如何，我相信读者们的想象力，能够在这篇故事（我们姑且称之为“一幅我将来会画出的图画的草图”）之中理解我的意图。

—

“鹿带伤跑了……它带伤跑了。肯定是这么回事。在山里的荆棘丛中能看见血迹，它跳过一棵乳香黄连木时，腿软了……我们年轻的领主干了别人干不了的事……我当了四十年猎人，从来没见过这么出色的狩猎……不过，看在索利亚城保护神圣萨都里奥的份上，在这片橡树林中截住它！把狗放出来！使劲吹号角，一直吹到不能吹为止！你们要快马加鞭！你们没看见那只鹿朝着白杨泉方向逃去了吗？要是它在死之前逃掉了，我们能够放弃

吗？”

蒙卡约山谷间长时间回荡着号角此起彼伏的声音，狂怒的狗吠和侍仆们的呐喊。人们、马匹和狗都乱哄哄地一窝蜂拥向伊尼哥——阿梅那尔侯爵的狩猎总管——所指出的拦截猎物的最佳地点。

但是，这一切都没用了。当猎狗中最敏捷的一只气喘吁吁，口吐白沫地跑到橡树林时，那只鹿快速的象一只箭似地一下子逃跑了，消失在通往泉水的小径上的野草丛中。

“站住！……大家都站住！”伊尼哥大喊，“它注定要逃掉的！”

马队站住了，号角不响了，猎狗们在猎人的吆喝下呼哧哧地嗅着足迹。

就在那会儿，狩猎活动的主角与队伍会合了，他叫费尔南多·德阿根索拉，是阿梅那尔侯爵的长子。

“你干什么？”他对着自己的猎人总管喊道，与此同时，他脸上明显流露出惊异的表情，而眼睛里不时闪出怒火。“你在干什么，笨蛋？你看见了，那只鹿受伤了。那是第一只落在我手中的猎物，而你放弃追寻，你让它跑掉，好逃到林子深处去。难道你认为我狩鹿是为了给狼群送去一顿美餐吗？”

“老爷，”伊尼哥含糊地小声说，“不能超越这个地点。”

“不能？为什么？”

“因为那条小路通向白杨泉，在泉水中生活着一种坏精灵，要是有人敢搅浑了泉水，他就得为此付出很高的代价。那只鹿大约已经逃离岸边了。您干吗不摆脱了那只鹿而自己又免了大灾呢？我们这些猎人是蒙卡约山的大王，虽然是大王也得进贡。凡是逃到这座神秘泉水旁的猎物，就算是放弃不要了。”

“放弃不要了！我宁愿放弃我父母的领地，我宁愿把灵魂扔给撒旦，也不愿让那只鹿从我手中逃掉。那是唯一一只被我的标枪刺伤的鹿，是我的狩猎活动的第一个成果……你知道吗？知道吗？……从这里还能断断续续看出踪迹：它的腿坏了，它跑得慢了，放开我……放开我，你松开缰绳，要不我就把你打翻在地……谁知道呢，也许我不让它跑到泉边？如果它到了泉边，那就让它见鬼去吧，让那清泉和它的精灵们见鬼去吧！加油啊，闪电！加油啊，我的马儿！如果你能赶上那只鹿，我就叫人把我佩戴的钻石镶嵌在你笼头的金鼻勒身上！”

马和它的骑手象一阵旋风似地跑远了。伊尼哥注视着他们，直到消失在灌木丛中。然后，他回过头来，看着自己的周围，所有的人都象他一样一动不动，十分沮丧。

最后，这位猎人高声说：

“先生们，你们都看见了，为了阻止他，我差一点儿死在他的马前。我已经尽了我的义务。对付魔鬼，光靠勇敢是没用的。猎人带着他的弓弩只能走到此处，从此往后，就得看神甫和他的圣水掸洒器了。”

## 二

“您的脸没有血色，一副无精打采，郁郁寡欢的样子。出什么事了，自从那一天——我总是把它看作晦气的一天——您追赶伤鹿到了白杨泉，就传说一个邪恶的女巫用她的魔法使您得了病。您不再跟在狂吠的猎狗群后面上山了，您的号角也不在山间吹响了。您只是天天早上颤抖地柱着弓弩到密林中去，在那里一直呆到太阳落山。天黑以后，您就脸色苍白地，疲倦地回到城堡，而

那时我正白费功夫地在强盗窝里寻找他们猎获物的尸体。什么东西引起了您的注意，使您这么长时间地呆在远离爱您的人们的地方？”

当伊尼哥说话时，费尔南多全神贯注地想着心事，一面机械地用他的猎刀把他坐的乌檀木椅子削下一块块碎片。

他长久地沉默着，只听见木片从磨光的木头上被削下来的吱吱声。之后，年轻人把头转向他的仆人，仿佛什么话也没听见似地高声说道：

“伊尼哥，你是个老人，你熟知蒙卡约山上所有的洞穴，你就住在山坡上，终日追赶野兽，在你打猎的时候不止一次地攀登上山顶。告诉我：你是不是偶而见过一位住在山岩间的女子？”

“一位女子？”猎人惊诧地喊，目不转睛地盯着费尔南多。

“是的。”年轻人说，“我遇见的事非常奇怪，非常奇怪……我原以为可以永远保守这个秘密，但是现在不可能了，它从我的心中流出来，在我的脸上显露出来，所以，我把此事告诉你……你帮助我驱散笼罩在那个人儿身上的迷雾，而她，看起来只对于我才存在，因为没人认识她，没人见过她，也没人能告诉我她的情况。”

猎人张着嘴，拉过他的小板凳靠近他主人的椅子，并且一直盯着他看……而他的主人略略思索了一下，接着说：

“那一天，尽管你说了些不吉利的预言，我还是到了白杨泉边，重新捉到那只被你们出于迷信而放掉的鹿。从那天以后，我的灵魂充满了孤独的渴望。

“你不认识那个地方。是这样的：泉水悄悄地从一块山岩里冒出，它顺着飘动的绿叶一颗颗地滴落下来，那些叶子长在泉眼四周的植物上。水珠滑落时，象金粒似的闪闪发光，象乐器似地

发出音韵。小滴汇集在草地上，潺潺流淌，流淌，低低的小声象是花间飞舞的嗡嗡蜜蜂。泉水流过沙滩，越流越远，并且汇合成河道？水流冲击着拦路的障碍，水流迂回曲折，忽而迸射，忽而疾跑；有时泉水在欢笑，有时泉水在低语，最后流入一个湖泊。

“在那个地方，一切都很出奇。孤寂伴随着成百上千的陌生声响，笼罩着那片地带，使灵魂沉迷于无可言喻的幽郁之中。在白杨树银白色的树叶上，在水波上，在岩洞中，大自然中无形的精灵们似乎在告诉我们，它们承认有一个与它们相似的兄弟是人类中不死的精灵。

“当清晨到来时，你总是看见我拿着弓弩走进山岭。我并不是在追寻猎物时在林莽中迷了路，不，我从不迷路，我是去泉边，坐在那里，在它的水波中寻找……不知寻找什么，这是疯狂！那天我骑着我的‘闪电’跳过泉水时，我记得在泉水深处看见了一个奇怪的东西……非常奇怪……是一双女人的眼睛。

“也许那是一缕折射在水花上转瞬即逝的阳光，也许那是飘浮在泉底水藻中间的一朵花，而它的花萼仿佛是翡翠做成的……我不知道。我相信，我看见一双盯着我看的眼睛，它的目光在我胸中燃起荒诞的，无法实现的愿望，那就是：找到一个长着同样眼睛的人。为了找到她，我一天又一天地到那里去。

“最后，一天黄昏……我以为是可笑的梦境，然而不是，那是真的。我已经和她说过好几次话，就象此刻我和你说话一样……一天黄昏，我看见她坐在我的位置上，穿着的衣衫一直拖到水中，飘曳在水面上。那是个绝顶美艳的女子。她的秀发金黄，她的睫毛一闪一闪如同阳光的金线，在睫毛中间闪动着一双顾盼灵活的眼睛。我曾见过这双眼睛……是的，因为这双眼睛就是深

深印在我脑海中的那双眼睛，它的颜色令人不可思议，那是……”

“绿色的！”伊尼哥一下子从凳子上坐直了身子，喊道。他的声音充满了极度恐惧。

费尔南多听见他说出了自己要说的话，感到很惊讶。于是就又焦虑又高兴地问道：

“你认识她？”

“啊，不！”猎人说，“上帝保佑我可别认识她！但是，我的父母在禁止我去那个地方时，对我说过上千次，生活在泉水中的精灵，鬼怪，妖精或者女人，都长着绿色的眼睛。我恳求您，为了您在这个世界上最爱的一切，别再去白杨泉了。说不定哪一天，它会报复您，您将死去，为曾经落入泉水中这一过失付出代价。”

“为了我所爱的！”年轻人低声说，脸上挂着悲哀的微笑。

“是的，”老猎人说，“为了您的父母，为了您的亲属们，为了上天指定做您妻子的人的眼泪，为了一个看着您长大成人的老仆的眼泪，别去那里了。”

“你知道什么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所最爱的吗？你知道为了什么我宁愿献出父亲的爱、母亲的吻和世上所有女人的温情吗？我只是愿以此换取那双眼睛的一瞥，仅仅是一瞥……你看，我怎么能不去找她呢？”

费尔南多说话的语气，使伊尼哥两眼饱含的泪水，顺着脸颊无声地流下，他绝望地喊道：

“遵照上帝的旨意吧！”

### 三

“你是谁：你的家乡在哪里？你住在什么地方？我日复一日地寻找你，但是我既没看见载你到此处的骏马，也没看见为你驱车引路的仆从。你被一层象浓浓的黑夜般的神秘面纱遮掩着，请你立刻揭开面纱吧。我爱你，无论你是贵族小姐还是村姑，我都属于你，永远属于您。”

太阳已经落在山顶后面，夜幕迅速地沿着山坡降下来，轻风在泉水旁的白杨树间飒飒作响，湖面上慢慢地升起薄雾，开始裹住水边的岩石。

在一块岩石上，在一块几乎要没入水底的倾斜的岩石上，有阿梅那儿侯爵长子的身影，他颤栗着，跪在他那神秘的心上人面前，苦苦哀求她讲出自己身世的秘密。

她很美，美丽而苍白，宛如一尊石膏像。一缕卷发垂在肩上，隐现在头纱的褶皱中，仿佛是从云朵中射出的一缕阳光。在她金色睫毛的环绕中，两只绿色的眼睛闪闪发亮，好象镶嵌在金首饰上的两颗翡翠。

年轻人刚说完，她的嘴唇翕动了一下，似乎要说什么，但是仅仅吐出一声叹息，一声轻微的、痛苦的叹息，如同即将消失在细草间的微风吹皱涟漪所发出的低低声音。

“你不回答我！”费尔南多看到他的希望落空，大声喊道，“你愿意我相信别人说的关于你的那些话吗？噢，别这样……告诉我吧，我要知道你是不是爱我，我要知道我能不能爱你，如果你是一位女子……”

“或者是个妖怪……如果我是个妖怪呢？”

年轻人稍微犹豫了一下，他身上冒出冷汗。当他用更加火热的目光看着那女子的眼睛时，他的眼睛睁大了，他被那双眸子的绿光所迷惑，几乎痴呆了。于是，出于爱情的冲动，他喊道：

“即使你是妖怪……我也会爱你……我也会象现在这样爱你，因为，我命中注定要爱上你，我爱你直到另一个世界，如果确实有另一个世界的话。”

“费尔南多，”于是那位美丽的女子开口了，她的声音象是音乐。“我爱你超过你爱我。我，尽管是一个真正的精灵，却来俯就一个凡人。我和人世间的的女人不同，我是个与你相匹配的女子，而你高出于所有的男人。我生活在水底，和水一样，我是无形的，流逝的，透明的。我与水的低语对话，我与水的波浪共飘浮。我并不惩罚敢于弄脏我所居住的泉水的人，我宁愿用我的爱情来犒赏他，就象犒赏一个比迷信的凡夫俗子高明的普遍人一样，就象犒赏一个能够理解我的古怪而玄秘的爱情的爱人一样。”

当她说话时，年轻人如醉如痴地欣赏着她的绝世之姿，仿佛被一股不可知的力量所吸引，他一点点向岩石的边缘靠近。绿眼睛的女子接着说道：

“你看，你看见清澈的湖底了吗？你看见水底飘动的长着长长绿叶的植物了吗？这些植物将为我们准备一张翡翠珊瑚床……而我，我将给你带来无法形容的幸福，那是你日思夜想的幸福，只有我能给予你……来吧，湖上的雾如同亚麻布做的华盖罩在我们的头上……；水波用它们的喃喃絮语召唤着我们；晚风在白杨树间开始唱起爱情颂歌；来吧……来吧……”

夜开始抛下它的黑影，月亮在湖面上闪烁，轻风把雾聚积在一起，那双绿眼睛在黑暗中闪闪发光，如同在这片有魔法的湖面上奔跑的磷火……“来吧，来吧……”，这两句话象咒语似地在费

尔南多耳畔响着，而那个女子站在岩石边缘处唤他，似乎要给他一个吻……一个吻……

费尔南多朝着她走了一步……又一步……于是他感到一双细长柔软的手臂环抱住他的脖子，在他火烫的嘴唇上感到一阵冷，那是一个冰雪般的亲吻……他晃了一下……脚下一软，便跌入水中。湖上响起一片低哑而哀伤的啁啾。

水中迸出发光的火星，他的身体没入水中，水面上激起一圈又一圈的银色涟漪，水波扩散着，一直到岸边才消失。

# 沉寂中的声音

(托莱多传说)

当我在美丽宁静的托莱多城旅行时——那是我日常紧张拼搏的休整时机——，发生了一些小故事。我对此稍加润色并予以记述。

一天傍晚，我胳膊下夹着画夹，在京城里狭窄的街道上漫步。这时，我感到在我耳畔似乎有一种飘乎不定的微弱的声音在说着含糊不清的话语。我急忙转过身，却发现在这条窄巷中只有我一个人，形影相吊。然而，确实有个声音，一个很奇怪的声音，如泣如诉，那肯定是个女子的声音，就发自离我几步远的近处。我懒得徒劳地寻找在我背后发出低低哀怨的人，而且附近修道院已敲响奉告祈祷钟，于是我便返回客店——那是在漫漫长夜中的安身之处。

当我一人待在房间里的时候，在微弱、摇曳不定的烛光下，我在画册上勾画出一个女子的轮廓。

两天以后，当我几乎忘掉了这件怪事时，我偶然又来到出事的那条弯弯曲曲的街巷迷宫中。白天即将消逝，夕阳把天边染得红一片，紫一片。在静谧中，报时的洪亮钟声沉重地响起。我慢慢地走着，心中充满惆怅，脸上带着疑虑的表情。

我又一次听到了那个声音，就是前天的那个声音，它再次打破了宁静，也打破了我的安宁。这一回，我决心不解开谜底绝不罢休。而当我几乎认为我的调查没希望时，我发现了一幢旧宅，是个非常古老的建筑，一扇小窗户外面被一道怪里怪气，但还有艺术感的铁栅栏封住。毫无疑问，那个动听的、娴静的声音就是从那扇窗户里发出的。

天已完全黑了。那个充满幽怨的声音沉默了。于是我决定回客店。在那间四壁粉刷过的客房里，我躺在硬板床上，在脑子里虚构出一个故事……但绝不会是真的。

第二天，在传出神秘声音的那幢旧宅对面摆小五金摊的一个犹太老人，对我说，那里很久以来就没人居住了。过去，有一位非常美丽的女子住在宅子里，陪伴着她的丈夫，一个年龄比她大许多的吝啬的商人。有一天，那个商人把宅门锁上就走了，以后再也没有关于他和他美貌的妻子的消息。据传说，自那时起，每天晚上，都有一个女子身形的白色幽灵在那所破败的大房子里游荡，而且还能听到含混的夹杂着诅咒与哀泣的声音。

根据同一个传说，人们说看出那个白色幽灵就是吝啬商人的美丽妻子。

如同天国音乐般的女子的声音，如同多情的心灵般的低语，你来到我身边，被充满花香的春天轻风送来。在你的隐隐的话语中，在你的幽怨里，在你的美妙而奇特的歌声里，隐藏着什么秘密？

# 地 神

(阿拉贡传说)

村里的少女们头顶着水罐从泉边返回家。她们边唱边笑，一路笑语喧哗，热闹得象一群燕子，它们围着钟楼的风向标盘旋，密密麻麻得如同一片冰雹。

格里高琉大叔呆在教堂的门廊里，坐在杜松下。他是这一带最年长的老人，差不多有90岁了，一头白发，笑口常开，目光总是很快活，而两只手总是抖抖嗦嗦。当他还是个孩子时，就当牧童。年轻的时候又当了兵。以后就回乡种地，他有一小块父母留给他的田产。最后，他年老体虚，只能安安静静地坐在那里等待死神的降临。他不怕死，但也不希望死。谁讲的笑话都没有他讲的那么逗乐，谁的故事也没有他的故事那么动听，谁也不会象他那样在故事中巧妙地穿插着谚语、警句或是箴言。

一看到他，少女们都加快了脚步，想去找他聊聊天。他们走进门廊，一起请求老人给她们讲个故事来消磨时间。天快黑了，夕阳的光斜斜地洒向大地，山影迅速地在平原上拉长了。

格里高琉大叔微笑着听姑娘们的请求，于是他便答应给她们讲点儿什么。姑娘们立刻坐在地上，围成个圈子，中间坐着老人。他开始讲了：

“我不给你们讲故事，因为虽然我眼下还记得一些，但是那都是一些很严肃的故事，而你们这些可爱的小傻瓜是不会爱听的，而且我也没那么多时间来讲，因为天快晚了。所以，我不讲故事，而是给你们讲一个忠告。”

“忠告？”姑娘们嚷起来，语气里带着明显的不高兴。“算了！我们到这儿来可不是为了听什么忠告。如果我们需要指导，会去找神甫大人的。”

“问题是这样，”老人脸上带着习惯的笑容，用沙哑与颤抖的嗓音说道，“也许神甫大人不可能象格里高琉大叔那样那么适时适地地给你们这个忠告，因为他总是忙着祈祷和念连祷文，而我呢，每天都能看见你们早早就去水泉汲水，很晚才回来。”

姑娘们脸上露出不易觉察的嘲弄的微笑，互相交换着眼色，还有几个姑娘偷偷地把手指放在额头上，同时脸上带着意味深长的表情。

“这么说，您认为我们在泉水边多耽搁一会儿，和女伴们，邻居们聊聊天是不好的行为？”一个姑娘问道。“村里是不是又传出流言蜚语了？就因为有些小伙子在路上给她们送鲜花，或者自愿帮助我们把水罐背到村口吗？”

“跟这些有关系。”老人对那位代表女伴们说话的姑娘说。“村里的老太婆们嘀咕着说，今天姑娘们到一个地方去疯玩了，而那个地方她们这些上岁数的女人总是早早就去，战战兢兢地取水，因为只有那个地方有泉水。我觉得不好的是，那个靠近泉水的地方使所有的人都害怕，而你们却越来越不在乎，最后会发生这样的事：你们还呆在那个地方时，黑夜突然降临了。”

格里高琉大叔说最后这几个字时，语气非常神秘，以至于那些少女们吃惊地睁大了眼睛看着他。她们既感到好奇，又觉得可

笑，因此执拗地说：

“黑夜降临！那个地方夜里会出什么事呀？您干吗这么大惊小怪，还用吓人的、阴森森的字眼儿给我们讲那里要出的事儿。难道那里有狼会吃了我们吗？”

“当蒙卡约山被大雪覆盖时，狼就离开洞穴，成群结队地从山坡上下来。我们不止一次地听到狼群可怕的嗥叫，不仅在泉水四周听得到，甚至在村镇的街道上都能听到。不过，蒙卡约山最恐怖的客人并不是狼。在它的深谷里，在它的孤零零、陡峭的山顶上，在它的山洞里，住着一些邪恶的精灵。每逢夜晚，它们就结伙顺着山坡下来，它们藏在各种空隙中，熙熙攘攘地出现在平地上，它们在岩石间蹦蹦跳跳，在水中游戏，或者在光亮亮的树枝上荡秋千。就是这些精灵在岩石缝隙中呼啸，是它们做成那些巨大的雪球并且推动雪球从山顶上滚落，席卷而且压平了路上的一切；是它们在雨夜尖叫着把冰雹甩在我们的玻璃窗上，象轻盈的蓝色火焰般地飞跑在沼泽地上。由于教会做了祈神赐福和被魔，这些精灵从平原上被赶出去了，它们现在栖息在群山绝顶上。它们各有各的特点，而且在我们看来，它们的形态也是千奇百怪的。但是，精灵中最危险的就是地神，它们用花言巧语讨少女们的欢心，然后再去迷惑她们。地神住在深山里，它们熟知地下的条条曲径，它们永远守护着地下宝藏，日以继夜地在靠近水源的地方看守着那些金银宝石。你们看见了吗？”老人用那根充作手杖的棍子指着蒙卡约山的山顶，山在右面，在弥漫着暮霭和紫绛色夕照的天空的衬托下，山顶显得尤其黑黝黝而高峻。“你们看见那座还覆盖着积雪的特别高大的山了吧？在这座山里面，这些邪恶的精灵们有自己府邸。它们居住的宫殿既令人恐怖又妙不可言哪。

“很多年以前，一个牧人追赶一头迷路的牛，误入了这类洞穴中的一个，洞口上被荒草遮盖着，而洞深不见底。当牧人返回村里时，他脸色蜡白，象一具死尸。他发现了地神们的秘密，他曾经呼吸了那里有毒的空气，他为自己的莽撞而付出了生命。但是，在他咽气之前，他说出了自己惊人的经历。他顺着他发现的洞穴往前走，最后找到几条四通八达的地下通道，这些通道被一种奇怪的、不可思议的光照得很亮，那光来自岩石中的磷。那里的矿石如同许许多多大块的水晶石，千姿百态，光怪陆离。这些洞内大厅的地面、穹顶和墙壁都描着花纹，仿佛是最富丽的大理石拼镶的，但是上面用金银嵌成各种图案，在闪光的图案之间镶着数不胜数的色彩和大小各异的宝石。那里有大量的红锆石和翡翠，有钻石、红宝石和蓝宝石，还有——谁知道呢！——其它许多不知名的宝石，这个牧人也不知道该怎么称呼。不过，那些宝石又大又美丽，把他的眼睛都看花了。外边的任何声音都无法传到这个神奇的洞穴里。只是偶而能隐隐约约觉察出悠长而凄凉的风声，象是呻吟，这声音在这座有魔法的迷宫中飘荡；还能听见地火在地下熊熊燃烧发出的难以分辨的声音；还有不知在哪里奔流的水流的哗哗声。

“那个牧人孤孤单单，迷失在这个巨大的空间里了。他走了很久很久还没找到出口。最后，他终于听见泉水声，找到了源头。泉水从地下冒出来，如同一个神泉。泉水喷涌着，泛着泡沫。水从高处落下，形成一条很壮观的瀑布。水从岩石缝中流下时发出很响的声音。泉水的周围生长着一些见所未见的植物，有的长着又宽又厚的叶子，有的叶子又细又长，象一条条飘舞的带子。

“在那片潮湿茂密的草丛中，有一些奇怪的生灵，半隐半露

地来来往往。它们有的一半儿象人，有的一半儿象爬虫，有的既象人又象爬虫。它们不断地变形，一会儿变成畸形的小矮人，一会儿又变成浑身闪闪发光的火神，或者是在泉眼上跳环舞的飘动的火焰。它们东奔西窜，象一群讨厌的、畸形小侏儒一样在地上跑动，它们攀上岩壁，吐出泡沫，象蛇似地扭动着身体，或者象一团怒火似的在水面上舞蹈，这些地神，这些地下的领主们，它们走着，唱着，搬动着自己的巨大的财富。它们知道守财奴们把财宝藏在哪里，而后他们的继承人们就再也找不到这些财宝了；它们知道摩尔人在逃跑之前把珍宝秘藏的地点，也知道他们的失踪的珠宝首饰，丢失的金币和所有有价值而且消失了的东西在什么地方。它们去寻找，找到之后便窃为己有，把这些财物藏在自己的洞穴里，因为它们擅长沿着地下的路，秘密的，不为人知的路走遍全世界。在地下，它们囤积起成堆的珍奇物品，有堪称无价之宝的首饰，有珍珠宝石镶嵌的项链、项圈，有极古老式样的纯金双耳瓶，里面装满了红宝石，有精雕细刻的杯子，有贵重的武器，有镌刻着人物肖像和陌生的玄秘的神话故事的金币，总之，那里有惊人的巨大财富，人们简直无法想象。所有的东西都熠熠闪光，迸发出五颜六色的火花和强烈的反光，仿佛一切都在燃烧，在运动，在颤抖。至少，那个牧人说这就是他留下的印象。”

说到这里，老人停顿了一会儿。姑娘们起初听格里高琉讲故事时，脸上挂着戏谑的微笑，而后却深深地沉默了，等着老人继续讲述。她们睁大眼睛，嘴唇微微张开，脸上充满好奇与兴趣。最后，有一个姑娘，她听了对那些堆放在牧人面前的惊人的财富的描述，激动不已，她打破了沉默，情不自禁地嚷了起来：

“怎么？他什么东西也没拿吗？”

“什么也没拿，”格里高琉大叔回答。

“他多傻呀！”姑娘们异口同声地喊道。

“在关键时刻，天使帮助了他。”老人继续说道，“当他的贪欲（这是能压倒一切的本性）开始打消了恐惧，两眼被金银珠宝所迷惑（仅仅其中的一件就足以使他成为巨富），当他正要去拿一些的时候，他说他听到有个声音在说‘对此后果你会感到惊异的！’。在深深的地下，他听得很清楚，很明白，尽管四周充溢着地神们的哈哈大笑和话语声，地火燃烧的沸腾声，流水的潺潺声和风的呜咽声。他仿佛是在小山脚下听到山上传来供奉着蒙卡约圣母的寺院里的钟声。牧人听到晚钟声，他立刻伏在地上，祈求圣母的帮助。后来，他自己也不知是怎么回事，竟然离开了那地方，而且找到了回村的道路。他躺在一条小路上，变得痴呆呆的，似乎是刚从一场恶梦中惊醒。从此以后，大家明白了，为什么那处泉水有时会在水中含有细碎的金粉，为什么每逢夜晚，在一片夜声中能听到模糊的人语声，那是地神们从洞穴里发出的有毒的甜言蜜语，它们竭力引诱那些容易上当受骗的人，这些人总是愿意听地神们的话。地神们答应送给他们财富和金银珠宝，实际上这一切就是那些上当受骗人的永恒惩罚。”

格里高琉大叔讲到这里时，天已经黑了，教堂的钟声召唤人们作晚祷。少女们虔诚地划着十字，低声地念诵万福玛利亚，然后便告别了老人。而老人还一再叮嘱她们别在泉边耽搁太久。姑娘们拿起各自的水罐，一声不吭地走了。她们在教堂的门廊里行动总是很谨慎的。当她们离开那里很远了，而且已经来到村中广场上该分手的地方时，她们之中最勇敢，最有决断的一位姑娘嚷道：

“你们相信格里高琉大叔给咱们讲的那些荒唐话吗？”

“我不信！”一个姑娘说。

“我也不信！”另一个说。

“我也不信！我也不信！”其他姑娘也附和着说，她们笑着嘲笑自己一时间的轻信。

姑娘们分手了。广场是所有街道的汇合点，每个姑娘都朝着广场的一个方向走去，然后在各自的街角拐弯处消失了。有两个姑娘，就是那两个没有开口嘲笑格里高琉大叔故事的真实性的姑娘，还在想着那个奇妙的故事。她们仿佛沉缅在各自的思绪中。她俩一起走在一条阴暗而狭窄的曲巷中，走得很慢，就象那些心不在焉的人一样。

两个姑娘中年龄大些的是玛尔塔，她有20岁了。年龄小的叫玛格达莱娜，还不到16岁。

路上，她俩一直沉默不语。一直到家门口时，她们把水罐放在门前的石凳上，玛尔塔开口对玛格达莱娜说：

“你相信蒙卡约山里的奇迹吗？相信泉边有精灵吗？”

“我，”玛格达莱娜老老实实地说，“我什么都信。你难道怀疑吗？”

“啊，不！”玛尔塔连忙打断她，“我也什么都信。我相信所有那些……我愿意信的。”

## 二

玛尔塔和玛格达莱娜是姐妹俩。当她们还很小的时候，就失去了父母。他们母亲的一位亲戚出于怜悯而收养了她俩，从此她们便在这个女人的庇护下过着贫穷的生活。她经常用斥骂和侮辱

性的言词来提醒姐妹俩其仁慈的代价。而这一切使维系姐妹二人的纽带越来越紧，这不只是由于血缘关系，而是由于贫困和所受的屈辱。但是，在玛尔塔和玛格达莱娜之间有一种暗暗的较量，原因只能是她俩截然不同的品貌所造成的。

玛尔塔很高傲，生性好冲动，表达感情的方式很粗率。她不会哭，也不会笑。所以，她从未哭过，也从未笑过。而玛格达莱娜正好相反，她是个胆小的姑娘，很有爱心，心肠软，人们不止一次看见她象个孩子似地又哭又笑。

玛尔塔的眸子比黑夜还黑，在黑色的睫毛下，有时仿佛迸发出炭火似的火花。

玛格达莱娜的蓝眼珠好象沐浴在光流里，被金色睫毛形成的一圈金环围住。她眼睛所表露的一切都是那么和谐。玛尔塔长得瘦瘦的，肤色苍白，身段苗条，举止严正，一头卷曲的黑发覆盖在前额上，长可垂肩，如同一袭黑天鹅绒披肩。她的相貌和玛格达莱娜的相貌形成罕见的对照：后者肤色又红又白，身材矮小，外貌和举止象个孩子，两条金色的发辫盘在头上，如同天使头上金色的光环。

尽管姐妹俩莫名其妙地彼此反感，但到那时为止她们的关系还是保持不冷不热，似乎让人觉得还是平和的，亲热的。她们从未得到过爱抚，因此不会为此而争吵；她们从未得到过宠爱，因此不会为此而相互嫉妒。她们遭受同样的痛苦和不幸。玛尔塔把自己紧紧封闭起来，在高傲的沉默中独自忍受一切。而玛格达莱娜感受到姐姐发自内心的冷淡，她要哭的时候，就独自一人向隅而泣。

她们没有共同的感情。她们从不互相倾诉内心的欢乐和悲伤。然而，她们唯一想要深深埋藏在内心的秘密却被对方凭着正在恋爱的嫉妒的女人的本能而发现了：她俩爱上了同一个人。

她俩中的一个把爱情看作是一种执着的追求，就象一个性格桀傲不驯的任性的孩子；而另一个把爱情看作是青春的盲目而自发的爱，需要爱上一个人，爱上第一个主动出现在自己面前的人。姐妹二人都严守自己爱情的秘密，因为她们爱上的那个男子似乎曾经嘲笑过与贫穷的平民百姓家的姑娘谈恋爱的做法，他认为这是荒唐的欲望。尽管他和她们之间有差距，但是姐妹俩仍然怀着得到他的渺茫的期望。

离村子很近的地方有一处可俯瞰四周的高地，高地上有一座被主人遗弃的古城堡。在不眠之夜，老奶奶们便会讲起有关城堡最早的主人们的奇妙动人的故事。据说，阿拉贡国王在与敌人进行的战争中耗尽了财产，他的追随者们抛弃了他，而他自己也面临失去王位的危险。有一天，一个当地的年轻的牧羊女向他询问此事，然后，牧羊女告诉他有几条地下通道，沿着那些通道可以在敌人无法察觉的情况下翻过蒙卡约山。牧羊女又赠给国王一些精美的珍珠，贵重的宝石和金银锭。国王用这些财宝装备起一支强大的军队，他率军在一夜之间穿过地下通道。次日，袭击了敌人营垒，消灭了敌军，巩固了他的王位。

取得如此重大的胜利之后，传说他对牧羊女表示：“你想要什么，就向我要吧，哪怕要我的半个王国，我也会马上给你的，我发誓。”牧羊女答道：“我只想回去照料我的羊群。”“不，你来照管我的领土吧。”国王说，并且赐给她一大块领地，在离卡斯蒂里亚最近之处为她建起一座城堡。牧羊女住进城堡，那时她已经和一位国王的宠臣结了婚，他是个贵族，既漂亮又勇敢，而且还是个拥有很多城堡和领地的领主。

格里高琉大叔讲的关于蒙卡约山地神（其秘密就在泉水边）的奇妙故事，再一次激起两个多情姐妹的疯狂幻想，而且还补充

了——姑且这么说吧——关于传说中牧羊女找到的那些财富的下落。那些财富不止一次地在她们的不眠的痛苦之夜侵扰着她们的思绪，给她们带来一线微弱的希望之光。

遇到格里高琉大叔的那天晚上，村里的姑娘们都在各自的家中谈起老人讲的故事。而玛尔塔和玛格达莱娜却深深地沉默着，无论是当天夜里还是次日一整天，她俩闭口不谈那个故事，而她们的女伴们却对此说得沸沸扬扬。

又到了往日的时刻了，玛格达莱娜拿起她的水罐，问她的姐姐：

“我们到泉边去吧？”

玛尔塔没回答，于是玛格达莱娜又问了一句：

“我们到泉边去吧？你看，要是咱们不赶快走，就没法在太阳落山前回来了。”

最后，玛尔塔语气严厉而刺耳地高声说道：

“今天我不想去了。”

“我也不去了。”玛格达莱娜沉默了一会儿后补充说，她的眼睛盯着姐姐的眼睛，仿佛想从中猜测出她这一决定的原因。

### 三

差不多一小时之前，村里的姑娘们就回家了。夕阳的最后一缕光线在地平线上熄灭了，夜色越来越黑，此时，玛尔塔和玛格达莱娜互相躲避着，分头从不同的道路离开村子，向神秘的泉水走去。在一条长长的长满杨树的小路尽头，泉水从几块覆盖着苔藓的巉岩下涌出。

白日的喧嚣一点点沉寂了，听不见从远处传来的暮归农夫们

呼唤的回声，听不见赶着牲口犁地的汉子按着犁的节奏唱歌的声音；再以后，也听不见牲口铃铛的单调声响了，听不见牧人的吆喝和轰赶牛群的狗的吠声了。村中教堂的钟楼上响起最后晚祷的钟声，回荡在夜晚的深沉而庄严的寂静之中。在这片静谧中，充满了奇怪的轻微的噪音，此时听来分外清晰。

玛尔塔和玛格达莱娜溜进树林的迷宫，在夜色的掩护下分别来到白杨路的尽头。玛尔塔不知道什么是害怕，所以她的步子坚定沉着。而玛格达莱娜甚至听见自己的脚踩在铺满枯叶的路上发出的沙沙声都吓得哆嗦。

当姐妹俩同时到达泉边时，夜风开始吹动白杨树的树梢。似乎是为了应合高低强弱不同的风声，泉水发出了有节奏的一致的哗哗声。

玛尔塔和玛格达莱娜专注地倾听着那些声音，有时如同从脚下流逝的低语，绵绵不断；有时如同从头上飘过的悲泣，忽起忽灭，反复再三，在密林深处哀转久绝。随着时间的流逝，风和水合成的不息的音响掀起一股奇特的高潮，迷惑了视觉和听觉，使姐妹俩完全眼花缭乱，不知所措了。

于是，仿佛是在梦境中听到的远远的、模糊不清的回声似的，她们依稀听到那种无名的断断续续的声音，这声音如同一个孩子想叫妈妈但又叫不清楚的语声；而后，她们听到一遍又一遍重复的单字，总是那几个字；以后，她们听到不连贯的、颠倒混乱的句子，没秩序，没意义，而最后……最后，在树林间飘来荡去的风和在岩石间流淌的泉水开始说话了。

它们是这样说的：

泉水：女子！……女子！……听我说……听我说，靠近一些听我说，我要亲吻你的脚，同时我战栗地在我的波浪的幽暗深处

描画出你的容貌。……听我说，我的潺潺小声就是我的语言。

风：姑娘！……聪明的姑娘，抬起你的头，让我轻柔地吻你的前额，同时，我吹拂你的头发。聪明的姑娘，请听我说，我也会说话，我会对着你的耳朵轻声说一些温柔的话。

玛尔塔：噢！说吧！说吧！我会听懂你的话的，因为我的脑子在飞快转动，就象你的含糊不清的话语在流动一样。说吧，神秘的泉水。

玛格达莱娜：我害怕。夜风，有香味儿的风，使我发烧的前额变凉了！请给我说点儿什么好鼓起我的勇气，因为我的灵魂动摇了。

泉水：我穿过了大地阴暗的地心，我发现了大地的奇妙无比的财富，我熟知地下的情况，从那里将诞生出未来的世界。我的流水声能催眠，也能使人清醒。你醒醒吧，你要明白这一点。

风：我是吹动天使的巨大翅膀使他们在天空飞翔的空气。我在西边天上堆积起云朵，为太阳铺设一个绛紫色的云床。黎明时分。我吹起薄雾，雾散成水滴，变成珍珠般的雨点，洒落在鲜花上。我的飒飒风声是一种慰藉，敞开你的心灵吧，我将使它充满幸福。

玛尔塔：当我第一次听见汨汨的地下溪水的流淌，我就向地面俯下身聆听，我我有白听，因为地下溪流包含着一秘密，而我最后会弄明白的。

玛格达莱娜：我知道，你们是风声。以前，当我疲倦的时候，你们抚摸我，使我入睡。在我小时候，当我进入梦乡时，你们的轻声低语对我来说就象是母亲在为女儿唱催眠曲。

※ ※ ※

泉水沉默了一会儿，流水潺潺，在岩石间冲击着。风也沉默了，只听见树叶沙沙作响。时间就这样过去了，然后，泉水和风又开口了。它们是这样说的：

泉水：我一滴一滴地穿透了取之不尽的金矿的矿层，我沿着银矿床奔流，我从如鹅卵石那么多的蓝宝石和紫水晶中喷涌而出，我的水流不是卷走泥沙，而是卷走钻石和红宝石。之后，我便在神秘的默契中与一位守护神结合了。我凭借它的势力，凭借宝石与金银的深藏不露的本事而变得富有。我的体内盛满了金银财宝的元素，所以我可以给你你渴望的一切。我拥有祛魔的能力，有护身符的能力，有七颗宝石和七种色彩的功能。

风：我来自于我漫游过的平原，就象蜜蜂携带着香甜的蜂蜜飞回蜂房，我带来女人的叹息，孩子的祈求，纯洁的情话和晚香玉与野百合的幽香。我沿路只收集芬芳和和谐动听的声音。我的财富是非物质的，但是这财富带来灵魂的安宁和幸福梦境中的虚无幸福感。

※ ※ ※

当玛尔塔象中了魔法似地被迷惑着，俯身向泉边；以便更清楚地听清那些话语时，玛格达莱娜本能地离开泉边的那些岩石。

姐妹俩都呆呆地注视着，一个盯着泉水深处，另一个盯着天空深处。

玛格达莱娜看着高空中闪烁的金星，喊道：

“那是保护我们的看不见的天使们头上的光环。”

与此同时，玛尔塔看着泉水中抖动的星星的倒映，说道：

“那是泉水在它神秘的旅程中席卷而来的金沙。”

泉水和风又沉默了，然后又开口说话了：

泉水：你要顺着我的水流溯源而上，你要象脱掉破衣服似地摆脱恐惧，你要大胆地迈进一个新奇的世界。我猜测，你的灵魂与那些高等精灵的本质一致。大概是嫉妒之心把你从天上抛下来，让你落入贫穷的泥淖。不过，我看到在你的前额上闪烁着高傲的印记，由此证明，你与我们这些强大而自由的精灵是相匹配的……来吧，我来教你学会咒语，当念动这些咒语时，岩石便会开启，为你献上藏在石头里面的钻石，就象渔夫从深海中采来的藏在海贝中的珍珠。来吧，我会给你各种财宝，让你过上好日子。以后，当禁锢你灵魂的樊笼被打破，你的灵魂将和我们的一样，它们本来就是相象的，不分彼此。我们将成为万物的推动力和生命之光，将象水一样沿着地下的条条动脉而奔流。

风：水寄居在淤泥上，它总是轻轻拍打着大地。而我在太空遨游，在无边无际的空间飞翔。它合着你心脏的跳动，它使你的灵魂象火焰和蓝色旋涡状的雾一样升腾。虽然有翅膀，却要下降到大地深处去寻找黄金，这是多么不幸啊，因为只要向上飞升，就能找到爱和感情！它象紫薰花一样生活在阴暗的地方，而我将用我多情的亲吻为你带来与你一样美的有生命力的花种。我将拨开云雾，让阳光照耀着你，给你欢乐。而它是幽暗的，蒙昧的。当你的灵魂得到解脱时，我将用一朵红云托起它，上升到阳光明媚的天空。

风和泉水都不响了，地神出现了。地神如同透明的小矮人，如同一种浑身发出炫目的火光的小侏儒，它哈哈大笑，轻盈无声地在岩石间跳跃，令人眼花缭乱。有时，它沉入水中，在水底它依然闪闪发光，就象一颗五光十色的宝石；有时，它跳出水面，手舞足蹈，把头晃来晃去，动作迅速得令人难以置信。

玛尔塔看着地神，用茫然的眼神注视着它的稀奇古怪的各种变化。当最后这个邪恐的小精灵象滚动的火苗似的纵身投入蒙卡约山的崎岖不平的沟壑中时，它摇晃着迸射出火花的长发，而玛尔塔感到一股强大的吸引力，便跟在它身后，疯狂地奔跑起来。

“玛格达莱娜！”与此同时，风还在呼唤，随后便慢慢消失了。

玛格达莱娜在一个友善的声音的引导下，象个梦游者似地，一步一步地往前走。她跟随在一阵清风的后面，风逐渐向平原飘过去。而后，在黑黝黝的杨树夹道里一切都再次沉入寂静中，泉水和风依然发出往日的沙沙声和细碎的低语。

#### 四

玛格达莱娜回到村里，脸色苍白，心中充满惊惧。而玛尔塔整夜未归。

第二天下午，姑娘们在杨树夹道的泉水边找到一只破水罐，那是玛尔塔的。从此，再也没有她的消息了。从此以后，村里的姑娘们总是在太阳初升的清晨去泉边汲水。她们之中有几个人曾肯定地告诉我，晚上从那里不止一次地传来玛尔塔的哭声，她的灵魂被囚禁在泉水里了。不过对此我并不相信，因为从那时起，没有人敢在晚钟之后到白杨夹道去听玛尔塔的哭声。

# 金手镯

(托莱多传说)

—

她很美，她的美貌使人晕眩；她很美，她的美貌决不是我们所梦想的天使的美，是一种妖邪的美，大概是魔鬼把这种魅力借给了一些生灵，以充当它们在人世间的工具。

他爱她，不顾一切地爱她；他爱她，而他的爱是以寻求欢乐而始，以经受折磨而终。他的爱几乎就是幸福，但是，似乎上天赐给他这种爱情是为了让他承担某种罪责。

她很任性，既任性又怪癖，就象世界上所有的女人那样。而他很迷信，既迷信又勇敢，就象那个时代的所有男人一样。她名叫玛丽亚·安图耐斯。他名叫佩德罗·阿方索·德欧莱里亚纳。他们俩都是托莱多人，从小就住在这座城市。

关于这段奇妙故事的传说发生在许多年以前，它只介绍了书中的人物，他们就是它的男女主人公。

我，作为一个忠实的记录者，对我听到的这个传说决不妄加补充，使之更好地保持自己的特点。

## 二

有一天，他看到她在哭。于是就问道：

“你为什么哭？”

她擦了擦眼睛，盯着他看了看，叹了口气，又哭了。

佩德罗便靠近她，拿起她的手，斜倚在阿拉伯式栏杆上，那个美丽的女郎正凭栏眺望着河水。他再次问道：

“你为什么哭？”

瞭望台脚下，塔霍河水哗哗流淌，曲曲折折，顺着岩石向前流去。这座京城就座落在山岩上。太阳已经越过临近的山峦，暮霭如同蓝色的薄纱在漂浮，只有单调的流水声打破了这片无边的静谧。

玛丽亚高声说道：

“请别问我为什么哭，别问我，因为连我自己也不明白，而你也不会理解的。在我们女人的心里，常有一些愿望在困扰着，无法解脱，只能叹一口气。在我们女人的头脑里，常有一些疯狂的念头闪过，但是无法启齿。这是女人神秘的天性造成的不可思议的现象，男人甚至对此无法想象。我请求你别问我难过的原因了。如果我告诉你，你或许会哈哈大笑的。”

她说完了话，又低下头，而他又重复了他的提问。

最后，美丽的女郎不再固执地拒绝回答了，她用低哑，断断续续的声音说道：

“你愿意让我说，那么这是一个会让你发笑的傻念头，不过没关系。既然你想让我说，我就告诉你。昨天我去了教堂，那里在庆祝圣母节，圣母像放在主祭坛上，下面垫着一只金凳，金灿

灿的，象一盆火。管风琴的音乐颤抖着，在整个教堂里回荡。在诵经处，神甫们念诵《圣母颂》。我在祷告，非常虔诚而专注。就在那会儿，我无意中抬起头，向祭坛望去。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的目光盯住了圣母像。我说错了，不是盯住圣母像，而是盯住了一件在此之前我没看见的东西，一件吸引了我全部注意力的东西。对此我无法解释……你别笑……，那件东西就是怀抱圣婴的圣母手臂上的一只金手镯……我闭上眼睛，接着祷告……但是不可能！我的眼睛不由自主地去看那个地方。祭坛上金光灼灼，这些光芒都反射在手镯上颗颗钻石的无数个棱面上，一片金碧辉煌。在钻石周围，数不胜数的红色和蓝色，绿色和黄色的光点流光溢彩，仿佛是火星汇成的涡流，仿佛是那些火妖拉着圆圈飞快地旋转，用光芒和令人难以置信的跳跃诱惑着人……我离开教堂，回到家。但是那个念头牢牢地粘在脑海里。我躺下睡觉，睡不着……整整一夜，我都在想着那件东西……早晨，我睡着了。但是你相信吗？在梦里，我仍然看见一个女人戴着那只镶钻石的金镯。她走来走去，出没无常。她是个深色皮肤的美丽女子；是个女子，确实是的；她不是我崇拜和敬仰的圣母，只是个女人，象我一样的另一个女人。她看着我，取笑我。‘你看见这个了吗？’她露出手镯，好象在对我说，‘多么光彩夺目啊！仿佛是从夏天夜空摘下的星星编成的圆环。你看见了吗？不过这不是你的，永远不会是你的，永远……你也许会有别的更好的，更贵重的，如果有可能的话；但是这一只，闪烁着奇妙的光，诱人的光……永远不是你的……永远……’我醒过来，但是从那时到现在，这个念头就象一枚滚烫的钉子似地扎在我的脑海里，它既邪恐又无法改变，肯定是撒旦本身在诱使我有这个想法……怎么样？……你不说话，不说话，还低着头……是不是我的愚蠢让你发笑了？’

佩德罗抽搐了一下，一手紧按着剑柄，他低垂的头抬了起来，声音嘶哑地问：

“是哪位圣母佩戴这只手镯？”

“是圣体龕上的圣母。”玛丽亚小声说。

“圣体龕上的圣母！”年轻人用畏惧的声音重复着。“大教堂圣体龕上的圣母！……”

一时间，他的脸上明显流露出他内心的活动，一种被某种想法震吓的表情。

“唉！为什么不是另一位圣母戴这只手镯呢？”他语气强烈而激动地说道，“为什么不是在大主教的法冠上，不是在国王的王冠上，不是在魔鬼的爪子上？即使付出生命或者被罚入地狱，我也会把这个珠宝摘下来给你。但是，对圣体龕上的圣母，我们的守护神，我……我是在托莱多城出生的，这不可能！不可能！”

“永远不可能！”玛丽亚用低得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说，“永远！”

他又哭了。

佩德罗失神地看着河水的水流，河水不停地从他茫然的眼睛前流过，顺着岩石流淌着，这座京城就座落在山岩上。

### 三

托莱多大教堂！请想象一下：一座用花岗岩雕成的高大棕榈树的森林，树枝交织在一起，形成一个巨大宏伟的拱顶。在拱顶下面，安放或生活着产生于想象与现实的伟大创作，这些创作被天才之手赋予了生命。

请想象一下：一片阴影与光的不可思议的混合，中殿的黑暗

与尖形穹窿的彩色光线相交错，耀眼的灯光与圣殿的阴暗在争斗并且最终被暗影所吞没。

请想象一下：那是个石头的世界，宏大无边，如同我们的宗教信仰；阴暗沉郁，如同宗教的传统；玄妙神奇，如同那些宗教故事。也许，您大致认识了这座标志着我们祖先的热情与信仰的永恒不朽的建筑，它堆积着几个世纪由信仰、灵感和艺术凝结成的奇珍异宝。

在这座大教堂的怀抱里，栖息着寂静，庄严，神秘主义的诗意和神圣的恐怖感，它抗击着世俗思想和人世间的卑琐诱惑以保守这块疆域。呼吸到这里纯净的山间空气，物质享受的匮乏会因此而被忽略；呼吸到这里虔诚信仰的气氛，无神论也会改变。

尽管在任何时候走进这座神秘而圣洁的大殿，它在我们眼前都是那么伟大而壮观，但是只有在某些日子里，它才会给我们留下更加深刻的印象。在那些时候，大教堂展示出它所有的宗教豪华场面，圣龛上披金嵌宝，台阶上铺满地毯，柱子上蒙上挂毯。

那时，当点燃的上千支银灯倾泻出瀑布般的光芒时；当空中香雾缭绕，唱诗班的歌声和管风琴的和声以及钟楼上敲响的钟声震动了这座大教堂，声音从最深的地基响彻到最高的尖顶之时，在那一时刻，当感受到上帝的无上威严时，就能懂得，上帝就在那里，用他的启示支撑着大教堂，用他至高无上的权力的余泽使那里神圣、辉煌。

就在发生了我们刚刚谈过的那个场面的同一天，在托莱多大教堂举行了圣母八日祭的最后祭祀。

这一宗教节日本来使大教堂里挤满了信徒们，但是此刻他们已向四面八方散去，礼拜堂里和主祭坛的灯已经熄灭了，教堂那

些巨大的门扇在门轴上嘎吱吱地响着关上了，因为最后一个托莱多城的教民已离去。这时，从阴影中走出一个人，他蹑手蹑脚地极其隐秘地一直走到教堂翼部的铁栏杆处。他脸色苍白，苍白得如同坟墓上的石像，他刚刚从那里经过时，曾在墓碑上靠了一会儿，好控制住内心的激动。铁栏杆处有一盏灯，灯光照亮了他的脸。

他是佩德罗。

在两个情人之间不知发生了什么事，使得他竟然动手去干那件仅仅想象一下就会毛骨悚然的事呢？这永远也无法知道。不过，他就在那里，他在那里准备实施他罪恐的打算。他不安的目光，他颤抖的膝盖，他头上涔涔流下的大颗汗珠，都表明了他的内心想法。

大教堂空空荡荡，完全空空荡荡，沉浸在深沉的寂静之中。但是，时不时地传出阵阵隐隐可闻的声音：也许是木头干裂发出的咔嚓声，或许是沙沙风声，或者，谁知道呢，也许是由于幻觉的作用，在精神兴奋时看到，听到并感受到实际并不存在的东西。但是，确实听得见一种声息，忽远忽近，忽而在他身后，忽而在他身旁，仿佛是压抑的啜泣，仿佛是衣衫曳地的窸窣，仿佛是不停地来来去去的杂沓的脚步声。

佩德罗努力向前走去。他走近栏杆，走上大礼拜堂的第一层石阶。在这处礼拜堂的周围是国王们的墓地，他们的石像手放在剑柄上，好像日夜守护着这座圣殿，而他们自己则在此长眠。“往前走！”佩德罗低声说，他想走，但走不动。他的双脚好像被钉在地面上。他垂下眼睛一看，立刻吓得毛发直竖：因为礼拜堂的地面是一块块宽大而阴沉的坟墓的墓石铺成的。

一瞬间，他觉得就在那个地点：有一只冰冷、白骨森森的手

以不可抗拒的力量抓住了他。数盏昏黄的灯照着教堂的中殿，灯影憧憧，犹如散落在黑暗中的点点星星。他看到，灯光摇曳不定，墓前雕像和祭坛上的圣像都在晃动，整个教堂在晃动，连同它的花岗石连拱廊和方石支墩。

“往前走！”佩德罗又喊道，他仿佛精神失常了。他走近祭坛，攀登上去，一直爬上圣像下的矮凳。他周围的一切都显得虚幻如梦，阴森恐怖。一切都笼罩在黑暗里或幽幽的灯罩下，而那如豆的灯光比黑暗更令人畏惧。只有那天国的女王在一盏金灯的柔和光芒照耀下，仿佛平静地微笑着，在如此森然的环境中，她是那样慈祥而安宁。

然而，尽管那无声的静止的微笑使佩德罗略感安心，但是马上又使他感到惶恐，这是一种更加古怪、更深的、他从未有过的惶恐感。

他再一次控制住自己，闭上眼睛不去看她。他伸出手，哆嗦着摘下那只手镯，那只金手镯，那是一位圣洁的大主教的慷慨奉献，那只金手镯价值连城。

珍宝已在他手中了，他痉挛的手指用一种异乎寻常的力量握住它。现在剩下要做的就是拿着这件珍宝逃跑了。但是，要逃跑必须要睁开眼睛，但是佩德罗不敢睁眼去看，去看灯，看那些圣像，看那些坟墓前的国王石像，看飞檐上画的魔鬼，看柱头上刻的怪物，看那一片片的黑影和一道道的光线，它们组合成巨大的白色幽灵，缓缓地在中殿的深处游动，四周充满了可怕而奇特的细碎声响。

他终于睁开了眼睛看了一眼，立刻发出一声尖厉的叫喊。

大教堂里到处都是塑像，它们穿着从未见过的古式服装，它们走下了各自的墙龛，挤满了大殿。它们用没有瞳孔的眼睛盯着

他。

那些圣徒、僧侣、天使、魔鬼、武士、贵妇、侍从、修士和普通百姓，都混杂在一处，聚集在中殿里和祭坛上。在祭坛下面，当着那些国王的面，大理石刻的大主教们跪在各自的坟墓前充当着仪式的主持，而这些大理石像，佩德罗曾多次见过，它们都一动不动地躺在自己的石棺中。与此同时，象从一个庞然的死尸上爬出的蛆虫似的，密密麻麻的爬虫和怪兽糜集在那里，它们从坟里钻出来，攀附在支墩上，蜷缩在华盖上，悬吊在拱顶下。这些花岗石刻的怪物们形象怪诞，狰狞而恐怖。

佩德罗再也支撑不住了。太阳穴疯狂地颤动着，一团血涌上了他的眼睛，他第二次大叫一声，那是一声撕心裂腑的非人的叫喊，然后便昏倒在祭坛上。

第二天，当教堂的杂役僧人们在祭坛脚下发现了他的时，他手中还攥着那只金手镯。他看到人们向他走近，便爆发出一阵刺耳的狂笑，喊道：

“是她的！是她的！”

这个可怜人疯了。

# 吻

(托莱多传说)

## 一

本世纪初，当部分法国军队占领了历史名城托莱多的时候，指挥官们知道，如果军队分散驻防，他们在西班牙的村镇将面临危险，于是首先把城里最大最好的房子征作司令部。

他们先占据了豪华的卡洛斯王宫，然后又把手伸向咨询会议大厦。当他们看到在大厦里也无法安排更多的人的时候，便开始侵占宗教团体的房子，最后，他们甚至于把神圣信仰的教堂当作兵营来使用。在这种乱糟糟的情况下，在一个村镇上发生了我要讲的故事。那是一个深夜，大约有上百名高大、潇洒、健壮的龙骑兵——老奶奶们至今还用敬畏的口气说到他们——进了城。他们披着黑色的军用斗篷，跨下战马踏得石子路上迸出火星，他们的武器相碰的铿锵声和马蹄的得得声使得从太阳门到索科多维尔的狭窄而冷清的街道回响起一片震耳欲聋的噪音。

指挥这支队伍的是一名相当年轻的军官，他和他的队伍之间保持约有30步的距离，他和另一个人小声交谈着，那个人从服装上看与他一样也是军人。

这个人步行着走在指挥官的前面，手中提着一盏灯，似乎他在当向导，引导队伍在迷宫般又暗又曲折又乱的街道上穿行。

“真的，”那位骑士对这位陪同者说，“如果给我们准备的住处就象别人所描述的那样，那么我们差不多甘愿睡在野外，或者在广场上露宿。”

“那么，您想要什么呢，我的指挥官？”向导说，实际上他是个军需官。“在阿尔卡萨连放个谷粒的地方都没有了，更别说住个人了。至于圣胡安那里就甭说了，因为有15名轻骑兵住在修士们的禅房里。我带你们去的修道院地方还不坏，但是大约在三、四天之前，一支在全省游动的别动队仿佛自天而降，幸亏我们最终做到让他们集中住在修道院里，而把教堂给我们腾干净了。”

“总之，”军官沉默了片刻后，似乎无可奈何地接受了这个意外得到的奇怪住地，他高声说道，“有个不舒服的住所总比没有强。无论如何，如果下雨的话——从天上密布的云来看，这是很可能的——我们就有个可遮盖的地方了。有一点儿是一点儿。”

谈话在这时中断了。跟在向导后面的骑兵沉默地向前行进，一直走到广场上。在广场的一端，醒目地出现在面前的是修道院的黑色轮廓，它的摩尔式高塔，它的钟楼，它的尖顶以及它的呈波状的黑乎乎的屋顶。

“这就是您的住处。”军需官看见修道院后，转身对军官大声说。这位指挥官命令队伍停下来，然后他下了马，从向导手中接过提灯，朝着后者所指的地方看去。

教堂已被毁得一塌糊涂，但是尽管如此，占据了修道院其它部分的士兵依然认为教堂的大门碍事。大门被东拆一块，西拆一块，早已被一点点全部拆掉了，士兵们用这些木头当劈柴，在晚上烧火取暖。

所以，我们这位年轻的指挥官无须扭断钥匙或者拧下锁头，就可以直入教堂里面了。

提灯的昏暗的光被淹没在教堂中殿的沉沉黑影之中。灯光下，走在前面的军需官的身影变得异常巨大，清晰地投射在墙壁上。指挥官在教堂里四处巡视，仔细查看里面一个又一个的礼拜堂，直到他认为对这里的情况已清楚了，才命令他的骑兵们下马。人和马都散开了，各自找地方尽可能舒服地安顿下来。

我们已经说过，教堂被彻底拆毁了，在主祭坛高高的挑檐上还悬吊着帷幕的碎布条，那帷幕是教徒们离开此地之前覆盖在祭坛上的。在中殿零零散散地有几块宗教屏风画，都歪在墙边；壁龛里的圣像都不见了。在唱诗班处，微弱的光勾划出阴暗的松木联椅的轮廓。在已经碎成几块的地板上，明显地看见几块宽大的墓碑，碑上刻满了印章、族徽和哥特式的铭文。在那边远处，在那些静悄悄的小礼拜堂的尽头，沿着交叉通道，黑暗中隐约可见一些一动不动如白色幽灵般的石像，有的躺着，有的跪在大理石墓板上。这些石像仿佛是破败的教堂里仅存的栖居者。

龙骑兵指挥官在当天已行军14西班牙里，累得筋疲力尽。对于任何一个还不象他那样疲倦的人，对于任何一个还不太习惯于把士兵们亵渎神灵的行为看作世界上最司空见惯的事的人，只要略微胡思乱想，就无法在这个阴森而令人敬畏之处通宵安睡，因为就在教堂里，那些不敬神的士兵们大声抱怨这个临时凑合的营房，马刺的碰撞声在石板地上宽大的墓碑间回响，拴在柱石上的战马急躁地用前蹄刨地发出嘶鸣，并且摇晃着头，使拴马的铁链哗啦啦地响，这一切噪声汇合成一种奇特而令人恐怖的音响，回传在教堂的各个角落，并且在高大的拱顶下引起越来越混杂的，声声不断的回音。

我们的主角虽然年轻，但是他已经逐渐习惯了军旅生活中的各种意外事件。他刚刚安排好手下的人，就叫人给他在司祭席的

阶梯下面放了一只装着马饲料的口袋，他立刻躺在上面，尽可能舒服地用斗篷裹住身体，头枕在台阶上，5分钟之后，就象约瑟国王本人在他的马德里王宫一样酣声大作，安然入睡了。

士兵们用马鞍当枕头，象他们的指挥官那样慢慢都睡了，人语声也渐渐听不见了。

仅仅过了半点钟，就听见低低的风声从教堂尖拱的破玻璃窗中吹进来，在墙上石像的华盖下筑巢的夜鸟在屋顶下扑楞楞地盘旋，守夜的哨兵裹着宽大的斗篷，在柱廊中来回踱着，时远时近的脚步声清晰可闻。

## 二

在发生这个既真实又精彩的故事的时代，就象如今一样，对于那些不懂得欣赏托莱多城墙里的各种艺术珍宝的人，这个城市只不过是杂乱的，古旧的，残败的而且令人无法忍受的破村子。

从法国军队的军官们在其占领区所干的许多留下可悲而持久回忆的破坏行为来看，他们之中什么样的人都有，就是没有艺术家和考古学家。因此，他们在这座罗马皇帝们君临过的古城中感到无比厌倦。

在这种精神状态下，能打破那种千篇一律的漫漫长日的一种微不足道的调剂，就是在这群无所事事的人们中间互相热切地拜访。所以，同事的提升，别动队的一次战略行动，外交信使的出发，或者是任何一支部队到达本城，这些都成了热门话题并引起各种评论，直到另一件事情来取而代之，并引起新的不满，批评和猜测。

因此，第二天当那些有此习惯的军官们去索科多维尔晒太阳和闲聊时，唯一的话题就是龙骑兵们的到来。在上一章里，我们已经说了，他们的指挥官正在酣睡，以消除军旅的疲乏。

军官们围绕此事已经聊了将近一个小时，而且用各种方式解释这位新来乍到的人不露面的原因，因为其中有一人是龙骑兵指挥官的老同学，他已经邀他来这儿见面。这时，我们那位英姿飒爽的指挥官在广场旁的一个街口出现了。他已脱去了那件肥大的军用披风并精心修饰了一番：他戴着一顶很大的金属头盔，上面饰着冠状白羽；身穿宝石蓝镶红边的制服，腰间佩着一把配有钢鞘的华美的军刀。他在走路的时候，军刀随着他的军人步伐而发出有节奏的撞击声，而他戴的金马刺也随之铿锵作响。

他的同学刚一看见他，就立即起身去迎接。而几乎所有当时的在场者都跟着往前走。他们在听说了关于这位新伙伴的不同凡俗的怪诞性格之后，都怀着好奇心想进一步结识他。

他们象惯常那样紧紧拥抱并且充满感叹地相互问候，祝贺，交换了礼物，总之就象在这种场合的习惯一样。然后他们便畅谈起马德里流传的新闻，多变的战争命运，阵亡的或不在的好友，等等。谈话从一个话题转到另一个话题，最后转到这个必谈不可的题目，那就是军旅生活的艰辛，这座城市的枯燥乏味和条件简陋的住处。

一说到这些事，在场的一个人似乎听说了年轻的指挥官被迫把他的部下安顿在被毁坏的教堂里而心情不好，便开玩笑地问：

“说到住处，这一夜您在那个地方过得如何？”

“很难说。”他回答，“尽管我没睡好觉，但是我彻夜失眠的原因是值得一做的圣体守护。在一位美女身边失眠肯定不能算是这些倒霉事中最坏的一桩吧。”

“一个女人！”他的交谈者重复了一句，似乎不相信这个刚到的人有如此的佳运。“这可真是手到擒来，易如反掌啊。”

“这也许是您过去在巴黎的旧情人一直跟到托莱多，好让您这种发配式的生活好过一点。”另一个人说：

“啊，不是的！”指挥官说道，“绝不是这样。我发誓，我肯定从不认识她，而且我从未想到过会在一个如此蹩脚的下榻之处遇到一位如此美丽动人的女主人。这完全是人们所说的奇遇。”

“谈谈她的情况！谈一谈！”围在他身旁的军官们异口同声地嚷道。

他似乎准备讲述了，所以其他所有的人都专心致志地听着。于是他开始讲了：

“昨天晚上我睡着了，就象一个走了14西班牙里路的人那样大睡。就在我正香梦沉酣之时，一声吓人的响动把我惊醒，我支起上身；而那声轰响震得我的耳朵在片刻间什么都听不见了；过后我的耳朵里嗡嗡响了一会儿，仿佛有一只大胡蜂在耳畔哼叫。你们大概已经想象得出，使我惊惧的原因就是我所听到的一声该死的钟响。那钟很笨重，是个青铜制的唱诗班指挥一类的东西，是托莱多城的牧师们悬挂在他们的教堂里的，他们这样做的令人赞美的目的，就是让那些急需睡眠的人无法入睡。我嘟嘟囔囔地抱怨了几声那只钟和敲钟的人，准备一旦这反常而可怕的噪声停止后就继续进入梦乡。就在这时，一件奇怪的东西出现在我眼前并且使我的脑子受到刺激而兴奋起来。月光从大礼拜堂墙上狭窄的拱顶窗上泻入教堂，在这朦胧的光线下，我看见一位女子跪在祭坛前。”

军官们半惊半疑地相互看了看，而骠骑兵指挥官没有理会他的故事所造成的这一效果，继续讲道：

“你们根本想象不出任何与之相似的场面，那个夜间幽灵般的形象依稀浮现在礼拜堂的阴影下，就象你们大约看见过的画在彩色玻璃上的圣母像，从远处看去十分醒目，在教堂阴暗的背景下显得雪白，闪闪发光。在她的椭圆形的脸上明显看出轻微的精神上憔悴的痕迹，她的端庄的容貌充满温柔而挹郁的恬静，她的肤色白皙，细长身材的轮廓线条极其纯洁，举止娴雅高贵，她的白色衣衫轻飘飘的，这一切都使我想起我从童年时就梦想的那种女子。她们具有贞静的，天使般的外表，是少年时代飘忽不动的爱情的不可企及的对象！我觉得自己被一种错觉愚弄了，于是我眼睛不眨地盯着她，甚至于都不敢呼吸，害怕一口气会使眼前的魅力烟消云散。她一动不动。看到她的形象是如此纯洁，如此光彩熠熠，我不禁突然想到她不是人间的女子，而是一个幽灵，在一瞬间幻化成人的样子，乘着月光降临到大地上，在空中和在她身后留下蓝色的光尾，从高高的拱顶窗垂直地降到对面墙角下，打破了这个阴郁而神秘场所中的阴影。”

“但是……”他的同学打断了他的讲述，嚷道。此人一开始对这段故事抱着嘲弄的态度，而后终于对故事产生了兴趣。“那个女子怎么会在那里的？她什么也没对你说吗？她没对你解释她为什么会在那个地方？”

“我并没准备和她交谈，因为我断定她决不会回答我，不会看我，也决不会听我说话。”

“她是个聋子？”

“她是个瞎子？”

“她是个哑巴？”听故事的人中有三、四个人一起嚷道。

“她是这三者的结合，”终于，指挥官大声回答道。他略停了一下，接着说，“因为她是……大理石雕像。”

听到了这段奇遇的绝妙结尾，所有的听众都哄然大笑，其中一人对这个荒诞故事的叙述者——此间唯一保持沉默而且态度凝重的人——说道：

“原来如此！象这类的艳遇我知道的太多了，在圣胡安有一家真正的妓院。从现在起，我让这家妓院听候您的差遣，无论是要一个活生生的女人还是石雕女人，悉听尊便。”

“噢，不！”指挥官丝毫不为周围伙伴的哈哈大笑所动，继续说道，“我肯定，那里的女子与我这位女子不可同日而语。我这位女子是一位真正的卡斯提利亚淑女。由于这尊雕像巧夺天工的技艺，她似乎并没有被埋在坟墓里，而是保持着肉身与灵魂跪在墓石上一动不动。她双手合十，做出祈求的姿态，沉浸在一种神秘爱情的心醉神迷之中。”

“要照你这么说，你是要向我们证实女精灵的神话故事的真实性啰？”

“就我而言，我可以告诉你们，我一直认为那类故事是愚蠢的。但是从昨夜起，我开始理解了希腊雕刻家们的狂热了。”

“考虑到你这新结识的这位女士有如此不同一般的姿质，我认为你可以把她介绍给我们。我可以说我要是见不到这位妙人儿，我就活不了了……你见什么鬼了？你似乎是不让我们见她？哈！哈！哈！太妙了，你甚至于为此而嫉妒我们了！”

“嫉妒，”指挥官急忙说道，“嫉妒……不是嫉妒男人们……然而，你们看，我的痴想已经离奇到什么地步了。在这座女人像的旁边还有一座大理石像，很庄严，看起来也像她一样栩栩如生。那是个武士……毫无疑问，是她的丈夫……那么好吧，我把一切都告诉你们，即使你们嘲笑我的疯狂也罢……我要不是怕别人把我当成疯子，我早就把他剁成碎片了。”

军官们再次哄然大笑，比刚才的笑声更响。他们用笑声向这位爱上一位石头贵妇的古怪人表示，他们为他的奇特剖白而喝彩。

“没什么，没什么。我们必须见见她。”有几个人说。

“是的，是的。必须要了解这个石像是否值得如此动情。”另外一些人补充说。

“什么时候咱们在你们住的那个教堂里聚一聚，再喝上一杯？”其余的人嚷道。

“你们认为什么时候合适，就在什么时候。如果愿意的话，就在今晚。”年轻的指挥官答道，他已经恢复了往日的微笑，那微笑曾一度被嫉妒的怒火所驱散。“顺便说说，我利用辎重牲口甚至还带了两打香槟酒，真正的香槟，那是送给我们联队的将军的礼物中剩下的，你们知道，我们沾点儿亲。”

“太好了！太好了！”军官们异口同声地欢呼起来。

“能喝到家乡的酒了！”

“我们将高唱Ronsard的歌！”

“咱们谈谈女人，顺便也谈谈我们主人的那位贵妇。”

“那么……晚上见！”

“晚上见！”

### 三

托莱多城那些老实的居民们早已关上了他们古旧老宅的沉重大门，上栓加锁。教堂的大钟敲起了宵禁钟声。在已变成兵营的阿尔卡萨的上空可以听见就寝号声的尾音。这时，在索科多威尔前后聚集了10到12名军官，他们走上从那里到骠骑兵指挥官所住

的修道院的路。他们个个兴高采烈，希望见识一下那尊妙不可言的雕像，更盼望着痛饮指挥官答应的香槟酒。

沉沉的夜显得很凶险。天空布满了铅色的云块。风被囚禁在狭窄弯曲的街巷中发出呜呜的咆哮，它摇曳着石雕圣像旁悬挂的小灯的残光，并且带着尖厉的呼啸吹得塔楼上的铁风向标不停地转动。

军官们刚刚看到他们新朋友住地所在的那个广场，正在不耐烦地等待他们的指挥官立即走上前去迎接。他们小声交谈了几句，就一道走进教堂。在阴森的殿堂里只有一盏孤灯，在四围浓重漆黑的阴影的包围下，灯光依稀可辨。

“我发誓，”其中一位客人向周围看了看，大声说道，“这个地方是世界上最不适宜作为欢宴的场地了！”

“确实如此。”另一个人说，“你把我们带来认识一位女士，而这里却几乎伸手不见五指。”

“尤其是这里还非常冷，简直象在西伯利亚。”第三个人补充说，他把自己紧紧裹在斗篷里。

“安静，先生们，安静。”聚会的东道主打断了他们的抱怨。“安静，一切都可以解决。喂，小伙子！”他对他的一个勤务兵说道，“你到那边去找一些木柴，在大礼拜堂给我们点起一个熊熊的火堆。”

勤务兵按照他的长官的命令，在唱经处的联椅上连砍带劈，弄了一大堆劈柴，都堆放在司祭席台阶下面。然后他拿起灯笼，准备对那些精雕细刻的木刻碎片施以火刑。在碎片中间，这里有螺旋式柱的残部，那里是一座圣洁的男修道院院长的塑像，还有女人雕像的躯干，而鹰头狮身怪兽的丑陋脑袋正从这堆废品中向外张望。

几分钟以后，蓦地一股耀眼夺目的亮光照遍了教堂的各个角落。这光亮通知了军官们，欢宴的时刻到了。

指挥官在这样一个地方用隆重的礼节欢迎他的客人，就象在他家里迎接客人一样。他朝着客人们大声说：

“如果诸位愿意，我们入席吧。”

他的伙伴们装出极其郑重的样子，用一种可笑的欢迎姿态回答了他的邀请，然后他们跟在这次聚会的主角后面面向大礼拜堂走去。当他走到石头台阶处的时候，停了一下，伸手向墓地方向一指，用极其文雅的言辞说道：

“我现在荣幸地向诸位介绍我魂牵梦萦的那位女士。我相信，诸位的想法和我的相一致：我没有夸大她的美貌。”

军官们顺着指挥官所指的地方望去，他们情不自禁地发出一声惊叹。

他们看到在一块覆盖着黑色大理石的拱型墓碑的衬托下，一尊女人的石雕像跪在一个供祈祷用的跪椅前面，双手合十，脸朝着祭坛方向。那女人非常俊美，任何一个出自人工的美女雕像都无法与之相比，甚至在最离奇美妙的想象中想画也画不出来。

“她真是个好天使！”军官中有一人高声说。

“真遗憾，她是大理石的！”另一人说。

“毫无疑问，即使仅仅是在幻想中与这样的一位女子在一起，也足以使人整夜不得安眠。”

“您不知道她是谁吗？”几个欣赏指挥官的雕像的军官问他，而他正因自己的胜利而微笑。

“由于我回忆起一点儿童年时学过的拉丁文，所以很吃力地译出了墓碑的铭文。”他答道。“根据我的推断，她属于一个卡斯提里亚有爵位的人，这个男人是个著名的武士，曾经与大统

领\*一起远征意大利。我忘了他的名字，而他的妻子，就是你们现在所见到的这位女子，名叫堂娜爱尔薇拉·德·卡斯塔涅达。我敢说，这尊像与她本人一模一样。她可能是她那个时代最引人注目的女子。”

听了这段简短的介绍之后，那些一直盯着这次聚会的首要目标的军官们动手打开酒瓶，他们围坐在火堆旁，开始推杯换盏。

随着酒越喝越多，越喝越快，泛着泡沫的香槟酒的酒气开始冲昏了他们的头脑，这些年轻军官们越来越兴奋，叫嚷声，喧闹声越来越大。有的人朝着倚在柱旁的花岗石僧侣像投掷空酒瓶碎片，有的扯着嗓子唱起乱起八糟、不成音调的歌，而醉得最厉害的人狂笑着，拍手做鼓掌状，或者彼此争吵着，话语中夹杂着亵渎神明的言词和诅咒。

指挥官象一个绝望的人似地闷头饮酒，他目不转睛地看着堂娜爱尔薇拉的石像。

在微红的火光照耀下，通过朦胧的醉眼，他觉得那个大理石像仿佛活了，她似乎微微启动嘴唇要低声祈祷，她挺起弯着的胸部在哭泣，她更紧地合着双手，她的双颊泛红了，总之，她仿佛因眼前的冒犯神灵的、令人反感的场面而感到耻辱。

军官们察觉到他的郁闷而忧伤的心情，就递给他一杯酒，要把他从神魂颠倒的状态中解脱出来。他们嚷道：

“来吧！您来干一杯！您是今晚唯一没有干过杯的人！”

年轻的指挥官接过酒杯，站起身，把酒杯高高举起，他站在那尊与女人像跪在一起的武士像面前，说道：

“我为皇帝干杯，为他的常胜军队而干杯，正是由于常胜，

---

\* 指贡萨洛·费尔南德斯·德科尔多瓦（1453—1515），西班牙著名军事家，曾在意大利的塞里尼奥拉一带击败法国人。——译者注

我们才能一直来到卡斯提里亚的腹地，在一位塞里尼奥拉的战胜者的坟墓上向他的妻子求爱。”

那些军官用热烈掌声应合了这段祝酒辞，而指挥官摇摇晃晃地向坟墓走了几步，说道：

“你不要，”他仍然坚持对着武士石像说话，脸上挂着喝醉酒时的那种痴笑。“你不要以为由于把你看成情敌而对你心存怨恨。相反，你作为一个有忍耐力的丈夫，我敬佩你，敬佩你的宽容大度和忍让的态度。从我来讲，我也愿意成为一个宽宏大量的人……你除了是个战士，大概也是个能喝酒的人。我不能让别人说，我们干掉了20瓶酒，却让你白白看着都快渴死了……喝吧！”

他一边说，一边把酒杯端到石像唇边。他用酒弄湿了它的嘴唇，然后把剩下的酒泼在它的脸上，当他看见酒从一动不动的武士像的石头胡须上滴落，流到坟墓上的时候，就爆发出一阵响亮的大笑。

“指挥官！”就在这时，他的一个伙伴用嘲弄的语气说，“当心您所做的事……您瞧，拿石头人开玩笑要付出很高的代价。你想想发生在波布莱特修道院中那些第五队轻骑兵们中的事吧……教堂内庭的武士们说要在某个晚上拔出它们的花岗石剑，去教训那些给它们画上黑胡子以取乐的人。”

年轻人们大笑着听完了这段经历，但是指挥官毫不理会他们的笑声，始终沉迷于自己的念头中，他接着说：

“你们以为，我相信那石像至少能喝下倒在它嘴里的酒，因此才给它斟酒的，是吗？……噢，不对！……我和你们一样不信这些石像只是一块大理石，是从采石场开采出的那天起直到今天始终毫无生命的一块大理石。肯定地说，艺术家——他几乎就是神——给自己的作品赋予了一股生命的气息，尽管他无法使自己

雕刻的石像行走和活动，但是他给它们注入了不可思议而奇异的生命，这是我解释不清的，然而我可以感觉到它们的生命，尤其是在喝了少许酒之后。”

“妙极了！”他的伙伴们喊道。“喝吧，接着喝。”

指挥官边饮酒边盯着堂娜爱尔薇拉的石像，他用更加激昂的语气说道：

“你们看她！你们看她！……你们没看见她的柔软透明的肌肤正在变红吗？……你们不觉得在她的雪花石膏般的柔嫩并且微微发蓝的皮肤表皮下面，那玫瑰红色的亮晶晶的液体在流动吗？……你们还需要更多的生命力吗……你们还要更多的真实性吗？……”

“啊，是的，当然！”在听他说话的人中有一人答道，“我们希望她是个有血有肉的人。”

“有血有肉的！……卑微，腐朽！……”指挥官喊道，“我感到我的嘴唇和头脑都在欲望中燃烧。我感到血管里火一样的热血在沸腾，象火山熔岩似的，它的雾状的热气使人神思迷乱，眼前的一切都变得奇异。那时，真实的女人的亲吻象炽热的铁似地烫着我，于是我怀着苦恼，恐惧甚至于厌恶的心情远离开她们，因为那时和现在一样，我所需要的是一股海上清风来吹拂我滚烫的前额，我需要餐冰饮雪……涂上一层微光的雪，镀上一层金色阳光的雪……一位雪白的，美丽而冰冷的女子，就象那位石雕女子一样，仿佛用她神奇的美貌在刺激我，仿佛在随着火焰的节拍而轻轻摇摆，她微启双唇，要把爱情的珍宝献给我，她用这些来诱惑我……啊，是的！一个吻……你的一个吻就可以把折磨着我的热望扑灭。”

“指挥官！”几个军官看到他象一个失去理智的人那样向那尊石像走去，眼神迷惘，步履踉跄，就对他喊道，“您别疯疯癫癫

的！玩笑到此为止吧！别去骚扰那些死人！”

青年指挥官根本没听见他朋友们的话，他摇摇晃晃竭力往前走，他走到坟墓前，靠近了女人石像，但是，就在他向石像伸出双臂时，在教堂里响起一声令人毛发倒竖的喊叫。他七窍出血，直挺挺地倒地地上，头抵在坟墓脚下，已经破碎了。

军官们目瞪口呆，不敢稍动一步去救他们的朋友。

刚才，就在指挥官企图把自己火热的嘴唇贴在堂娜爱尔薇拉的嘴唇上时，他们看到，那个一动不动的武士举起手，用它的石头护手甲给了龙骑兵指挥官可怕的一记耳光，把他打倒在地。

# 故 事



# 洛斯加托斯客栈

## —

在塞维利亚，在从玛卡莱纳门到圣海洛尼莫修道院的路上，有一些有名的小客栈，而其中有一家，由于它所在的地点和周围的环境，可以说一直是那时候（或许现在不是了）最地道，最典型的安达露西亚小客栈。

请您想象一下：那是座雪白的小房子，房上铺着瓦，有微红色的，也有墨绿色的；在瓦缝儿之间长满了野草和一丛丛的木樨草。木头棚顶把阴影投在门楣上，门两旁各有一个用砖和灰泥砌的石凳。墙壁上随心所欲地开着几个小窗户，把光线引入室内。窗户有高的，有低的，有方形的，有的仿佛是并联拱顶窗或者天窗。墙上有间隔地嵌着一些桩子和铁环，那是用来拴马的。一棵多年生的老葡萄藤的深褐色枝干，爬满了木头葡萄架，披着枝蔓和又绿又大的叶子，宛如一座华盖，遮住了厅堂。在那里陈设着三只松木凳子，半打用香蒲编的已经松散的椅子，还有六七张腐腿桌子，上面的木板拼接得很糟糕。

在房子的一侧，一棵忍冬抓住墙上的裂缝一直爬到屋瓦顶上。在屋檐上还悬垂着几条忍冬的枝蔓。在风中摇晃着，仿佛是飘浮的青翠的小伞。房子的另一侧有一道长长的芦席编的篱笆，

标明了房子与一个小花园的分界线。小花园如同一只盛满鲜花的灯心草编的篮子。房子后面有两棵枝繁叶茂的大树，树冠形成了深色的背景，衬出白色的烟囱。给这幅画面添上最后几笔的是果园的栅栏，旁边长满了黑莓和龙舌兰；还有河岸边的金雀花丛；还有瓜达基威尔河，它弯弯曲曲，缓缓流向远方，一直流到古老的圣海洛尼莫修道院的墙脚下。修道院从四周环抱着它的茂密的橄榄树梢上露出了一角，塔楼的黑色轮廓用深色笔触勾画在碧蓝透明的天空。

请想象一下，这幅景色又被人群注入了活力，人群之中有男有女，有孩子有动物，他们成群结伙，都是那么生动，那么有特色。在这里，矮胖，面色红润的小店主，坐在一个矮凳上晒太阳，用手揉搓着烟叶准备卷烟，嘴唇上叨着一片纸。在那里，一个玛卡莱纳的小贩，眯缝着眼睛高唱着，并且用吉它给自己伴奏。与此同时，其他人用玻璃杯在桌上敲打或者拍手给他打拍子。稍远的地方，一群披着五颜六色的薄头巾，头上插着大朵大朵石竹花的姑娘们敲打着手鼓，尖叫着，笑着，嚷着，一面还使劲地摇着架在两棵树之间的秋千。小饭馆的侍者端着盛小橄榄的托盘和盛青果的盘子来来往往，一伙伙村里的人在路上熙熙攘攘。两个醉汉和一个与过路姑娘调情的风流小子吵了起来。一只公鸡骄傲地站在鸡窝顶上喔喔地叫着。一只狗对着用棍棒和石头打它的孩子们狂吠。油在煎鱼的平底锅里滋滋响着，油点四溅。马车夫们甩着响鞭，扬起一片尘土，也赶到了。歌声，响板声，笑声，人语声，口哨声，吉它声，敲桌子声，拍手声，摔罐子声，以及许许多多奇怪而不和谐的嘈杂之声融汇成一片快活的，无法形容的喧嚣。请你想象一下，这一切就发生在一个气候宜人的宁静的黄昏，一个安达露西亚地区最美丽的黄昏，在那里每天

都是美好的，您会想看看展现在我面前的热闹场面。当时我是第一次见到这些，并且慕名去访问了那家有名的小饭馆。

这次旅行是在很多年前，至少有10年或者12年了。我在那里显得象在异国他乡。首先是我的装束，其次是我脸上惊奇的表情，所有我的一切都与这幅充满直朴与热闹的快乐场面格格不入。我感觉到，当人们经过我身旁时，都回过头来用一种象看一个不速之客似的不悦目光看我。

我不想引人注目，也不想使我的存在成为别人嘲笑（多少有些遮遮掩掩）的对象，于是我就在小饭馆门旁坐了下来，要了点儿喝的，但是我并未沾唇。当大家已经不再注意我这个外来人的时候，我从随身携带的画夹中拿出一张纸，削了一支笔，就开始用眼睛寻找一个典型形象，我要画这个形象并保存下来，作为那个地点和那一天的纪念。

很自然地，我的眼睛盯住了一个姑娘，她是秋千旁一群快活的少女中的一个。她个子很高，纤细，肤色浅黑，一双又黑又大的眼睛非常迷人，而她的头发比眼睛的颜色还黑。当我作画的时候，有几个男子（其中有个小伙子神气十足地弹着吉它）唱起了歌，歌的内容是歌颂人的美德，爱情的秘密，恋爱，以及在秋千旁嬉戏的姑娘们的妒嫉及轻蔑之情等等。而那些姑娘也用毫不逊色的滑稽、尖刻、轻松的歌唱回答了他们。

我取作模特的那个深色皮肤、苗条、谈笑风生的姑娘，在女伴中间充当主角，她编出那些民谣，她自己说唱，女伴们拍着手，欢笑着为她伴奏。而那位吉它手似乎是小伙子们的带头人，在他们中间，他的诙谐和无拘无束的才智十分突出。

从我这方面，我很快就意识到，在这两个年轻人中间存在着某种爱慕之情，这一点通过他们的歌唱流露出来，歌词充满了明

显的暗示和多情的话语。

当我画完了的时候，天黑了。在教堂的塔楼上大钟群塑旁的两盏灯已亮了，灯光如同那座用灰泥和砖建的巨大建筑物的火热的眼睛。这座建筑雄踞于整个城市之上。人群逐渐散了，在路上越走越远，消失在暮霭之中。姑娘们唱着歌，一道离去了。她们的银铃般的歌声一点点弱下去，最后融入在空气中震颤的远远的模糊不清的种种声音之中。一切都同时结束了：白日，喧嚣，热闹，节日；而这一切所残留的只是耳朵里和灵魂里的回声，那回声如同一声极轻柔的颤音，如同从美梦中醒来后所回味的一场酣睡。

在最后一批人走了之后，我叠起我的画，把它放入画夹，然后拍拍手叫来了侍者，付了那点点帐，便准备起身离去。这时，我感到有人轻轻地拉住了我的手臂。是那个我先前注意到的弹吉它的小伙子。当我作画时，他一直盯着我而且带有某种好奇的表情。但是我没想到，在结束了和姑娘们的玩笑之后，他竟然悄悄地靠近了我的座位，想看看我如此专注地看着他似乎为之动心的女子所为何来。

“先生，”他用一种竭力缓和的语气说道，“我想请您帮个忙。”

“帮忙！”我高声说道，不明白他有什么意图。“请您说吧，只要我能办到，一定没问题！”

“您愿意把您刚画的这幅画给我吗？”

我听了这句话，不禁感到困惑。一方面，他的颇为奇特的要求使我惊异；另一方面，他的语气无法判断出，是威胁还是恳求。他肯定看出了我的疑虑，于是立刻急切地加了一句：

“我请您看在您母亲的健康的份上，看在您在这个世界上最

热爱的女人的份上，如果您确实爱上过哪个女人的话。您向我要吧，我可以用我贫穷生活中所有的一切向您交换。”

我不知如何回答才能加以回避。我几乎，几乎宁愿他来找我吵一架，以此为代价好保留那女子的画像，她的目光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但是，或者是由于当时我很惊讶，或者是我没法加以拒绝，结果是我打开了画夹，取出那张纸，一言不发地递给了他。

很难或者说根本无法描述出这一切：小伙子的感激言辞，他借着小客栈灯光的反光重新看画时是如何惊叹，他是如何小心翼翼地迭起画插在腰带上，他是如何对我作了许多许诺，以及他是如何夸张地称赞自己有运气遇到一个他称之为“和蔼可亲而心地纯洁的老爷”。而我只能说的是，当时天已完全黑了，而小伙子不管我愿意不愿意，坚持陪着我到玛卡莱纳门。他是如此地坚持，最后我只好决定我们一道上路。路很近，但是在在我们往前走的时候，他给我从头到尾地讲述了他的恋爱史。

方才的那个小客栈是他父亲的产业，等他结婚以后，就属于他，还有毗邻的那个果园也是属于他的。至于他爱的那个姑娘，他用了最绚丽的色彩和最抒情的语言来描述她。他告诉我，她叫安帕洛，从很小的时候就生活在他家，她不知道自己的父母是谁。在路上，他给我讲了这一切和其它所有的细微末节。当我们到达城门的时候，他用力握了握我的手，再次向我表示感激，然后就唱着歌走了。他的歌声在静谧的夜晚传得很远。我在那里站了一会儿，看着他走远。他的幸福很有感染力，我也觉得高兴，那是一种奇怪的、无名的快乐，这么说吧，是那种快乐的反馈。

他还在继续唱着，声音已高到顶点了。其中有一段歌词是这样的：

我亲爱的伙伴啊，  
你看她有多漂亮，  
就象乌特雷拉的  
抚慰圣母一样。

当他的歌声开始消失时，我听见轻风送来了一个清脆明亮的嗓音唱的歌，那歌声来自更远的地方。那是她，她正焦急地等着他……



几天之后，我离开了塞维利亚。很多年过去了，而我一直没有再回到那里。我忘却了许多我在那里时发生的事，但是却牢牢记着那种如此之多，如此不为人所知，如此安宁的幸福感。

## 二

正象我所说的，从我离开塞维利亚已经过去许多年了，而我一直记着在那天黄昏时分发生的一切，这一段时光的记忆多次在我的想象中出现，如同一股凉爽的微风吹拂着火热的前额。

命运又把我带回塞维利亚城，那座被诗人们用夸张的语言称作“安达露西亚女王”的城市。最深深触动我的就是，在我不在的这段时间里所发生的彻底变化。当年我离开的塞维利亚和现在重逢的塞维利亚是不同的。我离开的是一座很大，美丽而不矫饰，也许有些零乱，但是充满特有的魅力的城市，其外貌独特而有个性。而今我所遇到的是一座变化很大的城市，它在我心中产生的效果只能与下面的例子相比：一个对我们民族风俗和民族服装十分热爱的人突然发现连特丽亚娜区卖香烟的女小贩都穿上“女皇

式”衬裙，戴着高高的宽沿帽，梳着“佛科”式的发型。它变得那么奇怪，那么不协调，并且——请文明原谅我——我发现在我周围到处都是安达露西亚风格与法国的粉饰相混合的大杂烩。

我参观了一些最著名的建筑，然后我又去四处闲逛，消失在圣克鲁斯老城区的曲巷斜街之中。在我蹒跚的时候，我对那些不知怎么突兀而现的新东西感到惊奇，我对那些不知为什么而无影无踪的旧东西感到伤怀。最后，我向河边走去。在塞维利亚，河边永远是我旅行时最喜爱去的地方。

我欣赏了优美的景色——在那里，铁桥把河两岸衔接起来；我用专注的目光仔仔细细地浏览了风光如画的萦回的河岸，岸边是花园，宫殿和白色的农舍；我瞭望了停泊在水上的无数只船轻轻飘飘的五颜六色的三角旗在风中招展，我听到了码头上传来的乱哄哄的沸腾声，那里一片生机勃勃。我一面想象着河水上游的情景，一面走到圣海洛尼莫。

我记得那片安静，宁静，阳光灿烂的风景，安达露西亚的花草竞相争奇斗妍。我好象乘坐一条小船，顺流而上，凭借着记忆，我再一次看到出现在我眼前的风光：一侧是卡尔杜哈，它的河边小树林，它那些又高又细的塔；另一侧是乌梅罗斯区，那里的古老而坚实的城墙，一半是阿拉伯式的，一半是罗马式的；我看到许多果园，果园的栅栏边上长满了黑莓；我看到在几棵孤零零的高大的树木的荫影下立着水车。最后，到了圣海洛尼莫区。

一到这里，靠着想象力，保存在我脑子里的对那家著名的小客栈的回忆便极其活生生地浮现出来。我仿佛觉得自己又来参加那些个民间节庆活动了，我听见姑娘们一边唱歌一边荡秋千，我看见村民们成群结伙地在草地上蹒跚，一些人在野餐，另一些人在争论，这些人在笑，那些人在跳舞，所有的人都显得那么有活

力，享受着青春，朝气和欢乐。而她就在那里，身边是她的孩子们，她已经离开了那群又唱又笑的年轻姑娘们了。而他也在哪里，沉静，对自己的幸福感到满足，充满温情地注视着高兴地环绕在他身边的他在这个世界上最钟爱的人：妻子，孩子们，还有他的父亲。由于过了10年了，老人坐在小客栈的门旁，平静地卷着纸烟，他唯一的变化是原来的灰发已经雪白了。

陪同我游逛的朋友发现了我由于专心地想着这些念头而在短时间内有某种神思恍惚的样子，于是他拉了一下我的胳膊，问道：

“你在想什么？”

我回答：

“我一直在想洛斯加托斯小客栈，所有关于我在圣海洛尼莫度过的一个黄昏的美好回忆都在想象中又浮现出来……在刚才那一刻，我给一个在那里开始的故事加了结局，那个结局非常符合我的口味，以至于我相信不会有更好的了。说到洛斯加托斯小客栈，”我对我的朋友说道，“哪天傍晚，我们到那里去吃点儿东西，再享受片刻的欢乐，怎么样？”

“片刻的欢乐？”我的朋友用一种我当时不理解的惊异表情嚷道，“片刻的欢乐！我觉得那地方可真是适于寻欢作乐啊！”

“为什么不呢？”我反问，对他的惊异我也感到惊异不止。

“道理很简单，”他终于对我说道，“因为离小客栈一百步的地方修了一座新墓地。”

于是，这回是我睁大眼睛看着他了，我一言不发地呆了一会儿，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了。

我们回到城里，从那一天之后，又过去了几天，我始终无法彻底摆脱那个意外消息在我心中留下的印象。即使我给那个关于

浅黑色皮肤姑娘的故事再作更多修改，它也没有结尾了，因为杜撰的故事无法接受这一结局：我所随心所欲地构思出的虚假的幸福欢乐图，其背景处竟是一座墓地。

一天傍晚，我决心解开我的疑虑，于是我借口身体略有不适而不陪我的朋友作例行的散步了。我独自一人去小客栈。当我把玛卡莱纳门和风景如画的郊区景色都留在身后，当我开始通过一条小路穿过那些迷宫般的果园时，我对周围的一切已经隐隐约约感觉到有一种不同寻常的气氛。

或者是因为那天傍晚天空乌云密布，或者是因为心情不好而总是沉浸在一些忧郁的想法中，我确实感到阴冷而凄凉，我感到寂静，而寂静使我联想到孑然一身的孤独，就象睡梦使人联想到死亡一样。

我不停地走了一会儿，我刚刚抄近路穿过果园，又走上圣拉萨洛路，从那里已经遥遥看见圣海洛尼莫修道院就在远处。

也许是错觉，但是我觉得在运送灵柩的那条路上，甚至于连树木和小草都最终采取了与别处不同的颜色。至少，我认为在那个地方缺少暖色和协调色，树木缺少青翠，空间缺少空气，地面缺少光线。景色是单调，而出现的人物都是暗淡的，孤单的。在这边，一辆黑色的灵车缓缓过去了，没有扬起尘土，没有甩鞭的劈拍声，没有喧闹，而且几乎没有什么动静。在另一边，走过一个相貌丑陋的男子，肩上扛着大锄，或者是一个穿着长及脚面的黑色法衣的神甫，或者是一群穿得破破烂烂，长相难看的老年人，手中拿着已经熄灭的大蜡烛，他们低着头，眼睛低垂着，默默不语地往回走。

我不知道身在何处，因为我所见到的一切都使我回忆起另一幅画面，它的环境永远不变，但是它的色彩已经褪去，姑且这么

说吧，所剩的只是平平淡淡的，模糊不清的颜色了。我所感受到的印象只能与梦中的感受相比，在梦境中，由于一种无法解释的现象，事物变得似是而非，我们认为曾经待过的地方在某种程度上变得古怪而不可思议。

终于，我到了那家小客栈。我只是凭着招牌才认出了它，而不是凭着别的。招牌用大字写在墙上。至于那栋房子，我觉得甚至连外形和大小都变了。当然，我所能够肯定的是，小客栈比起过去显得破旧，衰败，阴暗，远处矗立的墓地的阴影似乎一直延伸到这里，并且把小客栈裹在它的黑影里，就象裹在一块裹尸布里似的。

店主独自在那里，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我认出他就是10年前的那位店主，我不知是怎样认出他的，因为在这段时间里，他老了许多，甚至于象个老态龙钟，行将就木的老人了。而我见到他时，他看起来还不到50岁，身体健康，精神愉快，享受着生活。

我坐在空空荡荡的桌旁，我要了一点儿店主送上来的饮料，言来语去，我们终于畅谈起来，我们谈的就是那段爱情的故事，它的最后一章我还不知道，尽管我多次企图猜测其结局。

“一切，”可怜的老人说，“一切都似乎表明，从您记得的那个时候起，我们就遭了厄运了。您知道，安帕洛是我们最钟爱的姑娘，几乎从她刚出生的时候起，就一直生活在这里。她是家里的欢乐。她从来没思念过她的家人，因为我像父亲一样地爱她。我的儿子从小就始终爱她，开头是象个兄长似地爱护她，而后他对她怀有一种更强烈的爱情。他很快就要和她结婚了，而我把我微薄的产业中最好的部分给了他俩，因为我认为靠着做买卖赚的钱足够我过上舒舒服服的日子了。就在这时，不知是什么魔鬼嫉妒我们的幸福，于是它立刻就毁掉了我们的美满生活。首先是人

们开始传说要在圣海洛民莫这一带修建墓地。有人说要建在这里，有人说要建在那里。正当我们大伙儿都惊恐不安的时候，都害怕实现这个计划的时候，另一个更大，更千真万确的灾难降临到我们头上。有一天，有两位绅士坐着马车来到这里。他们没完没了地问我关于安帕洛的情况。我是在她很小的时候，从弃婴堂抱来的。他们向我要当时她被遗弃时裹在身上的襁褓，我还保留着这件东西。最后证明，安帕洛是一个非常有钱的人的女儿，这个人通过法院要把她弄走。他下了很大功夫，终于达到了目的。我连想都不愿想他们把她带走的那一天。她哭得昏天黑地，我儿子想要铤而走险，而我象个傻子似的，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她走了！也就是说，她没走，因为她不愿离开我们，但是他们把她带走了。诅咒落到我们头上。我儿子在一次绝望的发作之后，变得痴呆了。我不知道我怎么了。我觉得，对我来说这个世界已经完了。发生这件事的时间里，墓地开始修建了。人们从这里纷纷离去，再也没有节庆聚会，没有歌声，没有音乐，乡村里没有欢乐，因为我们灵魂中的欢乐已经完结了。而安帕洛并不比我们更幸运。她是在这里长大的，在这个无拘无束的地方，在乱哄哄热热闹闹的小客栈里长大的，她从小就懂得在贫困生活中求得幸福。而他们把她从这里带走，她就枯萎了，就象把园子里的花拔下来放进客厅里。我的儿子想尽办法要见她一面，要和她说上几句话。但是都不行，她的家人不允许。最后，他到底见着她了，但是他见到时，她已死了。她的灵柩就从这里经过。我什么都不知道，但是不知怎么回事，一看见那口棺材我就落泪了。心灵是不会说谎的，它大声告诉我：

“‘那个死者象安帕洛一样年轻。可能也象她那样美丽。谁知道，也许就是她？’就是她。我儿子跟着灵柩走进墓地的院子。

当棺材被打开时，他大叫一声就昏倒在地上。人们就这样把他抬了回来。后来他疯了，直到现在。”

当老人讲到这里时，走进两个样子难看而形象邪恶的掘墓人，他们干完了活儿，到这里来“为死人的健康喝一口”，就象他们之中的一人一边傻笑一边打趣地说。店主用手背擦去眼泪，去照料他们了。

夜开始降临了，漆黑，一片阴沉。天很黑，田野也是黑黝黝的。在树杈上还挂着已经朽烂了的秋千绳，在风中摇摆着。我感到那根绳子如同一根绞索，在处决完犯人之后，依然在晃动。我只听见传来一阵阵依稀的混杂声：远处果园的狗叫声；一架水车的吱吱扭扭的响动，又长又凄然又尖厉，仿佛是哭声；掘墓人的零星话语，听起来很吓人，似乎是在商量去盗窃圣物……在我的记忆里，无论是这一令人难以置信的衰败画面，还是另一个充满欢乐的画面，都不复存在了，只剩下一段模糊的，无法再现的回忆。我似乎觉得听到些什么声音，那声音如同当年听到的一样，是歌声。那嗓音带着哭腔，突然打破了那一带夜晚的寂静。

一辆灵车由此而去，  
车上露出一只手臂，  
看着手儿我认出她……

唱歌的是那个关在客栈的某个房间里的可怜的小伙子，他终日呆在那里一动不动地看着自己心上人的画像，不说一句话，几乎不吃东西，不流泪，除了唱这首民谣之外几乎不开口。这首民歌是那么质朴，那么充满柔情，它包含着一首爱情诗篇，而直到那时我才真正理解了这首爱情诗篇的含义。

# 古怪的故事

## 一

我们在我的一位女友家喝茶，并且谈论着发生在这个世界上的那些不为人所知的社会悲剧。如果说在这些悲剧的某些场面上我们没有担任角色的话，那么我们至少认识其中的主角。

在座的有好几个人，我只记得有一位姑娘，金发白肤，身段苗条，要不是她手中没有拿花环，而是抱着一只长眼眵的小狗崽（那狗半掩在她的宽大的裙褶中，哼哼着）的话，把她比作莎士比亚笔下的奥菲丽雅是恰如其分的。

她的白白的额和蓝色的眼睛都是那么纯洁。

一位年轻人站在那里，一手扶着金发姑娘坐着的蓝色天鹅绒沙发，另一只手抚弄着他佩戴的金链上精巧的小饰物，他在和姑娘交谈。从他那不太自然的语调能听出轻微的外国口音，不过他的气质和特点却是地道的西班牙式，就象熙德或者贝尔纳多·德尔西彪一样。

在座的另一个人是位上了点岁数的绅士，高个子，很瘦削，举止高贵而和蔼。那会儿他正在往他的茶杯里放糖，他的位子靠近壁炉。于是我也挨近暖融融的炉火坐下，准备讲这段轶闻。这段轶闻象是一篇故事，然而不是。从这里可以提取写出的素材，

在我的想象中，我已经这样做了好几次了。但是，我三言两语就把故事讲完了，而对于那种肯定能理解它的人来说，三言两语都嫌多。

安德烈斯，我故事的主人公就叫这个名字，是那种满腹柔情不知倾泻到何处，满腔爱意不知寄托给谁的人。

他几乎刚出生就失去双亲，由几位亲戚照顾。对他的童年生活，我知之不详。我只能说，当别人问到这一点时，他的脸色便沉了，叹口气，高声说：“那都过去了！”

我们大家都这么说，是怀着悲哀的心情回忆逝去的欢乐。他这么说也是由于这种心情吗？我再说一遍，我对此一无所知，但是，我怀疑。

他长大成人后，便投身到社会之中。别以为我要说他的坏话，事实是，这个社会对于穷人，特别是对于某些穷人来说，并不是天堂，而且远远不是。安德烈斯是那种人们常说的从睁眼起床一直忙到天黑的人。所以，我的读者们，请想象一下吧，一个灵魂中充满理想主义，充满爱的人，为了挣得每天的面包，而忙碌于平凡琐碎的事情，他的状况会是什么样呢？

然而，他有时坐在自己孤单的床上，两肘支在膝盖上，双手捧着头，高声说道：

“要是我能全心全意地爱上个人就好了！哪怕有个女人，或者一匹马，甚至一条狗也好！”

由于他没有一间屋子，他不可能拥有任何东西，他没任何能满足其爱情饥渴的东西。而这种饥渴在膨胀，在最严重的时刻，他竟然喜欢上他住的那间又脏又小的房间，那些他使用的简陋的家具，甚至于喜欢上他的女房东，那女人是他的克星。

不要对他感到奇怪，约瑟夫在谈到耶路撒冷被围困时曾说过，城里闹饥荒时，母亲们甚至于吃掉自己的子女。

有一天，他终于得到一笔极微薄的酬金来维持生活。那天晚上，当他回家时穿过一条窄窄的街道，他听见一声呻吟，仿佛是刚出生的婴儿的哭泣。他刚刚又走了几步就站住了，喊道：

“见鬼！这是什么？”

他的脚尖碰到一个软软的还在动的东西，那东西又尖声叫了起来，发出呻吟。那是一条孩子们扔进垃圾堆里的小狗崽儿。

“上天把它放在我面前。”安德烈斯自言自语地说：他收留了这条狗，并且用自己长外衣的下摆裹住了它。

他把狗带回自己住的小窝里。

“这是怎么回事！”当女房东看见他抱着小狗进来时，说道。“这个家就缺这么个讨厌的东西啦！您立刻把它送回原处，要不然明天您就找个能和它同住的地方！”

第二天，安德烈斯离开了那栋房子。在以后的两、三个月时间里，由于同样的麻烦，他搬了两百次家。但是，所有这些不快以及其它数不胜数的无法说清的烦恼，都被小狗用其聪明和亲热表现而加倍补偿了。在漫在的孤独而乏味的时刻里，小狗陪着他消磨时间，就象有一个人陪着他似的。他们一起吃，一起休息，一起在环行路上散步，一起沿着卡拉班切雷斯大路走。

所有那些不允许或者妨碍狗参加的场所，诸如茶话会，供散步的林荫路，剧院，咖啡馆等等，都对我们的主人公关上了门。有时当小狗和他亲热时，他会充满激情地说：

“小家伙，你就差开口说话了！”

## 二

安德烈斯的境况有所改善，解释这个过程是很烦人的，但他的确赚了点儿钱，于是他说：

“我要是有个老婆就好了！但是要有个老婆得需要很多条件。象我这样的男人，在选择妻子之前就需要造好一个安乐窝献给她，而在马德里造一个安乐窝可要付出极大的代价……要是买一匹马……一匹马！一匹马！没有比马更高贵，更俊美的动物了。我的狗肯定会喜欢它！它俩会在一起玩得很开心，而我和它们俩一起消遣！”

一天下午，他去看斗牛。表演开始之前，他机械地走向畜栏，那里准备出场表演的马都已备好鞍子。

我不知道我的读者们是否曾有兴趣去看过这些马，我本人可以肯定地说，不要以为我象本篇故事的主角那么多愁善感，但是有时连我也很想买下所有那些马匹。这就是由此而带来的遗憾。

安德烈斯在那个地方只能体验到一种非常悲伤的感觉，有些马无精打采，瘦得皮包骨头，鬃毛又脏又零乱，一动不动地等着轮到自己出场，仿佛预感到马上到来的惨死，死必定结束它们所忍受的悲惨生活。另一些马都半瞎了，它们靠嗅觉寻找着马槽，啃着泥土或者用蹄子蹭着地，打着响鼻，竭力要挣脱或者逃避它们恐惧地感觉到的危险。所有这些马都曾经年轻，曾经漂亮。多少只高贵的手抚摸过它们的脖颈啊！多少条热情的嗓子为它们的奔跑而呐喊！而如今只有吆喝和棍棒的抽打，最终是经过可怕挣扎的死亡，伴随着人们的戏谑和口哨声的死亡。

“如果它们有所思想的话！”安德烈斯说，“那么当这些马在

广场中间咬着舌头，浑身剧烈地抽搐着死去时，它们在混乱的思维深处会想什么呢？真的，人的忘恩负义有时令人不可思议。”

一个长矛手的嘶哑嗓音把他从沉思中唤醒，那个人在检查一匹马的腿，一边诅咒和叫骂，一边用长矛的尖头戳墙。那匹马并不是完全一无所取。看起来，那匹马似乎很疯狂，或者是得了什么致命的病。

安德烈斯想得到它。这要花钱，不应该花很多钱，但是要维持它活下去呢？长矛手用马刺使劲踢了马的胁部，准备走了。我们的这位年轻人犹豫了一下便叫住了他。我不知道他是怎么干的，但是他只用了几分钟便说服了长矛手把马让给他。他去找了承包人，给马配好了鞍子，然后买下了马。

我觉得无需再说明，那天下午他没看斗牛。

他把马带走了，但是那匹马确实是或者似乎是很疯狂。

“它挨打挨得太多了。”主人说，“现在它想吃什么，我们就给什么。它想干什么，我们就让它干什么。”

这匹马并不老，于是开始发胖了，而且变得更加驯顺。当然马有自己的怪脾气，除了安德烈斯，谁也没法骑它。不过他这样认为：

“这样的话，别人就不会找我借这匹马了。至于说到怪癖，我们俩已经慢慢地互相适应彼此的怪脾气了。”

他们甚至彼此已习惯到这种程度：安德烈斯知道马在什么时候想做什么，在什么时候不想做什么。而马呢，只要听到它主人一声呼唤，就知道该跳跃，站立或者全速飞跑，快得象一阵旋风。

至于狗，我们用不着说什么了，它和它的新伙伴已经熟悉极了，甚至在饮水时它俩都不分开。从那时起，当他骑着那匹马在

卡拉班切雷斯大路飞跑，消失在烟尘中时，当他的<sup>3</sup>小狗蹦蹦跳跳地陪伴着他，跟前随后地不离左右，这时安德烈斯便认为，自己是最幸福的人了。

### 三

过了一段时间，我们这位年轻人发财了，或者几乎发财了。

一天，他骑马跑了很长的路，然后在一棵树下他疲倦地下了马，斜躺在树荫下。

那是个阳光明媚的春日，天空湛蓝，空气温馨，充满着种种希望。呼吸着这样的空气使人感到心旷神怡，并且听得见微风送来的似乎是远方的动人的声音。远处，地平线用金色的线条勾勒出来，清晰可见，而在我们眼前，飘浮着一些闪光的微粒，不知是什么东西，这些小小的分子仿佛是透明的形体，它们跟随着我们，围绕着我们，使我们同时沉缅于忧伤和幸福之中。

“我非常爱这两个生灵，”安德烈斯坐在那里，一手抚弄着他的狗，另一只手拿着一把草喂他的马，他高声说道，“非常爱。但是我的心仍感到有些空虚，始终未填满的空虚。我还需要启用我的另一种更伟大、更神圣、更纯洁的爱。肯定地说，我需要一个女人。”

就在那时，一位头顶水罐的少女从路上走过。

安德烈斯并不渴，但是，他仍向她要水喝。少女站住了，把水递给他，她的态度是那么温柔可亲，以至于我们这位年轻人完全理解了在《圣经》中记载的有关教主的那段小插曲。

“你叫什么名字？”喝了水之后，他问道。

“普拉西达。”

“你是做什么的？”

“我是个商人的女儿。我父亲死了，他破产了，而且因此一直遭到别人的攻击。他死后，母亲和我搬到一个村子去住，我们的日子很艰难，抚恤金只有3个雷亚尔，这就是全部生活费。现在我母亲病了，我必须操持一切。”

“那么，你为什么不结婚呢？”

“我不知道，村里人们说我不是干活儿的人，说我太娇弱，太小姐气。”

少女向他告辞后就离去了。

安德烈斯默默不语地一直看着她走远。当她的身影已看不见时，他用一种解决了问题之后的满意心情说道：

“这个女子对我合适。”

他骑上马，带上狗，向村庄走去。他很快就认识了那位母亲，并且疯狂地爱上了她女儿。几个月之后，母亲死了，他便和她结婚了。他很爱自己的妻子，认为这是世界上最大的幸福之一。

他结了婚，然后在他家乡一块最幽美的地方建了一栋乡间别墅，这一切都是一眨眼就完成了的大事。

当他看到自己很富有，家中有妻子，有他的狗和他的马，他不得不揉揉眼睛，因为他觉得自己好象在做梦。这位可怜的安德烈斯是那么的幸福，感到十全十美的幸福。

#### 四

他就这样生活了几年，很幸福。有一天夜里，他发现有人围着他的别墅转；更晚些时候，他看见一个男人在从花园门的锁上

取模子。

“我们这里有贼。”他说。

他决定通知最近的村子，那里有两名治安警察。

“你上哪儿去？”他妻子问。

“到村里去。”

“去干什么？”

“通知治安警察，因为我怀疑有人在咱们别墅附近打探什么。”

他妻子听见这话，脸微微发白。他吻了她一下：说道，

“我走着去，因为路很近。再见，下午见。”

他穿过院子向门口走去时，在马棚里待了一会儿，他看着马，抚摸着它，说道：

“再见，可怜的小家伙，再见。今天你休息，这对于你是应该的，因为昨天我把你折腾得够呛。”

那匹马已经习惯了每天和主人一起出去，此时看见主人走了，就悲伤地嘶叫起来。

当安德烈斯要走出他的院子时，狗开始围着他撒欢。

“不，你不要跟着我。”他对狗嚷着，仿佛它能听懂。“你一到村里，就对着孩子们大叫，还追赶母鸡，在一年中最好的日子里你会挨揍的，到那时你就再也没兴致去那里了……我走了以后，你再给它开门。”他对一个仆人说道，他关上门，防止狗追上来。

他在路上已经拐弯了，却还能听见狗长久的咆哮声。

他到了村里，办完了他的事，又和镇长闲聊了一会儿，谈谈各种话题，然后就回家了。当他走到自己庄园近旁时，感到非常奇怪，因为他的狗没有跑出来迎接他。而以往，那条狗就好象知

道他要到家了，总是跑到半路上去接他……他吹了声口哨……没动静！他走进庄园，连一个仆人都看不见！

“这是见了什么鬼了？”他惊慌地喊道，一面向家里走去。

他进了门，走进院子，一眼就看见狗躺在马棚门口，身子下面有一滩血。地上散乱地丢着几块衣服碎片，狗嘴里还挂着几根线头，嘴上满是泛红的泡沫。这一切表明，狗曾经搏斗过，当它在搏斗时，受到伤害，在身上留下好几处伤口。

安德烈斯唤着它的名字。狗已经不行了，它半睁开眼睛，挣扎着要站起来，然而它站不起来了，它微微动了动尾巴，舔了舔正在抚摸它的主人的手，就死了。

“我的马……我的马在哪里？”当他发现拴马的马槽空了，马棚被毁的时候，用激动得变嘶哑和窒息的声音喊了起来。

他象个疯子似地离开那里，他叫他的妻子，没人答应。叫他的仆人们，也没人答应。他疯狂地跑遍整栋房子……房子里空无一人，被荒弃了似的，他看见马蹄的足跡，他的马，这毫无疑问，因为他认得出，或者他以为认得出他的宠物的足跡。

“我一切都明白了。”他似乎恍然大悟了，“那些贼利用我不在家的机会来干他们的勾当，他们带走了我的妻子好向我勒索一大笔赎金。钱！我的血汗钱，我要用它来救妻子！我的可怜的狗！”他边嚷边回过头看他的狗。他突然象个疯子似地跑起来，顺着马蹄印的方向跑去。

他跑啊，跑啊，一分钟也不停歇，跟在那些足跡后面跑了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三个小时。

他问所有的人：

“你们看见一个男人骑着一匹马，马后面还带着个女人吗？”

“是的。”人们回答。

“他们从哪里走的？”

“从那里。”

于是，安德烈斯又有劲了，他接着跑。

天开始黑了，对于他的问题，人们总是用同样的话来问答。他一直跑；跑，直到终于看见前面有一个村庄。靠近村庄入口处有个十字架，大路从那里分成两条。他看见一群人，其中有壮汉，也有老人，还有孩子们，他们好奇地围观着什么，他看不清。

他进了村，向人们提出那个老问题，人群中的一人对他说：

“是的，我们看见了一男一女。你瞧，他们留下的最明显的证据就是他们骑的那匹马，累得筋疲力竭倒在那里。”

安德烈斯顺着人们指的方向看去，果然，他看见了他的马，他的心爱的马，村里的几个人正准备剥下它的皮以备后用。他差一点受不了这个打击，但是他立刻镇静下来，关于他妻子的念头又突然涌到脑子里。

“告诉我，”他急切地喊，“你们为什么不帮帮那个可怜的女人？”

“我们怎么没帮她！”另一个人说，“我把另一匹马卖给他们了，好让他们继续快快赶路，看起来，这对他们事关紧要。”

“但是，”安德烈斯打断了他，“那女人是被劫走的。那个男人是个强盗，他不顾她的眼泪和哀求，不知要把她拖到什么地方去。”

那些狡黠的乡下人互相交换着眼色，同情地微笑着。

“算了吧，少爷！您在瞎编什么呀？”和他对话的那人用讥讽的语调说，“被劫走的女人！就是她最着急离开，她说：‘快一点儿，快一点儿！我们从这里逃走吧！除非我永远见不着这个地方，要不然我就没法安宁！’”

安德烈斯明白了一切。血涌到他的眼前，涌到没有一滴泪的眼睛里，他象具死尸似地沉重地倒在地上。

他疯了。没过几天，就死了。

他的尸体被解剖了，但没发现任何器官损伤。唉，如果能够对人的灵魂做解剖的话，许多类似他的死亡原因就都能找到了！

“那么，他确实就这样死了？”那个年轻人嚷道。在我讲完故事的时候。他的手还在玩弄着金链上的小饰物。

我看着他，似乎在说：“您还觉得不够吗？”

而他用某种深刻的语气接着说道：

“这是古怪的！我知道什么叫痛苦。在最后一圈赛马中，我的马爱米尼亚跌倒了，骑手\*摔死了，马的一条腿折了。这匹马的不幸给我造成巨大的苦恼。不过，坦率地说，并没有到那种地步……没到那种地步。”

我仍然惊异地盯着他瞧，而这时我听到一个动听的，略微沙哑的声音，是那位蓝眼睛姑娘在说话。

“的确，这很古怪。我非常喜欢我的麦多罗，”她边说边在那条缩在裙子里的滑稽的，多眼眨的小狗鼻子上吻了一下，那狗低低地哼哼着，“但是如果它死了，或者有人把它弄死了，我不认为我会发疯，也不会发生类似的事。”

我的惊讶已经变成惊呆了，这些人没能理解我，或者他们不愿理解我。

最后，我把目光转向那位在喝茶的先生，由于他的年龄，他大约能有点儿脑子。

---

\*原文为英文。——译者注

“那么您呢，您怎么看？”我问他。

“我告诉您，”他答道，“我是已婚的人，我曾经爱我的妻子，如今也很喜欢她，我是这么认为的。在我和她之间有过一段日常生活中不愉快的小插曲，此事传出来之后，需要由我来加以补救，于是便发生了决斗。我很幸运地击伤了我的对手，他是个杰出的年轻人，风趣，爱开玩笑，至今我还常常在晚上和他一道在伊比利亚咖啡厅喝咖啡呢。从那次决斗以后，我就不再和妻子同居了，我出去旅行。当我待在马德里的时候，我们就住在她那里，但是象一对朋友一样。这一切都没有使我感到屈从，没有带来感情上的大起大落，没有撕心裂腑的痛苦，在我向你简单地讲述了我的性格和我的生活经历之后，对于那些极不寻常的感情爆发，我能对您说些什么呢！我只能说，那些对于我来说是太古怪了，非常古怪！”

他说完话了，那个金发姑娘和那个对她十分多情的年轻人一道翻看一本GAVARNI的漫画集。过了一会儿，上岁数的绅士悠然地自斟自饮他的第三杯茶了。

他们在想到我这段故事的结局时，都说：“这是古怪的！”而我自己高声说：“这是合情合理的！”

# 翡翠首饰

我们站在圣海洛民莫街上的杜兰公司前面，正在看 MERY 写的一本书的标题，那个奇怪的书名引起我的注意，我把这意思告诉了陪同我的朋友。他轻轻地靠着我的胳膊，高声说：

“今天天气真是再好没有了。咱们到卡斯蒂里亚喷泉那边去散散步吧，我给你讲一段以我为主角的故事。听了故事之后，你不仅会明白这一标题的含义，还会以世上最容易的方式加以理解。”

我有不少事要做，但是象往常一样，我希望能找到个借口好什么事也不干。我接受了他的提议，于是我的朋友便开始讲故事了：

“不久以前，一天晚上，我来到大街上散步，没什么目的，只是想散散步，我仔细地看看各个商家的一组组广告画和图片，在‘萨瓦人’商店前想象着为装饰自己的家——如果我有的话——而挑选了几件青铜器皿，仔仔细细地观看橱窗上明亮耀眼的玻璃后面公开展示的所有艺术品和豪华商品，之后，我在珊佩尔珠宝店前站了一会儿。

“我不知道我在那儿呆了多久，幻想着给我认识的所有漂亮女人馈赠礼物：送给这位一条珍珠项链，送给那位一个钻石十字

架，送给另一位一付紫晶镶金的耳环。我看见一套精美绝伦的翡翠首饰，既华贵又高雅，在那么多的珠宝中，以其美丽和宝石的清澈透明而引人注目。我犹豫了，这件宝物应该送给哪位美人呢？谁能与之相配呢？就在这时，我听见在我身边有人用柔和而甜美的嗓音高声说话，其语调足以便我从幻想中惊醒。

“多美的翡翠啊！”

“我朝着发出这个声音的方向转过头去（我认为这是个女人，所以才有那样的嗓音），果然，我看见了一位非常美貌的女人。我只能略略欣赏她一下，但是，这短暂的注视已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她从珠宝店离去，门口停着一辆马车。有一位女士陪着她，这位女士当她的妈妈显得太年轻；当她的女伴，又显得太老。当她们上了马车（看来马车是那女子的），马车就驶离了。我呆呆地看着，直到她从我的视野消失。

“多美的翡翠！”她曾经这样说。确实，那些翡翠首饰美极了。比如那个项圈，如果戴在她雪白的脖颈上，会象一串沾着露珠的用嫩绿杏叶编成的花环；而那只别针要是插在她胸前，就象是一朵莲花随着微波而起伏，波浪上飞溅着浪花。多美的翡翠！难道她想要这些翡翠首饰？如果是的话，她为什么不买？她大约很富有，属于上流社会。在她的马车门上，我记得看见印有贵族家徽，显然，这个女子的身世有某种神秘之处。

“这些思绪在我脑海中翻腾，此时，我早已看不见她了，连她的马车的车轮声都听不见了。果然，在她那表面上温馨而令人羡慕的生活中有一个可怕的秘密。我不想告诉你我是怎样得知这一情况的，但是我得知了。

“她很年轻时就和一个放荡的男人结了婚，那个人已早挥霍

光了自己的财产，于是便利用一桩有利可图的婚姻来更好地谋取别人的钱财以供花费。那位女子是个贤妻良母，她自己过着极简朴的生活，目的是为她的女儿保留一部分财产，同时也为了维持她家族在社会上一贯享有的名声和体面。

“人们称道某些女人所做的伟大牺牲。而我认为，没有一个能与她相比，她是特殊的，她所牺牲的是强烈的追求浮华与女人的妖娆的愿望。

“自从我获知了她的秘密，由于我古怪的性格，我的全部渴望便汇集成一个了，那就是买下那套翡翠首饰，以一种她无法拒绝的方式赠送给她，即她无从知道赠礼出自何人之手。

“为了实现这个想法留有许多问题，其中问题之一——显然不是个小问题——恰恰是我没钱买珠宝。

“但是我没气馁。怎样才能弄到钱呢？我自言自语。我想起了《一千零一夜》里的种种奇迹，想起了那些玄妙的字眼儿，一旦念动它们，大地就会豁然裂开，埋藏的财宝就会显现出来；我想起了那些了不起的魔杖，只要用魔杖碰一碰岩石，不是水，而是大量的红宝石，黄玉，珍珠和钻石就会从岩石的裂缝中流泻而出。

“而我既不懂念咒语，也不知在哪里能找到魔杖。最终我决定写一本书，再把它卖掉。从出版社的岩石中榨取钱财也算得上是奇迹，但是我能办到。

“我写了本内容新颖的书，但是感兴趣的人不多，因为只有一个人理解它，对于别的读者，它只不过是句子的堆砌。我给书命名为《翡翠首饰》，我只用我姓名的首写字母署了名。

“由于我不是维克多·雨果，而且与他相距甚远，我只好告诉你，出版社付给我的稿费不如付给《巴黎圣母院》的作者最新

作品的稿费多。但是，无论如何，这笔钱已是以使我开始实施我的计划了。

“那套首饰的价格大约是14,000到15,000个杜罗\*或为了买到它我手头已经有了一笔数目可观的款子：3,000个雷阿尔\*\*。所以，我得去赌博。

“我豁出去了，赌了一盘又一盘，而仅仅一个晚上，我就赢来了我需要的钱。

“关于赌博，我做了观察，在观察中我越来越自信。倘若表现出绝对把握要赢，那么就会赢。不能怀着碰运气的心情走近赌桌，而是应该怀着必须达到自己的某个目标的坚定决心。关于我自己，我可以这样说，在那一夜，输钱对于我来说是不可能的，就象一家大商号拒绝接收我持有的有Rothschild签署的钞票一样不可能。

“第二天，我去了珊佩尔珠宝店。我把那一迭花花绿绿的钞票扔在珠宝商的桌上，那笔钱对于我来说，起码意味着一年的舒适生活，许多漂亮女人，去意大利旅行一次，任意享受香槟和雪茄。你也许会以为当我付钱时曾经有过稍许犹豫吧？不，你错了。当我扔下钱时，我是怀着一种平静感，不，我怎么说是平静感，是一种满足感，就是白金汉公爵扯断项链的细绳，把珍珠洒满在他情人宫中的地毯上时的满足感。而这时的白金汉公爵象国王一样有强大的力量。

“我买下了全套首饰，并把首饰拿回家。你无法想象这套珠宝是多么美。当女人们经过这家在她们眼前展示出那么多金碧辉煌的诱惑物时，常常叹息。对此我毫不奇怪。我也不奇怪梅菲斯

---

\* 西班牙银币，相等于5比塞塔。——译者注

\*\* 西班牙和拉美某些地区的辅币名，币值因时代和地区变迁而异。——译者注

特用一串精美的珍珠项链作为一件最恰当的礼物来诱惑玛卡丽达。

“我，尽管是个男子汉，也曾偶而想往成为生活在东方，而且成为那些头戴镶宝石的束发金冠的享有巨富的君主们中的一个，这样我就能佩戴这套用绝妙的翡翠叶子和钻石花朵装饰的珠宝了。

“即使传说中的地神要换取女精灵的一个吻，它也无法在大地贪婪的怀抱中所蕴藏的、只有它们才知道的无数宝物中，找到比这套更大、更纯净、更美丽的翡翠，首饰上的翡翠闪闪发光，翡翠与红宝石拼成的花朵镶在一起，四周嵌着钻石。

“这套首饰已归我所有了，于是我开始计划如何把它送交给那位女士。几天之后，靠着我手中剩下的钱，买通了女士的一位侍女，她答应我要人不知鬼不觉地把这套首饰放进女主人的首饰盒里。为了确保无人知道这件礼物出自何人所赠，我把手头的钱都送给侍女了，条件是一旦把首饰放进该放的地方，她立即离开宅邸搬到巴塞罗那去住。结果，她践约了。

“你来说说，当那个女人发现她的侍女不辞而别，而当她疑心侍女必是拿走了家里的什么东西之后逃跑时，结果却在自己的桌子里找到一套华美的翡翠首饰，这时，她该多么惊愕呀！谁能猜到她是怎么想的？谁还能怀疑，她曾时不时地长叹一声回忆起那些首饰？

“过了很长时间，我知道她保存着我的礼物。我还知道，她千方百计地要查清礼物的来源。但是，我却从未见她佩戴那套翡翠。‘她看不起这份礼物？唉，她要是知道这件礼物有多大价值就好了！’我自言自语地说。‘要是她知道即使那种在冬天当掉大衣为情人买一束鲜花的人的礼物也比不上这件就好了！她也许认为

礼物是某个显要送的，这个人会在某一天出现，向她索要代价。这真是大错特错！

“在一次舞会上，我站在大厅门口，混杂在人群之中，在那里等着她的马车以便看看她。马车到达时，仆人打开了车门，她出现了，绝艳惊世，在人群中响起一阵赞美的低语。女人们嫉妒地看着她，而男人们眼中含着渴望。而我情不自禁地低低叫了一声。她佩戴着那套翡翠首饰。

“那一夜，我没吃饭就躺下了。我不记得是因为激动而没胃口，还是没有东西可吃了。不过无论如何，我感到很幸福。在梦中，我依稀听见舞会上的音乐旋律，我看见她在我眼前飘过，浑身熠熠闪光，如同五光十色的火花。我甚至觉得仿佛还和她跳了舞。

“当那套翡翠首饰出现在那位女人的橱中时，这件奇闻便在几位高雅太太们围绕这件事的闲话中传出去了。

“后来，这套首饰出现在人们眼前，于是这件奇闻便得到了证实。无所事事的人就以此为谈资。她的名声是无懈可击的，尽管她丈夫品行不佳而且抛弃了她，但是诬蔑不实之词从未能影响她自身的美德所带来的声誉。但是这一次，流言蜚语开始兴风作浪了。

“有一天，我和一伙年轻朋友们谈论着那些著名的翡翠。最后，一个傲慢的家伙用做总结的口气说道：

‘归根结底都是一样。这些珠宝的来源都是卑鄙的，就象所有那些在世界上互相馈赠的首饰一样。无形的小精灵把珍宝放在美人枕头底下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敢肯定，凡是送这么贵重礼物的人一定怀有一种要求回报的企图……而这种回报，谁知道呢，也许已经预付了！’

“那个蠢货的话使我气愤，而尤其使我气愤的是听众中有人赞同他的话。但是，我控制了自己，我有什么权利挺身而出保护那个女人？”

“没过多一会儿，那个诋毁她的人自己给了我一个机会驳斥他。我记不清是什么话题引起了争论。我可以肯定对你说的是，我对他竭尽讽刺挖苦之能事（如果不说是粗话的话），争来争去，他对我发火了，而这正是我求之不得的。”

“我的朋友们由于了解我的性格，他们感到非常惊异，不仅是因为我为了一件如此微不足道的事竟要决斗，也是因为我坚持不作也不听任何性质的解释。”

“我开火了，我不知道如何告诉你，是幸运还是不幸，当我开枪时，我看见我的对手摇晃了一下就笔直地倒下了。片刻之后，我感到耳边一阵轰鸣，我的眼前一片漆黑。我也受伤了，伤得很重，在胸部。”

“我被抬回我那简陋的住处，这就是一场惊人狂热的结果……在那里……我不知躺了多少天，我不停地高声呼唤一个人的名字……我肯定是在呼唤她。我也许有勇气在沉默中度过一生，唯一的条件是她在我的墓旁投下感激的目光，但是，最好还是到死也不给她留下任何记忆！”

“在一个不眠的发高烧的夜晚，这些念头折磨着我的思绪，就在这时，我看见卧室的门帷被掀开了，一个女人出现在门口。我以为是做梦，然而不是。那个女人走到我床前，走到那张寒伧的、火烫的、承受着我痛苦地辗转反侧的床前。她撩开面纱，我看见在她那又长又黑的睫毛上挂着一颗闪光的泪珠。是她！”

“我睁大眼睛欠起身。我欠起身并且……就在这时，我到了杜兰公司的对面……”

“怎么！”当我听到我的朋友流露出那种语调，便打断他的话，嚷起来。“你不是受了伤，躺在床上吗？”

“躺在床上！……哈，活见鬼！……我忘了告诉你，所有这一切都是我从珊佩尔珠宝店到圣海洛尼莫街的路上一点点构思的，在珠宝店前我确实看见一套翡翠首饰，而且也确实听见一位漂亮女人赞美的喊声。一直到圣海洛尼莫街上一个搬运工撞了我一下，我才从神色恍惚中醒来，那时我正站在杜兰公司对面。在公司的橱窗里有一本MERY的书，其中有一个标题：没有发生过的故事。你明白了吗？”

听到这个结尾，我不禁大笑起来。确实，我不知道MERY的书讲的是什么，但是此刻我明白了，用这个标题可以写出无数大同小异的故事来。

# 一只火鸡的回忆录

不久前，我应邀在一位朋友家吃饭。几道美味佳肴上过之后，了不起的火鸡被堂而皇之地端上餐桌。这是在复活节期间，所有尊重我国传统习俗的餐桌上必不可少的一道菜。

宴席上的所有人，包括东道主，在切肉技术方面，都不是擅长此道的人。因此在思想上我们大概都不约而同地赞美最新确立的方式，即上家禽时，一定要切好再上。但是，也许是出于对于庄严隆重的礼仪习俗的尊重，同时为了使人确凿无疑地知道，火鸡就是火鸡，这便要求火鸡完整地走上竞技场；也许是由于某种无意识的疏忽或是其它无法查清的原因，这只火鸡丝毫无损地呆在那儿，大声疾呼给它一刀；所以我决定担当此任。我寄希望于上帝，同时回忆我上学时学过的《礼貌概论》，这本书中除了其它一些有用的东西之外，也教给我一些有关在餐桌上切食物的这一困难技巧。于是我用一只手握住叉子，另一只手挥动刀子，不管怎么说，我给了火鸡狠狠的一刀。

刀子一直插进这只无毛双足动物内脏的最深处，但是当我发现刀子在火鸡的体内碰到一团莫名其妙的东西的时候，我的读者们想一想我该有多么惊奇。

“这只鸡在身体内藏了什么鬼东西？”我惊奇地大叫，充满疑

问地看着这家的主人。

“会有什么东西？”我的朋友用最自然不过的语气回答我。  
“火鸡内脏填了馅。”

“什么馅？”我接着问，竭力要搞清使我惊异的原因。“据我看，填的是一团纸。根据与餐刀接触的感觉来判断，这只动物在它的嘴里放了一份协定书。”

在座的人放声大笑，把我的判断贬得一无是处。

我感到我朋友们的怀疑态度刺激了我，于是我很快地把火鸡开了膛，我吃力地完成了这个工作，然后，用胜利的音调象圣托玛斯的救世主那样说：

“你们看一看吧，该相信了。”

这会儿轮到他们象我一样惊奇了。这只家禽胸脯上的两块肉被切开，分向两侧，骨架已经碎了，而软骨还连着。大家都能看见，在原来长着内脏的部位有一卷纸，而我们本来期望在那个部位填着更加美味和更容易消化的东西。

这家的主人皱起眉头。这个玩笑——如果是个玩笑的话——只能是女厨子干的，而对于一个自下而上开的玩笑来说，必须承认这是令人厌烦的。

在座的其他人最初由于惊奇而一声不响，此时一齐嚷了起来：

“让咱们看看，看一看在这几页纸上说了什么。”

确实，纸上写着字，纸张油渍斑斑，我冒着弄脏手指的危险，从放着的的地方把纸取了出来，我靠近烛光，才能辨认出手稿上的字迹。这份手稿我一直收藏至今。上面写着：

一只注定要为自己撰写回忆录的火鸡的种种感想，零散的杂

## 记和思想。

我不知道谁是我的父母，不知道哪里是我的出生地，也不知道我在这个世界应完成什么使命。所以，我不清楚我来自何处和要去何处。

对于我，不存在过去，也没有未来，我不记得我的过去，也不关心我的未来。我的存在仅限于眼前的瞬间，它就象在阳光下浮游的闪光微粒一样漂浮在万物的海洋上。

我获得了生命，虽然从我这方面，我既没有要这条命，也无法解释它是从哪儿来到我身上。正如俗语说的，白给的马，别看牙。所以我也不琢磨它，也不分析它，我只是尽可能地从我生命里有所得罢了。

确实，在春天和煦的日子里，当脑子里充满梦想，心灵充满期望时；当太阳变得更加光辉灿烂，天空变得更蓝，更深邃时，当淡荡春光在我们周围徜徉，空发中传播着馥郁的芬芳和来自远处的旋律时；当在这样的气氛中饮下甜蜜而清醇的琼浆，它和血液一道流动，并使血液流得更快时；由于这些，会使人感到一种无名的纯洁而欢愉的感觉集于一身并包围着自己，并且只能老实地承认，生活并不是都坏。

至少我的生活还说的过去。在火鸡类中间大家互相理解。

天还没亮，畜栏里的伙伴——一只公鸡——就告诉我，是到田里找食吃的时候了。

我半睁开睡意朦胧的眼睛，拍拍翅膀，原地整了整仪表。

早晨的第一缕阳光洒在山坡上，给从村落里红色烟囱中袅袅升起的蓝色炊烟镀上一层金色，藏在草地上的露珠闪闪发亮。我走向垃圾堆和粪堆，那里东一片西一堆地散掷着瓷盘、玻璃盘及

破砂锅的碎碴残片，上面的露水亮得如同变化不定的光点。从远处看，俨然是繁星密布。

在那里，我时而追逐一条吓得逃掉，忽藏忽露的小虫，时而用嘴翻动潮湿的泥土，在土坷垃中有时会找到一粒好吃的种子。我走遍了那个地带，度过了从黎明到黄昏的所有时间。傍晚时分，一阵轻柔的流水声把我吸引到一条临近的小溪旁。在飒飒的轻风、潺潺的溪水和沙沙的白杨树叶的低语声组合成的声乐节拍里，我舒展开深色的羽翅，向一只天真的母火鸡——她是我心目中的伴侣——表示爱情。我的每一个求爱的表示，都引起那些能对此有所领悟的人的羡慕，我不是指常到这里来的粗鲁的杂役们，而是指为伽拉特亚女精\*所钟爱的漂亮的牧羊人。

这就是我的生活，今天和昨天一样。昨天可能和今天相同。

请你们按照一年的天数来重复阅读这一页，就会对本人历史的第一部分有了准确的印象了。



如同向池塘里投了一块石头似的，我的平静而单调的生活被搞乱了。

一种陌生的忧虑感占据了 my 灵魂，已经有两次使我怀着惊异的心情而思索。

脑子过度的思维运动使得我身体消瘦，我几乎睡不到十一个小时，昨天一枚杏核又使我的胃消化不良，

我原来以为，位于村镇边缘的山峦的另一面什么也没有。然而，我却听说，我们要到京城去，而为了到那里，我们得翻过这些高大之极的花岗岩屏障，过去我把这些东西当成世界的边界线。京城！京城会是什么样？很快我就明白了。

\* 伽拉特亚是希腊神话中一位海中女神。——译者注

我回到畜栏里睡觉，在那里，我利用傍晚的最后一点点余辉写下了这些东西。明天我们就出发了。我觉得这次走得稍急了些。幸亏收拾行李并没耽搁我很多时间。

我站在我所住的这片谷地中最高山峰的山顶上，最后看一眼覆盖着苦物的畜栏，那是我家。

把这些山岩称作火鸡叹息地该是多么真实啊！从那山里我向曾属于我的这片领地说了最后一声再见。

我从山岩上看到了我觅食时的那块平地。再往远处是流淌的小溪，我在溪畔饮水时，同时把水面当作镜子。欣赏我俊美的姿容。我那只母火鸡就住在那里，就在那棵树旁我初次见到她。而在另一棵树下，我向她吐露了爱情！

……

眼泪模糊了我的视线，我伸着鼻子哭了，哭得很伤心。

似乎一离开这些地方，我身体内部的什么东西就要被连根拔掉，而且不顾我愿不愿意，将留在这里！

也许这一奇怪的念头就是我的厄运的先兆吧？也许……？

就在这时，一根竹竿打在我身上，也打断了我的思路。

我就在此急匆匆地边跑边点上句号，我得追上我的那群伙伴们，没必要重复这段开场白了。

• • •

我们来到了京城，我必须让别人对我说上无数次，再重复无数次，好让我相信这一事实；这就是马德里吗？这就是我在小村庄中梦想的天堂吗？我的上帝！这真叫我失望得无以复加！

太阳光好不容易才射进这些街巷的深处，街两旁的房子都象城堡似的，在铺路石光秃秃的接缝处，连一棵最不起眼的野草都

不长。任何一个可以充作食物的东西，如一块桔皮，一根洋白菜的根茎或者是一枚杏核，扔在空中还没落地就不知从哪里消失了。

在每条街上都有障碍，在每个拐角处都有危险。当狗不追赶我们的时候，汽车会轧上我们或者小流氓会给我们来一刀。

那根竹竿从不停止挥动，日日夜夜悬在我们的头顶上，仿佛是一柄新的达摩克里斯之剑。

我已经无法在我认为最好的路上漫步了，也不能停下来稍事休息，从这次无休止的疲乏的免费旅行中恢复一下。我们的向导不停地喊：“走啊！走啊！”边说边用竹竿抽打。

写其在传说中把出名的犹太人称作流浪者，还不如把我称作流浪火鸡更为合理呢！这次令人厌烦的没完没了的朝圣何时才结束呢！

我的体重至少减轻了两磅。

尽管如此，一位停在我们这群火鸡面前的绅士，仍然被我丰腴的体形吸引住了。他要是在我的故乡，在我最幸福的日子见到我就好了！

他很利索地抓住我的爪子提了起来，他把我拎起三次，左右端详，在半空晃悠我，然后把我放下，接着和我们的向导热烈地交谈。

他第四次把我整个儿提了起来，毫无疑问，他大概因为谈话而走神了，因为他把我头朝下拎着足有七分多钟。

这位好先生的怪癖开始使我无法忍受了。

.....

这是一场可怕的恶梦吧？我是睡着还是醒着？我怎么了？

约摸一刻钟前我就力图摆脱因惊讶而变得痴呆了的状态，但

是我做不到。

我仿佛从一场痛苦的梦魇中清醒了……毫无疑问，我刚刚睡着了，或者更准确地说，我失去了知觉。

我们来把思绪整理一下。我开始模模糊糊地回忆起在我身上所发生的事。在我们的向导和那个陌生人没完没了地讨论之后，那人把我交给另一个人，而此人抓住我的爪子，把我扛在肩上。

当我看到我的伙伴们离我越来越远时，我想反抗，我想喊叫，但是由于愤怒、痛苦和他们强加于我的难受的姿势，我的声音在嗓子里哽咽了。请你们想象一下，当伙伴在从我的视野里消失的时候，我是多么心酸啊！

后来，我觉得我被带着穿过好几条街，直到走上一条似乎没有尽头的又直又陡的台阶。

这条台阶长得可以和雅各攀登的那条相比，只不过在这里没有天使们上上下下罢了。走到一半路时，我昏过去了。

血都涌到头上，肯定造成了我早期的脑充血症。

我醒过来的时候，我发现四周是一片深深的黑暗。慢慢地我的眼睛逐渐适应了，能辨出黑暗里的各种东西，能看出我所待着的地方。

这里大约就是在马德里所说的顶楼。废旧物品、成捆的蓆子、蜘蛛网，这些就是这个幽暗地所有的家具，而且还有几只老鼠随心所欲地走来走去。

就在这一刻，一缕阳光从狭窄的天窗溜进来……太阳，田野，自由的空气，我的上帝，多么混乱的念头涌上我的脑海！在哪里呀，那些幸福的日子？在哪里呀，那些……？

我无法继续写了。一个丑女人打断了我的思索，她往我的褡囊里塞了十四个核桃。十四个还带着硬壳的核桃。请你们想一想

我受的是什么滋味。而在这个地方，人们把它叫作喂食！

“留下你的全部希望吧！”几天过去了，我的可怕处境也明了了。我看着了一把闪见阴森森冷光的刀，这把刀肯定要割断我的喉咙。我怀着恐怖的心情注视着那只用来盛我的鲜血的锅。

我已经听见了孩子们的鼓声，他们不断地鼓打着，宣布我的死刑。我的羽毛，那些美丽的，我曾多次扬起的羽毛将被拔掉，一根一根地拔，羽毛将被风吹走，如同罪大恶极的犯人的尸灰飞洒空中。

我的坟墓将是一个胃，而我的墓志铭将是首十行诗，诗中一个心平气和者要求圣诞节的颂歌。

“如果你不流泪，你会为谁而哭泣？”

……

当我读完了这段奇怪的记录，所有的人都被打动了。而这位牺牲者就在场，更使故事的凄惨情节加倍感人。

不过……啊，人体需要及习俗的力量！最初的惊异和深深的缄默过去了，我们大家用餐巾角擦掉了眼泪，然后就吃掉了那具尸体。

[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

书名 = 诗歌 · 传说 · 故事

作者 = ( 西班牙 ) 贝克尔著

页数 = 2 0 2

S S 号 = 1 2 6 0 2 3 3 2

出版日期 = 1 9 9 4 年 0 9 月

封面  
书名  
前言  
目录  
诗歌  
传说

风琴师佩雷斯师傅

《亚萨的诗》

魔鬼十字架

幽灵山

诺言

摩尔姑娘洞

绿眼睛

沉寂中的声音

地神

金手镯

吻

故事

洛斯加托斯客栈

古怪的故事

翡翠首饰

一只火鸡的回忆录